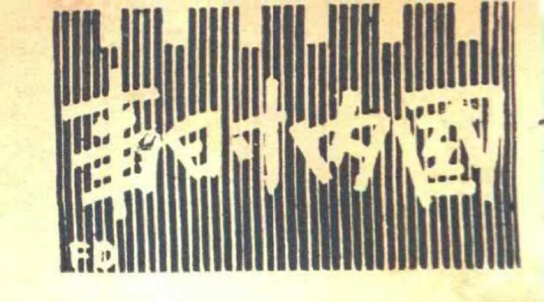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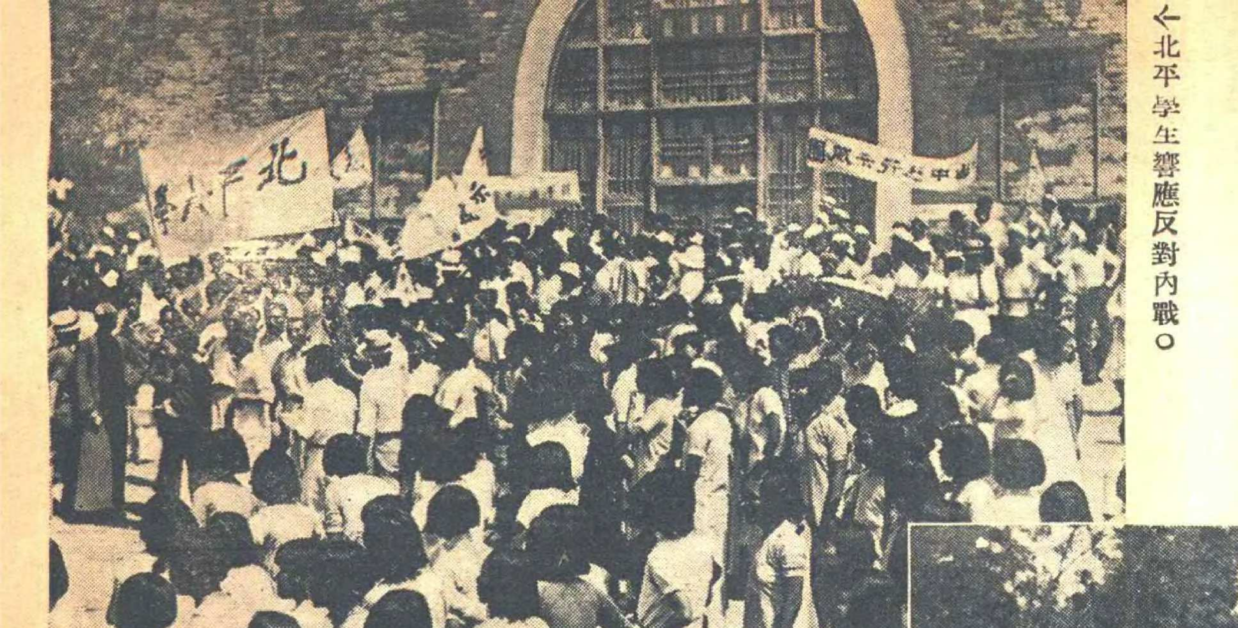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第二十五期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北平學生響應反對內戰○



↓各校學生結隊遊行情形○



↑上海飛行社訓練班唯一女生楊瑾珣（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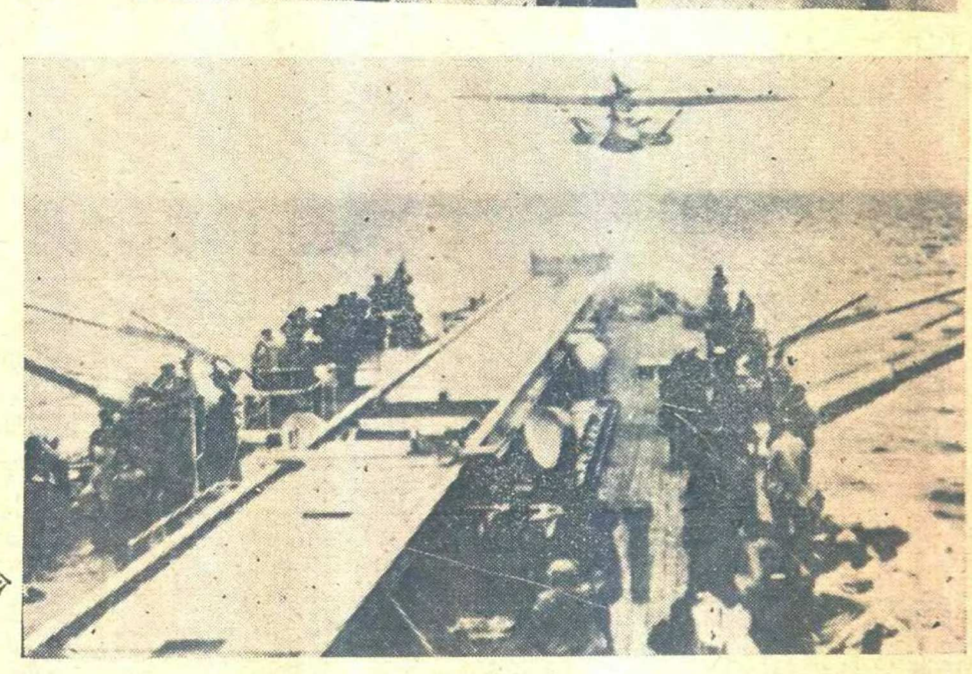
↓中國飛行社訓練班開學禮，中立者爲吳鐵城氏○



←章太炎之家庭　前排右起章太炎章幼女，章夫人湯國棃
後排長女章㠭，長子章導，媳彭女士，幼子章奇

巴勒士丁回猶鬬爭

←巴勒士丁回猶鬬爭甚烈，(右)為準備鬬爭的耶路撒冷亞拉伯兒童，(上)為雅法猶太人住宅被焚景象(下)為警士在屋頂瞭



←由水上飛行場出發之德國飛艇。



←五月二十日英王在愛德旭檢閱軍隊。



←因預算洩漏案辭英國殖民大臣職之杜瑪斯氏。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十五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六月廿九日出版

插圖

國內時事（五幅）
國外時事（六幅）





兩廣時局轉緊

本週時局轉趨緊張，照這樣下去，恐怕不演到開火不止。

粵桂退兵，是一時之事，近來又在增兵。粵軍集中閩贛邊，桂軍又進至祁陽衡州之間。粵桂有代表在平津間活動，據說兩廣仍一致，一定要貫澈初衷，初衷是甚麼？不問可知了。近來華北危機，特別重大，宋韓有一個呼籲和平的通電，據說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甚麼？恐怕在兩廣開火之後要表現出來。

政府方面，據說有重要人到了廣東，正商量兩省的實際問題，政府對此，有極力成全兩廣企圖的意思，結果如何，還不知道，這怕是最後的努力了。

各界尤其學界人，必須明白國家的利益，以確定自己的立場。今日之事，要認定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站在中國政府方面，一條是站在反中國政府方面。人們都自己想想，應當怎樣。大家要知道，現在作反政府的活動，尤其軍事的分裂，是與國家利益不容的，其結果是亡國，絕不是救國。

現在一線的光明，繫於政府與兩廣間最後之協商。我們誠懇盼望兩廣領袖趕緊覺悟，盼望一般關切國事的人們，把國家安危利害，也都認眞的考慮一下。

北方情勢可憂

華北的危險，不是今天起的，但是在今天，却另有特別意義。

在今天以前，主要的是外患，現在却夾雜上內憂。這無疑的是兩廣形勢的牽動。

日本催迫冀察「明朗化」的運動，從來沒有中止過，現在兩廣問題又給加上些機會。兩廣代表在北方的活動，可說是助成「明朗化」，因為「明朗化」的解釋，不外是脫離中央政府，實際做了日本保護區域，殷汝耕的事業，就是模範，那麼，兩廣所望於北方者如果做到，就是關東軍的政策貫澈了。大家對這一點，必須切實明瞭。

近來走私的猖獗，更嚴重十分，整車整車的硬擡私貨，往濟南運，關員路員，完全不能施行職務。

蕭振瀛的被排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大概可以說是危機增大的象徵。

李滋羅斯歸國

李滋羅斯氏來華九個月，本星期二回國了。臨行發表了

一個聲明書，他的意見，都在裏面。他對中國政府，有許多贈言，其中有許多是當然至理。

他的東京之行，大概不算是成功，不過關於華北海關問題，却得到些日本當局的負責意見。現在他贊成減低稅率，這恐怕就是東京旅行的結論。（知非）

洛桑條約國會議

本週歐局的新問題是洛桑條約國會議。對義撤銷制裁一舉，似已勢在必行。惟英國國內輿論，對此抨擊頗力。英下院定二十三日開辯論會，據聞將由財長張伯倫氏代包爾溫出席答辯，包氏這種恬退的態度，很可注意。大概撤消制裁一問題，下週定有結果，因為列强目前既無訴諸武力的決心，那末撤消制裁，自是唯一的途徑。

洛桑條約國的蒙特羅會議，目的在審議土耳其恢復海峽武裝的問題，此會已於二十二日開幕。問題的本身，在原則上已經列强同意，最可注意的一點，在英國將藉此機會，討論地中海的均勢，以期打開對義的僵局。此舉在理雖可獲得義方的贊同，然而現在英義間利益的衝突，十分嚴重，這種討論，前途很少光明。英國現雖準備擴充大西洋的海軍根據地，但是對於地中海的生命線，她不肯輕易放棄，那是顯而易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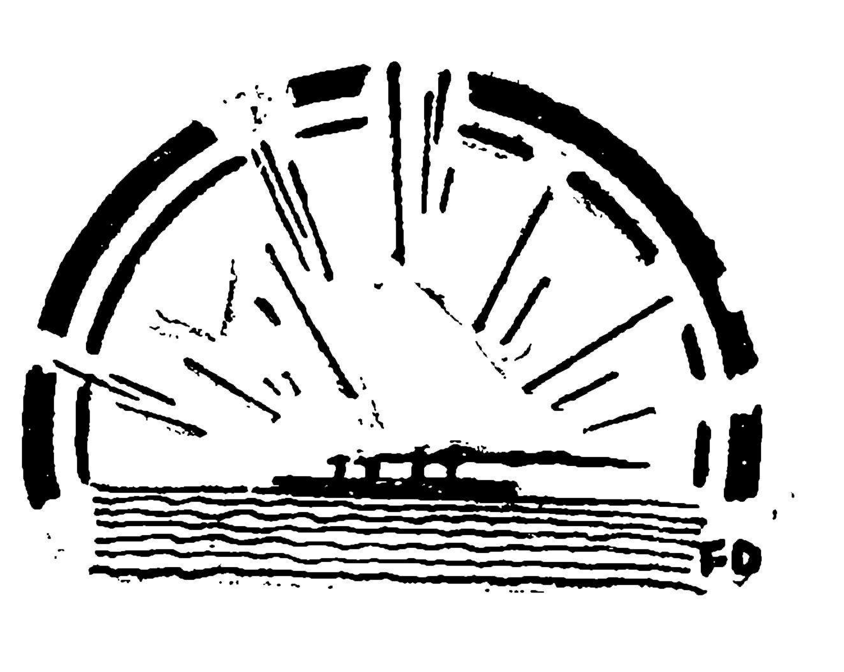
關於恢復海峽武裝一舉，現時可注意的，就是英俄關係。英方容許土國恢復海峽武裝，是否意在阻止蘇俄黑海艦隊開入地中海，這是個很微妙的問題。俄土邦交一向親睦，英國對此事，自不能無所顧慮。

現在大家對於歐局，多注意對義關係，但是德方的態度，也不應忽視。最近但澤市的情形，頗為緊張，如但澤果與德國合併，那末德法關係勢必逆轉。由德國目標的轉移，更可證實德奧義三國諒解之說了。就大勢看來，歐局的趨向，眞是日見嚴重。

美政局展望

上週美國共和黨全國大會，藍敦氏被選做候選總統，已給予民主黨一個警告。本週民主黨全國大會中，史密斯氏又公然反羅斯福，黨中發生了內鬨，更使現政府受一重大的打擊。在一個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家，興革本來不是件易事，美國經濟機構的不健全，已成積重難返的痼疾，羅氏的試驗，可算是慘敗了。

現在美國的輿論，不問黨派的畛域，對歐亞全主張孤立，這是一個可注意的傾向。不過在世界大局呼息相通的今日，這種孤立政策能否通行，却是另一問題。（素）



歐局之分析與展望

齊思和

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呼聲越來越高了。前幾年關於世界第二次大戰的討論，猶限於義大利與蘇俄，他國的人對這問題並不十分注意。近二三年來，形勢便不這樣和緩了。不但蘇俄的共黨深信資本主義國家的衝突，是不能避免的；不但墨索里尼每天在號召他的民衆準備着，下次大戰不久就會爆發；不但法蘭西同她的聯盟國相信大戰的爆發，不過是時間的問題，就連比較愛好和平的英美兩國，對於世界之前途，已漸表示懷疑，第二次大戰的爆發，在兩國中也成了雜誌上報紙上最常討論的題目；而去年美國最負盛名的國際觀察家西蒙先生在現代史料裏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推測到今年夏季以後，和平恐怕不容維持了。(Frank H. Simmonds "The Drift to War." Current History. Vol. XLIII. No. I "October. 1935" pp.1.) 可見到了今天，不但世界各國的當局，天天在預備第二次大戰，而全世界的民衆，大都也認爲大戰的發生，不過是時間的問題。大家在心理上又回到一九一四年大戰未啓前的狀態了。

並且年來國際間形勢的險惡，危機的層出不窮，也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形勢相似。我們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未爆發以前，國際間已經戰雲密布，風聲日緊，自一九零五至一九一四十年中，當時對峙的兩大集團(協商國與協約國)在非洲與近東發生了幾次衝突，國際間形勢日趨嚴重，彼此仇恨日益加深，遂演成了一九一四的大悲劇。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剛剛過了十幾年，大家又都極思動，準備第二次的厮殺了。近幾年來戰雲籠罩了全世界，國際間的衝突，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就近三年來說：一九三三年德國的退出國聯與軍縮會議，一九三四年奥總揆道爾夫斯 (Dollfuss) 的

破剝，去年德國的恢復軍備，義亞的衝突，現今義亞戰爭尚未結束，又傳來希忒拉駐兵萊因河非武裝區的消息，接着又是奧國恢復武裝的消息，土耳其要求駐兵韃靼海峽的消息。每一個事件，都含有重要的意義，都可以發生嚴重的影響。假設和議不幸失敗，戰禍隨時可以爆發。注意國際局勢的人，那天手裏不在捏着一把汗？

從表面上看起來，國際間形勢的險惡自然多半由於德義兩國的不安分。德國自從希忒拉上台以後，要用硬强的手段來恢復德國戰前的地位，把巴黎和約當成廢紙，遂使國際間的危機相繼而來。義大利也是巴黎會上的失意者，自墨索里尼執政以來，也是想要專憑武力，向外發展，爭取殖民地與勢力範圍。近來奧地利，匈加利，土耳其也趁火打刼，破壞巴黎和約（按大戰結束以後，協商國和戰敗國在巴黎和會上訂了五個重要條約。最重要的當然是協商與德國間的凡爾賽和約。其餘對奧的聖日曼和約，對保加利的紐利和約，對匈加利加的托里亞農和約，對土耳其的塞夫爾和約，簽字較晚，且不都在巴黎。不過內容都是倣照凡爾塞條約，大體也都在巴黎和會上商定了。所以這些條約都可以稱巴黎和約。參看(Timperley, H.W. V. ed., 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6 Vol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Treaties of Peace, 2 Vols)以致鬧成國際間這種嚴重的局面。但事實上，並不這樣簡單，爲甚麽當別國要保持現狀的時候，他們偏要破壞和約？爲什麽當別國高唱和平的時候，他們偏要窮兵黷武？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須要明瞭他們所處的地位，在批評他們之先，我們須先了解他們。

俾士麥在他的迴憶錄內，曾有一句名言，他說世界上的國家，可分爲二種：一種是得意的國家，一種是失意的國家。得意的國家要維持現狀，失意的國家要破壞現狀。從國際關係史上看來，這話眞是千眞萬確。德意志諸國之所以甘冒天下的大不韙，來撕毁和約，敵視國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滿於現狀。稍讀過歐洲近世史的人都知道現在撕毁和約的各國，在歐戰以前都是要維持當時現狀的呀。在一八七一以後，德國統一的夢已實現了，又從法國手中得了阿爾沙斯，羅連兩州，同一個很大的賠欵。這時德已竟心滿意足，要着手整頓內部，不想再向外發展了。因此德國要和平，要維持現狀。於是成了維持國際和平的柱石。俾士麥之締結二國同盟（一八七九），三國同盟（一八八二），與俄定保障條約（一八八九），用意都是要利用大家集團的力量，來維持國際間的局面，使法國再不能有推翻當時現狀的能力。但當

時的法國，既受了戰敗的羞辱，又負了賠欵割地的損失，失意之餘，自然不願承認失敗就算完事，她要反抗，要破壞，因此在大戰前法國成了反抗現狀的領袖。

大戰的結果使歐洲的國際局勢整整反了一過。戰勝的法國已充分的雪了四十年前所受的德國的侮辱，阿爾沙斯，羅連二州又從德人手奪回來了。假如法人和他們的同盟僅作到這一步，對於別方面的處理，用冷靜的態度，公正的方式議商和平條件，或者一個較可維持久遠的和議，不難作到。但是當兩方面剛剛放下屠刀的時候，冷靜的態度自然不容易保持，公道的解決，當然不易實現，雖然威爾遜在歐戰期間便提出比較公道的十四條，雖然路易喬治也曾說過『只有公道的和約能永久保持』雖然凡爾賽和約關頭一句話也曾說要立一個『穩健，公正，永久的和平』，但我們若稍一審查和約的內容，便可知道牠是不容易永久維持的。德國所感覺最不滿意的是：第一：當德國同意休戰的時候，協商允許她將來的和議，要依威爾遜的十四條來解決。在這個條件之下，德國放下了武器，靜候和議解決。那知道德人交械之後，不但巴黎和會上不許德人參加，而且和議的結果，所謂十四特條者，結果只實現了第十四條(組織國際聯盟)，其餘凡與協商國利益衝突者，皆未實現，僅慷戰敗國家之慨而已。戰敗國家雖然屈於武力，不能不承認和議的結果，但這是屈服，不是悅服。因此德國認為這是一個大欺騙。第二，凡爾塞和約第二百三十一欵規定着德意志與其聯盟國要承認此次大戰是由於他們的侵略行為，所以讓他們担任協商國的損失。德國覺得非常寃屈，所以後來把關於大戰的檔案通通發表了，以俟天下人的公論。(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aischen kabinette,1911-1914,40 vols,Berlin, 1922-1925)現在經學者間對這問題研究的結果，大家已經知道大戰的發生，重要強權皆有責任，絕不是一二國家所引起，更不提德國所引起。(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的書是美國哈佛大學敎授 (S, B,fay的 The Ougius of the world war,2 vols) 又何怪德國同其他戰敗國覺得那樣寃屈？第三，因為戰勝國認為德意志和她的聯盟國是大戰的罪魁禍首，所以戰勝國一切戰費，兵士贍養的費，以及勝國人民戰期所受的損失都要德國，土耳其，保加利亞，何加利，奧地利亞諸國担任，而把最大數目，放在德國人的肩上。雖然，後來和議結果，只讓德國賠償贍養費二宗，但是三百二十萬萬美金圓的巨額，也不是凋弊戰後德國之所能擔負的。其初列強也曾擠牛奶似的向德國榨取了些金錢，但是結果不但德國金融完全紊亂，並且促成了全世界的經濟恐慌。雖然洛桑會議上（一九三二）大致解決了這問題，但已在德國對列強的感情上，

留了很大的傷痕。第四，洛桑的解決，在法英諸國看來，自然是對德莫大的恩惠，但是德國的慾望並沒有滿足，德國的憤懣並沒冷靜。歐戰以前，德國在歐洲大陸上是第一個强國，大戰以後，不但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都喪失了，就在歐洲以內，因為巴黎和議實行民族自決的原則，德國喪失八分之一的土地，六千五百萬的人口，然而民族自決的原則，並不影響英國之馬爾他島(島上幾盡義大利人)，也沒影響到美國的佔據西勃魯斯島(島上幾盡希臘人)，這在戰敗國家看來，已經是慷他人之慨的一種騙局，然列强讓德國割讓的地方之中，有的照民族自決的原則都講不過去。如薩爾煤區，從歷史上，人種上講來，當然是德國的領土，但因為法國力爭這地方的煤產，結果把這塊地方交給國聯，內地的煤產，任法利用。雖然這塊地方經去年當地人總投票表決的結果，已經歸還給德國，但是但澤仍還在國聯的手裏，任波蘭的利用。於是要給新興的波蘭一個海口，結果將西普魯士一長條，包括着但澤市(所謂 Polish Corridor) 給了波蘭，將東西普魯士分而為二了。這當然更引起德人的憤懣。第五，戰勝國不但割宰德國許多土地，又制限德國的軍備，使他再沒有復仇的能力。在戰前，德國的陸軍居世界第一，海軍居世界第二。而戰後依巴黎和約的限制，德國的海軍，已經幾乎被取消了，而她的陸軍，限制只有十萬人，取消參謀部與徵兵制，實際上也僅有維持境內治安的能力而已。這和戰前的歐洲，是一個什麽對比！大戰以前，德國是歐洲最强的霸權，也是工商最發達的國家。在學術思想的貢獻，尤是他國所望塵莫及的，大戰以後德國的國際地位已經降到三等的國家了。處處受着束縛處處受着壓迫。以德人的自信，的驕傲，那能安於現狀呢？那能不努力掙扎呢？

但是假使要破壞現狀的僅限於德國，她的力量還是有限，無如不滿意現狀的乃是戰敗國的普通現像。因為他們在巴黎和會所受的處分，同德國差不多，而他們的處境更是困難了。先拿奧國來說，她原來是歐洲的一個大國，從現在往前數百年，奧國是歐洲第一個霸權。雖然其後義大利德意志的統一，對奧國的威望是很大的打擊。但直到戰前，奧國始終是一個第一流的强權。但是現在怎樣呢？奧匈帝國早已經成了歷史的陳述，現在的奧地利已是歐洲一個最小最弱的國家了。維也納的輝煌繁榮早成了過去的事實，僅足供詩人的憑弔。在經濟上奧國已不能獨立，將來的出路，惟有和德國合併，然而這一點，列强又不允許。這種生既不可，死又不能的局面，豈能永久維持？再說匈牙利：巴黎和會雖然完成了匈牙利完全獨立的志願，但是也把她割裂得成了無足輕重的

小國了。不但她的屬地已經脫離而獨立，並且三百萬的匈牙利人，也劃給別國。當和約發表的時候，匈國舉國上下誌哀。標語是：『這地圖能永久這樣劃分嗎？不能，不能，决對不能。』雖然奧匈二國現在已經是小弱到無足輕重的境地，目前似乎不能爲大患，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旦中歐有事，他們的態度，是舉足輕重的啊。再說土耳其：土耳其從戰勝國家手裏所受的懲罰，較比其他戰敗國家尤其嚴酷。她的屬地完全喪失了，韃靼海峽劃歸爲非武裝區，任國際利用，並且若不是美國的力量，連土耳其的都城都要劃歸他國了。這種嚴酷的和約激怒了土國的愛國志士，凱穆爾率領他的同志，戰敗了希臘，威退了英國，重新與列强訂了比較和適的洛桑（Treaty of Lausaune 1922）。這是戰敗國反對巴黎和約的第一次勝利。但是土耳其喪失的權利猶多，雖然凱穆爾自和議以後，先努力於內部的改造，但他絕不滿意於現狀，這是極明顯的事實。

同時，反對現狀的並不限於戰敗的國家，義大利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戰敗國家所以不滿巴黎和議的規定，是因爲他們吃虧太大。義國之所反對巴黎和議，却因爲她得的便宜太少，依照協商國間的密約，英法俄諸國答應義國的報酬很高，在這種條件之下，義國才毅然决然參加了協商方面。到了協商戰勝，大戰結束，義大利自負她對於協商方面的貢獻，正想協商國履行以前的密約，她要接收她應得的土地，這時英法忽然招出威爾遜的理想來壓倒她的要求。雖義大利也從奧國得了幾塊地方，然而她對阜姆的要求，被威爾遜嚴詞拒絕了。至於海外殖民地，連比利時都得了一塊委任統任地，而自居强權的義大利，竟一塊地也沒有得到，這在義大利不但覺得冤屈，並且認爲是一種侮辱。所以大戰以後，羅馬竟成了反對現狀的中心了。

歐洲既然有這許多國家堅决的要推翻現狀，假設其他國家也同意於現狀的修改，那國際間的局勢，或許不致這樣嚴重，無如失意的國家固然堅决的要推翻現狀，修改和約，而得意的國家也同樣堅决的要想維持現狀，擁護和約。兩邊壁壘森嚴，各不示弱，結果遂成了現在國際間的嚴重局面。擁護現狀的領袖是法國。德國的戰敗，凡爾賽的訂約，種種對德的侮辱，使法國覺得大仇已復了。阿爾薩斯，羅連二州的恢復，亞洲非洲委任統治地的獲得，使法國覺得心滿意足了。但得意之際法國並沒有忘記將來的危險。大戰爆發後，德國在六個禮拜中就越過比利時北法而逼近了巴黎。其後以列强的幫助，四年的時間，然後才把德人趕出境外。現在德人雖如檻內的猛虎，暫時不能爲害。但是將來呢？假若德人

再捲土重來，向法復仇，列强還要幫助法國嗎？這種危險，法人並沒有忘記。因此，安全問題，便成了法國戰後的中心外交政策。

巴黎和會關於萊因河流域的不許德人駐兵，德國軍備的限制的規定，半多是出於法人的主張。以後法人對於德國賠欵問題態度的强硬，一部份的目的，也是要使德不能恢復太快。但這樣法國正是覺安全沒有保障。於是向別國締結聯盟條約，保障法國的安全。聯絡英美的計劃失敗以後，法國向其他小國進行。數年之中，法國與比利斯（一九二〇），波蘭（一九二一），小協約國（一九二四——一九二六），蘇俄（一九三六）締結軍事互助條約，目的却在包圍德，奥，匈諸國，使她們沒有復仇的能力。

法國擁護和約，防止敗國復仇的慘澹經營尚不止於此。巴黎和會上所產生的國際聯盟也被法國充份的利用了。國際聯盟成立的目的本是要『實現世界和平與安全』（盟約引言）而第十欵又明定着國聯會員國家都要『維持會員領土的完整，政治的獨立』，這個龐大的組織，拿全世界上重要國家的力量來擔保現狀的維持，自然是擁護現狀最好的工具。於是乎法國便用全力來擁護國際聯盟，左右國聯。自國聯成立以來，直到最近，法國是國聯的柱石，是國聯的中心。

但是現狀的保障，還不止於這些組織和條約。在一九二五年的十月中，英法德義比波捷七國又簽訂了羅加諾條約。內容是：第一，保持凡爾塞和約所規定關於德比法德間的疆界。第二，德比法三國之間不得互相侵犯。第三，萊因河流域（自離萊因河東五十公里以直到德國的西邊境界）不准德國駐兵，假設德國不遵守這條約的規定，其餘的國家可以合力攻她。假設關於條約的破壞有所懷疑的時候，應由國聯的理事會判斷。第四，德國加入國聯。這是德國的大讓步，這是對於世界現狀法比安全的大保障。

這些重重疊疊的保障，還沒有完全滿足了法國老於謀國的政治家的願望。羅加諾條約簽後的二年，法國的老外交家白里安又同美國務卿發起了非戰公約（即巴黎協定，一九二八）規定以後所有國際間的衝突，都要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世界對這條約已然簽字的，一共已有六十二國。

這些保障樹立起了以後，法國謀國的藎臣，似乎可以暫時安枕了，世界上和平家也似乎可以吐一口氣了。那知道，天下的事並不這樣簡單，並且人類是富於彈性的，壓迫得愈利害，結果反抗來也愈猛烈。一團火焰並不是紙所能長久包裹得住的。失意的國家中獨裁制度的興起，固有他的社會經濟的背境，但是他們對於代議政體的迂緩的外交政策的失敗

，也是使他們崇拜英雄，擁護敢作敢爲的領袖的一個大原因。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斷送了義大利代議政體的壽命，而主張積極外交政策的墨索里尼便奪取了政權，得到了人民的歡迎。法西斯黨的外交政策，完全是武力的政策。從法西斯黨的眼光看來，在國際間，强國保持他們所有的，奪取他們所要的，純乎是根據武力，並沒有什麽道德。義國對於列强過去的搶掠行爲並不詬病，但是對於列强現在所標榜的理想，義大利不過看爲一種假面具，口頭禪；就是國聯，由義大利人看來，也不過一種美國的慫恿的理想，被英法所利用而已。所以在戰後，當國際主義的呼聲高入雲霄的時候，而義大利獨赤裸裸地高唱帝國主義，要用武力來擴張領域。因爲她是個失意者呀！

義大利究竟要往那裏去呢？她的向外發展，本來有兩條大道，一是東向近東方面，二是南向非洲方面，大戰以後，義大利本先試向近東發展，但一九二三年柯府的佔領，卒爲英國所阻止，國際所抵抗，結果未得到實際的成功，反引起國際間輿論的排擊。翌年阜姆的佔領，雖較爲成功，但因此卻和猶哥結下了不共戴天的怨仇，猶國自己固然不是義的敵手，但法猶的聯合，便使義陷於腹背受敵的局勢了。向東發展的嘗試既然沒有顯著的成績，墨索里尼並不灰心，他靜觀時變，乘時而動。最近機會到了，他遂毅然決然的重整旗鼓，向外南發展。非洲未被强權佔領，尚可兼併者，只有一亞比西尼亞，而地又與義土相毗連，所以義大利便用武力吞併了亞國。這種積極侵略的行爲，與日本的侵佔東北，同是對於現狀的大破壞，對於世界和平的大威脅，對於國聯的大打擊。

依平常的形勢推測起來，義大利這種行爲，自應引起現狀的護符和國聯的柱石的法國的反對。然而最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便是法國不但領袖大家一同對義不加以裁制，並且對於英國的向義制裁雖虛與委蛇，實則處處掣肘。結果不但弄得國聯威信掃地，英國也焦頭爛額，義大利卻得意洋洋，大家竟無如之何！而現狀的維持，集體的安全，遂發生絕大危險。這當然於法國大不利，然法國因爲什麽採取這種政策呢？因爲希忒拉起來了。在希忒拉未起以先，義法的關係，本來是非常的惡劣，法國對於墨氏的恐嚇，抱着輕蔑的態度，不去管他。自從希忒拉上台以後，法爲用全力對付希忒拉起

見對墨氏便不敢再持這樣輕視的態度了，法國對義，不能不有相當的妥協。爲防止義德聯合起來，對義更不能不有相當的讓步。所以希忒拉上台以後，使得義大利的國際地位陡然提高，使得全歐的外交陣容，改變新的方式了。

於是希忒拉成了現今歐洲的中心人物。國社黨之獲得政權，固然牠有重要的經濟社會背景，但大家對於希忒拉熱烈的歡迎最要是他對戰勝國的胆量和强硬的態度。因爲德國民衆以共和國爲國恥的像徵，以爲他們現在經濟上的困難都是共和國時代政客竭力還償賠欵的結果。他們憤恨戰勝國對他們的壓迫，他們尤其恨對戰勝國委屈求全的政客。於是敢作敢爲的希忒拉便成了德國民衆的英雄了。國社黨的外交政策始終就是對列强反抗，不妥協。他們以爲要恢復德國的國際地位，不是向列强搖尾乞憐所能作得到的，德國人必須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希忒拉的最得意的手段，就是先作，再交涉。自德國的重整武裝到目前的駐兵萊因流域，希忒拉都是不顧條約的束縛(他以爲不公道的條約是無效的)，不管列强的態度，先辦完了，再同他國開談判，這同斯揣斯曼的政策，可以說是完全不同。

希忒拉的目的是什麼？他要往何處去呢？最近德國在答復英法義比羅迦諾四國協定草案中，對於德國的外交政策，有很重要的說明。其中有一段說：

不論在任何環境之下，德國人民決當維持其自由獨立與平等，凡此均係國際上之天經地義，德國人民揭櫫各原則，自爲國家榮譽不二之律令，抑亦國際均實合作之必要條件，無論如何，不可須臾離者也。

換句話說，德國要取消不平等的凡爾塞條約，要取得國際上的平等，要恢復德國的國際地位。其實，在德國這種政策並不始於希忒拉，自共和成立以後，德國的根本外交政策，始終是以這種思想爲中心，並且也有相當的成績：萊因河協商國駐軍撤退，賠欵問題之解決，國聯的加入，都是很顯著的成績。希忒拉與以前德國外長斯揣斯曼不同之點，不在目的而在他們所用的手段。斯揣斯曼是以和平的手段，向列强交涉，請求他們放棄根據凡爾塞條約對德所得的利益，而希忒拉則是一味蠻幹，先作了再說，這當然是很危險的一種方法，假設弄得別國性子起來，和議失敗，馬上會引起戰爭。因此自一九三三以來，國際間嚴重的危機，差不多統統是希忒

拉引起的，國際間嚴重的局面，多半是希忒拉造成的。而下次大戰的爆發，恐怕要由德法間的衝突掀起。

世界和平還能維持多久呢？這自然要看列强間對德的忍耐力還有多大，德國在萊因河駐兵的問題，德國的軍隊既然已經開去了，再讓他退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列强（連法在內）既決不肯因爲此事向德宣戰，結果恐只能出於默認與妥協一途，但即使這問題能依德國的意志圓滿解決之後，德國仍然不能完全滿意，因爲德國之所謂自由平等，決不止於此。波蘭走廊問題雖因爲前年（一九三四年正月）德波間不侵犯條約的簽訂而和緩了許多，但是但澤的收回，恐怕也只是時間問題。但是希忒拉所要求的尚不止於是。他要恢復德國的殖民地，他要向外發展，並且——最重要的——他要德奧合併。

德國的這許多要求之能否引起戰爭，自然看歐洲列强間對於德國這些企圖的態度。本來就神經過敏到草木皆兵的法蘭西，對於近來德國實力的增進，將來的企圖，自然是抱着無限的憂慮和恐慌。現在德國陸軍的數目，已經快趕上了法國，而將來六千萬人口的德國擴張的可能性，決不是不到四千萬人口（將來有減無增）的法國之所能競爭抗衡的，而德國的軍事設備，處處都勝於法國。所以單獨作戰，現在法國已經不是德國的敵手，以後時間越久，德國恢復得完備，法國更危險了。又何怪法國對於德國修改條約的要求，始終是持絕對反對的態度？

但是，最困難的是，德國的復興運動不是法國一國所能反對的，所以法國仍採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智，要聯合大家一同反對德國。希忒拉上台以後，益促緊了法國向這方面的努力。爲集中精力對德國起見，法國在重重疊疊的保障之外，不惜和向來對她感情很壞的義俄二國表示讓步，進行親善的會議與互助的條約，法國甚至犧牲了國際聯盟，犧牲了集體安全的原則，來向義大利買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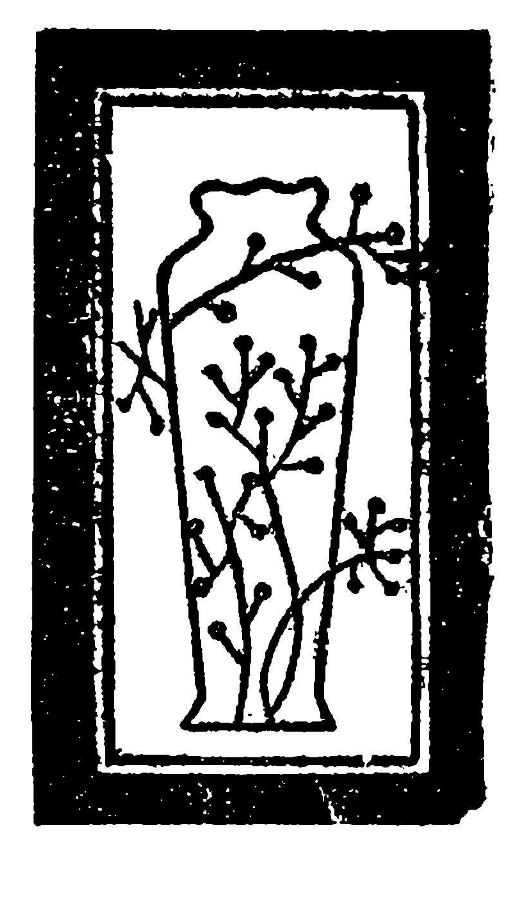
但是法國政治家這些苦心孤詣的工作，還不能使法對德操必勝之劵，要作到這一步，必須把英國也拉到他那方面，保障法國的安全。但是這點却很難作到，雖然自巴黎和議以來，曾經法國政治家繼續不斷地努力。從歷史上看來，自從一〇六六年北蠻征服英國起，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末年，英法兩國始終是對立。一八七一後，德國的稱霸歐洲，改易了

歐洲的國際局勢。結果，發生了一九〇四年的英法協商。這是外交史的例外，所以大家目之爲外交革命。大戰以後，英國的外交又入了常態。爲保持大陸的均衡，英國對於新盟主的法國，不願再錦上添花。爲培養好主顧的購買力，英國對德國的復興更不願破壞。因之自大戰結束以後，英國對德國持一種很和緩的態度，而對於法國締結軍事同盟的要求，屢次都冷淡的婉辭了。在兩國間的感情上，遂發生了深深的創痕。最近法國對於裁制義大利問題之與英國之虛相委蛇，和義大利的心照不宣，自然更不能增進英國對她的好感，而希望英國在對德出兵萊因河事件，對法幫忙，恐不容易作到。

所以現在的國際政治，眞是充滿了重大的矛盾。法國要維持現狀，甚至犧牲了國聯，犧牲了在東非的利益，甚至犧牲她在地中海的安全，以買義大利的好感。但是義大利得志以後，現狀愈無法維持。英國爲保持西歐的和平所以對德採取和緩政策，結果德國無厭的要求，相繼而來，更給西歐和平一個很大的威脅。結果，巴黎和約的遵守，希望越來越小，集體安全的春夢，更不容易作到了。德義的先例，給不滿意現狀的國家一個很好的榜樣，奧已經重整軍備了，土已經駐兵韃靼海峽了，大家也無如之何，巴黎和約可以自由地由戰敗國毀棄了。

在這種國際風雲日緊地局面之下，不安全的感覺已成了普遍的現像。大家都有明顯的敵國，大家都覺得戰禍遂時可啓，爲自衛起見，大家遂締結互助的條約，從事於軍備的競爭，互助的網絡可以担保戰爭的擴大，軍備的競爭必加速戰爭的爆發。一九一四的前例，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大戰要在何時爆發呢？有人以爲不出今年，有人以爲當在明年，也有人以爲當在一九四〇年，這些推測都很難相信，因爲未來的事不是可以算得像數學般的準確的，在一九一四年的六月初，很少人知道大戰就在目前。但是，大戰隨時可以爆發，當時人都感覺到了，我們也感覺到了。

在地球已經縮得如此之小的現在，歐洲的局勢自然大有關於遠東的和平，近來敵人對我們一緊一弛，很多是因爲歐洲局勢緩急。今後歐洲急轉直下的局面，對於遠東的局勢，自然更有重大的影響。在這種風雨飄颻的局面之下，我們要如何準備自己，充實自己，以應付這嚴重的危機呢？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

吳鼎昌演講

實業部長吳鼎昌十六日下午八時半至九時，在中央廣播電台演講「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原文如後：

今天本人很欣幸，得有機會對全國民衆討論關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問題。這個運運的意義，蔣院長除去年八月中在成都發通電說明外，又於去年雙十節在首都有極明白之文字發表。我們試舉出其中重要之點有三：

一曰：「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與新生活運動二者實相表裏，故必須相輔而行。蓋新生活運動爲民族的，爲修身的，着重於道德與精神方面爲主，實爲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體。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爲民生的，爲生產的，着重於行動與物質方面爲主，實亦爲新生活運動之用。新生活運動所以奠立民族之精神的基礎，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則所以充實民族之物質的基礎。故二者實缺一不可」。

二曰：「欲謀中國國民經濟之更生，非先喚起廣大之自覺不可；非使人才或人力與天然資源發生極密切之關係不可；非使各種人力與生產要素爲全體適當之配置與全民共同之結合而使爲有效之發揮不可；非改變一切舊觀念而消除有形無形之障礙不可；尤非調劑供求，使生產狀況與消費狀況相應不可。在此運動中政府固有種種應爲之事業，然尤非使人民積極參加成爲推進此運動之主力不可也。其在另一方面，則此運動又非如其他之社會運動僅由人民團體鼓吹倡導，或其團體之分子遵守約束，各自努力而即可以收效；以其往往關係於國家之法令與政策，且其間有許多事項，又必賴國家機關之政治力量以推行，故又必集合政府人民各種公私集團一切之力量，而後始能推行盡利也」。

三曰：「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者，爲促起人民以自動改善國民之經濟，即爲集合全國社會與生產機關各部份之努力，以建設健全之國民經濟政府則以所有之力量爲之排除障碍，且與以種種之助力與便利者也。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者以建設國民經濟，及解決民生問題爲目的，與國家經濟政策範圍有廣狹之殊。蓋國家經濟政策於民生而外，更須注重國計；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本位，則爲國民也，其對象則惟民生也。總理以民生主義爲三民主義之中心，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者，實爲三民主義之基點，亦即民生主義實現之初步也。」

明乎這三點意義，便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實須政府與人民合作，聯爲一氣，合爲一體，共謀中華民族經濟之自存與其發展，「民族的經濟復與之一大運動，」五千年來超歷史的破天荒之舉也。 關係之大，自不待言。

現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章已由蔣院長通電公布，並自任總會會長重責。一年來舉國期待之「民族的經濟復與之一大運動」，不日即可見諸事實。本人藉此機會，再爲全國民衆一述總章內所包含之要點，俾意義更加明瞭，或於運動進行，不無裨益也。

總章內所包含最重要之點有二：

一爲第一條所載，其文曰：

「本會以中央地方官民一致合作運動，協助政府，倡導社會發展經濟建事業爲宗旨」。

這條意義就是前文所舉的蔣院長發表文字中重要三點之總括，希望四萬萬人，人人都負一分發展經濟建設事業之責任，即人人應該照蔣院長發表文字中所謂：

「在積極方面：(甲)增加生產總量，解決生活需要。(乙)增加工作機會，解決失業問題。(丙)增加輸出產品，藉謀貿易平衡。(丁)保障投資安

全，鼓勵生產活動。在消極方面：(甲)解除阻碍生產發展之外面的原因，(如捐稅，產業法規，勞資關係等)。(乙)解除阻碍經濟發展之內在的原因，(如缺乏經營方法與人才等等)(丙)解除阻滯物流通之障礙，(如交通，金融，運銷，制度等)。(丁)解除防礙生產建設之心理的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勞動習慣，漠視經濟等等)，盡力運動，以達到蔣院長所謂「盡人力，闢地利，均供求，暢流通，以謀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之總目標。

「爲第三條所載，其文曰：

本會辦理左列各項事務：

(一)協助推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經濟建設計畫；

(二)倡導社會各種經濟建設事業；

(三)培養訓練及介紹各種經濟建設人才；

(四)研究發展全國農工副業及地方特殊產品；

(五)倡導節約，推行國貨。

這一條狠重要就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具體的要做的事，第一第一兩項就是說政府要做的經濟建設，人民協力去推行之；人民要做的經濟建設，政府亦協力倡導之。從前政府的經濟建設，人民不與聞，推行困難；人民的經濟建設，政府不與聞，倡導不易，現在這個機關聯絡一氣，將隔閡弊病，根本掃除；人力財力可作通盤之計算，共同之努力也。但所謂政府人民之經濟建設，是指甚麼？蔣院長已經在去年八月十日兩次電文中指出了八項：(一)振興農業，(二)鼓勵墾牧，(三)開發礦產，(四)提倡徵工，(五)促進工業，(六)調節消費，(七)流暢貨物，(八)調整金融。所包含至爲廣大，今後皆當盡政府人民之人力，財力，速起圖之者也。

第三項，培養訓練及介紹經濟建設人才一事，尤關重要，中國人才本少，加以培養不得法，訓練不充分，難得適才適所。又以介紹機關不完全，一方事求人不得，一方人求事不得；故人才運用，極不經濟。今以此機關將培養．訓練．介紹經濟建設人才一事，作條理的整個之計畫，盡力實施之，務使經濟建設人才無失業之苦，經濟建設事業無乏人之嘆。

第四項，研究發展全國農工副業及地方特殊產品一事，在第一二項所包含事業外，特別舉出者。因爲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而農民工作季節，大都爲四個月至六個月，其餘均屬空閒時間。而農民利用閒時可做的農業的副業，工業的副業，近年來又大都衰頹；故認爲振興農業本業外，同時必須振興其副業。又各地方特殊產品，大都爲利用其他之特殊產物而成立之各種手工藝品，近年來爲機器製品所壓倒，亦復不振，有改良其藝術推廣其銷路之必要。故特舉出此二者，作爲恢復一般農村經濟必要之計劃也。

第五項提倡節約，推行國貨。推行國貨，乃在國民經濟建設經過途程中，消極方面必須一致奮起努力之重要工作。本人本年三月中曾在首都講演會講演國難中之「衣食住問題」，(載實業部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指出中華民族生活根據之衣食住三項不足之數目甚鉅，須亟謀補救之方，否則必無以自存。其末段云：

「我們必須各個人在消極方面有一個極大的決心，極大的忍耐表現一種事，就是「吃得少，穿得少，住得少，拿多的材料去換外國的生產機器」；「吃得壞，穿得壞，住得壞，拿好的材料去換外國的生產機器」。這就是蘇聯在國難中復興的妙訣，這就是蘇聯兩個五年計劃成功的秘方，我們能不能？我想數千年來民族生活拘「自由主義」之中國人，也許受不了這樣縛束。調子高了，實行困難，所以我想了第二個辦法；就是：

「生產工具歡迎外貨，」

「消費物品專用國產。」

我想這是絕對不難的事，因爲中國食品材料，衣服材料，房屋材料，均不是極下等的。連毛織物，及其他服用雜品之國貨，近來都有進步，故衣食住用國產不是不舒服的事。我們不排斥外國的貨，不但不排斥，並且歡迎。祇是民族最低限度生活根據之衣食住，在國難期中，不能不力謀自給。我想無論任何國家都應同情我們的，因爲我們長此以往，衣食住都不能自給，那有購買力去買外國貨？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

我們抱此決心，作一個新經濟運動，由上而下，由近及遠，大家消費品概用國產，自足以促進國產品之進步。本來預備相當期間，方可以自給者，不難縮短爲一二年也。我們可以飽暖之中國人，不要忘了一事：中華民族至今不能滅亡者，全靠大多數同胞能爲最低之生活，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臥不兼席，而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做終年不休之勞動生活。此等同胞，事實上實爲中華民國唯一救亡之無名英雄。我們可以溫飽之人，若連「消費物品專用國產」之信條，都不能守，何以對得住凌寒受餓大多數同胞？在國難中之中下級以上人民，能不猛省？

這段話就是第五項運動，官民全體，必須一致進行的，，詳細說明了。

以上的話，是簡單報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發起之由來，及以後之聯志，不日全國總分支會，即將次第成立。本人懇望全國官民在蔣院長領導之下，一致努力做去。謹先在此預祝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成功！

高爾基的一生

——從流浪兒到革命文豪——

許天虹

「蘇俄著名小說家兼主要宣傳家高爾基患病多時，已于今日逝世，享年七十有四。」

——路透社十八日莫斯科電。

一

被稱爲「著名小說家兼主要宣傳家」的馬克沁・高爾基(Maxim Gorky)，係在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生于俄國中部的尼士尼・諾伏格洛特(Nizhni Novgorod——現已改名爲高爾基城)。所以今年應該是六十八歲，並不是「七十有四」。



高爾基畫像
(1868—1936)
Pavel Korin 作現藏 Tretyakov State Gallery

他本名亞歷西・馬克西莫維支・皮西科夫(Alexei Maximovich Peshkov)——馬克沁・高爾基乃是他的筆名，原義爲『最大的痛苦。』

他的父親馬克沁・皮西科夫(Maxim Peshkov)，本是一個退職軍官的兒子，因受不住生性暴燥的父親（即高爾基的祖父）的虐待，在十歲至十七歲之間從家裏逃走過五次，最後一次竟一去不復返，流浪到尼士尼・諾伏格洛特地方，在一家染坊裏做了一個學徒。就在那邊，結識了一個染坊老板的女兒——高爾基的母親華凡拉・嘉西林(Vawara Kashrin)。後來他曾做到伏爾加輪船公司的分局經理，但在高爾基五歲的時候，他不幸染着了霍亂病而死了。高爾基就只好隨着母親回到著名吝嗇的外祖父家裏去。他的母親因心境不好，對待高爾基並不親熱；後來她改嫁了一個青年，但夫婦間的感情

很壞，時常要吵架。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年幼的高爾基心上當然是很痛苦的。有一天，他看見他的後父兇暴地打罵他懷孕的母親，他忍耐不住了，竟拿起了一把小刀來要殺死他後父。因此他又被送到了外祖父的家裏去。

這時候，他外祖父的染坊已經倒閉了，這吝嗇的老頭兒就整天酗酒，罵人，打人，家裏充滿着陰鬱，冷酷，沉悶的空氣。唯一給年幼的高爾基一點安慰的，是他的溫柔的外祖母的愛護。在天氣晴和的日子，他常常跟着外祖母到外面的垃圾堆裏去檢取破布，爛銅，爛鐵，或到森林中去收集蕈子，香蕈，硬殼果，賣得一點錢來供祖孫倆糊口，因爲他的外祖父是捨不得給他吃白飯的。在休息的時候，外祖母就講種種故事和民間傳說給他聽，無意中養成了他愛故事的嗜好和講故事的才能。——關於這時期的生活，在他後來所寫的「我的童年」My Childhood中，有很詳細而生動的記載。

高爾基在七歲時進過一次學校，但不到五個月，就因患天花而輟了學，此後他就和學校絕緣了。在十歲那一年的秋天，他就被送到一家皮鞋店裏去做學徒；不到兩個月，就被滾水泡傷了手。下一年，他又被送到一個當打樣師的遠親那裏去做學徒；但他們並不敎他繪圖打樣，却一味使喚他做燒飯，買菜，抱孩子，洗尿布等工作。雖然如此，一到晚上有空的時候，他就要去拖出打樣師所藏的舊雜誌來翻讀那些故事；因爲他的外祖父曾經在高興的時候敎他閱讀「聖經」，他已認識了一些字，而在「言文一致」的國裏，就可以開始「自學」了。

在打樣師家裏，最使他耐不住的，是那種卑鄙，冷酷，妬忌的空氣——他的師母娘不許他的師父敎他繪圖——所以他做了一年學徒，終于從那裏逃了出來。他逃到伏爾加河上去，最初在碼頭上做小工，同那些流浪兒混了一些時候；後來在航行于伏爾加河中的一只輪船上做了一個廚師的徒弟。他這次的師父史慕利 (M. A. Smury) 倒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而且藏着不少的書，讓高爾基盡量取閱。在這中間，他讀到了大仲馬的傳奇，和果戈理等人的小說。所以這廚師在高爾基的生命史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要是沒有他，也許高爾基不會變成這樣的一位大文豪。不幸，生性倔强的高爾基後來因受了另一廚子的欺負，不甘屈伏而與他爭鬥，以致喪失了這相當滿意的飯碗。

此後他又做過碼頭小工和神像畫師的徒弟。以上這幾年間的生活經驗，高爾基後來用來寫成了他的自傳小說「人間」In the World 和「三八」Three of Them」。

二

在十五歲那年高爾基因爲想得到一些有系統的知識，就聽從了一個窮學生朋友的勸告，由尼士尼·諾伏格洛特流浪到南俄的文化中心喀山(Kazan)去，打算進那邊的喀山大學。不知道進大學每年至少需要數百元，高爾基窮小子哪裏有這福氣？他只好暫住在他的窮朋友家裏，白天到碼頭上去搬運東西，賺一二十個銅板來換飯吃。因此他和那些粗獷豪爽而富于反抗性的碼頭工人，小販等拌得很熟。

因了他朋友的介紹，他又認識了一個名叫古利·普萊忒納夫(Guri Pletnev)的窮學生。普萊忒納夫知道了高爾基的志願，就請他去跟自己同住，答應要把他訓練成一個鄉村小學教員。在普萊忒納夫所住的「公寓」裏，高爾基認識了許多各式各樣的怪人：一個想用數學來証明上帝的存在的，高大粗暴的「數學家」，一個爲要洩憤而和親戚打了兩三年官司的，不愛錢的商人，還有娼妓，拾垃圾者，窮學生…… ……

由普萊忒納夫的介紹，高爾基加入了一個「讀書會」。這「讀書會」一共只有四五個會員，以高爾基爲最小。他們閱讀巧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i)注釋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等著作。他們聚會的場所，是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密洛夫斯基的家裏，這教員後來曾用 Eleonski 的筆名寫了五本小說，竟自殺了。

這時候，高爾基已在一個麵包作場裡做工；從他後來所寫的短篇小說「二十六男與一女」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他這時期的苦況。本來他的朋友是想把他訓練成一個鄉村小學教員的，但在他把文法等學會以後，他才知道他的年齡還太小，沒有資格做小學教員！因此，他只好到一爿麵包店裏去做助手。這店裏的店主有一個秘密的圖書館，藏着許多小冊子和手抄的「禁書」；喀山大學的學生也時常到這裏來讀書，辯論的。高爾基一有空的時候，就儘量閱讀這些「禁書」。同時他已在開始做詩了。

不久，這秘密機關被那些警察知道了，時常要來搜查，捕人；有一次，高爾基的朋友普萊忒納夫被捉了去，就音訊

杳然了。接着那麵包店就關了門，高爾基就跟着一個在那秘密圖書館認識的，曾在耶庫茨克受過十年流刑的小老頭兒，到離喀山二十五哩的一個鄉村中去開設了一爿雜貨店，同時暗中做農村運動，企圖使那些自耕農和貧農聯合起來，反抗那些富農。不料這計劃洩漏了出去，那些富農就唆使人在雜貨店旁邊一間貯藏瀝青和煤油的小屋裏放了一把火，把這小店和其中所藏的書籍都燒毀了。接着，那些富農又煽動被火延燒的農民們來和高爾基等爲難，想殺死他們。幸而得了同情于他們的貧農的援助，他們才得脫離險境。

這時候，高爾基已經十九歲了。他這次到喀山來，本是想進大學；結果大學雖沒有進成，可是他在這時期結交的窮朋友，所經驗的一切，對于他都是極有價值的。所以，他後來把這時期的生活經驗寫成了一部書，就定名爲『我的大學』(My Universities)。

三

離開喀山附近的鄉村後，高爾基又過着流浪生活。中間曾在杜勃林克地方做過一時車站貨棧的更夫。有一個吹大風的秋天夜裏，他被風吹倒在鐵路上，因此喉嚨得了毛病，使他的嗓子永遠帶了嗄音。病愈後，他一路幹着淸道夫之類的工作，慢慢地回到了故鄉尼士尼•諾伏格洛特。在這裏，他加入了「被監視着的人們」的團體。——當代的大作家科洛連科(Korolenko)也是這團體中的一分子而被認爲領袖的。

在二十一歲那年，高爾基初次受「家宅搜查」，而且被捉了去；但因爲沒有充分的「反動」証據，在被監禁了一月後，就釋放了出來。出獄後，他在啤酒廠裏做伙計，又當了律師拉寧的助理員。在拉寧這裏，他讀到了許多的書，認識了不少朋友。

四

在二十三歲那年的春天，高爾基又開始了大規模的流浪生活。從尼士尼•諾伏格洛特出發，沿着頓河南下，經過南俄、烏克蘭、比撒拉比亞，又沿着克里米半島南岸，一直走到高加索的庫丹平原上。這年秋天，他到了外高加索的首府第夫里斯(Tiflis)，在那裏的鐵路工廠中找到了一個小差使。

下一年(即一八九二年)，高爾基聽了一個朋友的勸告，

根據他在流浪中聽來的故事，寫成了一篇小說，題名「馬加爾・周達」，送到當地(第夫里斯)的『外高加索』報館去；結果被採用了，發表在是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外高加索報上。這就是高爾基的「處女作」。其中的主人公是一對愛自由甚于愛一切——甚至生命——的吉普西男女。在充滿着憂鬱，悲觀，神秘……的空氣的俄國當時文壇上，這篇清新，强壯，而洋溢着愛自由的精神的作品，自然而然獲得了一般人的注意和前進讀者的歡迎。

這年冬天，高爾基回到了故鄉。同時，他又在喀山和別處的地方報上發表了幾篇小說。靠了科洛連科的讚美和推荐，他的作品後來就不斷地發表在都會中的大雜誌上，而成了一個著名的作家。當一八九八年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馬加爾・周達」出版時，立刻就傳遍了全國；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成功得像他這樣的迅速而且永久。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一般人所以愛讀高爾基的作品，大略說起來，第一是因為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做他創作的堅實的基礎；第二是因為他有銳敏的觀察力，對于色彩的敏感，清新的知覺，對于自然的愛好，等等藝術上的天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有對于人類的熱愛，始終同情於弱者而痛恨所有的壓迫者，以及對於「眞理」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的堅强的信仰，而且不斷地希求其實現——這些一貫不變的特質使高爾基的作品帶着一種勇猛，壯健，而樂觀的情調，使他成了全世界最偉大的革命作家。

一八九九年，即三十一歲的那年，高爾基發表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福瑪・哥蒂耶夫」。翌年，發表了第二部長篇「三人」。

一九〇二年，他的劇本「小市民」在莫斯科藝術劇場上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接着就是那劃時代的「下層」(即夜店)的上演。單行本的「下層」，在一年內重版了十四次。

五

一九〇五年是俄羅斯革命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年。高爾基因為抗議沙皇的走狗們屠殺手無寸鐵前往冬宮請願的民衆，起草了一篇「顚覆俄羅斯現存制度」的宣言，因此又被捕，幾乎被處了死刑；幸經西歐各國文化界的暴風雨似的示威和抗議，才救出了他的性命。

下一年，他到美國去宣傳俄國革命運動的眞相，募集援助革命的捐欵。最初美國人士很歡迎他，但不久俄國的駐美大使舘就傳佈出流言來，說與高爾基同來的女人並不是他的正式的夫人，而是一個女伶出身的「情婦」。這消息經各大報發表後，淸敎徒的美國人立即就翻轉面孔不認人，大小旅舘都把高爾基夫婦趕出來，不許這對沒有行過「神聖的結婚禮」的「野鴛鴦」借宿。就是已列名于「高爾基歡迎會」的發起人之林的馬克．吐溫和羅成爾，也臨時滑了脚，沒有來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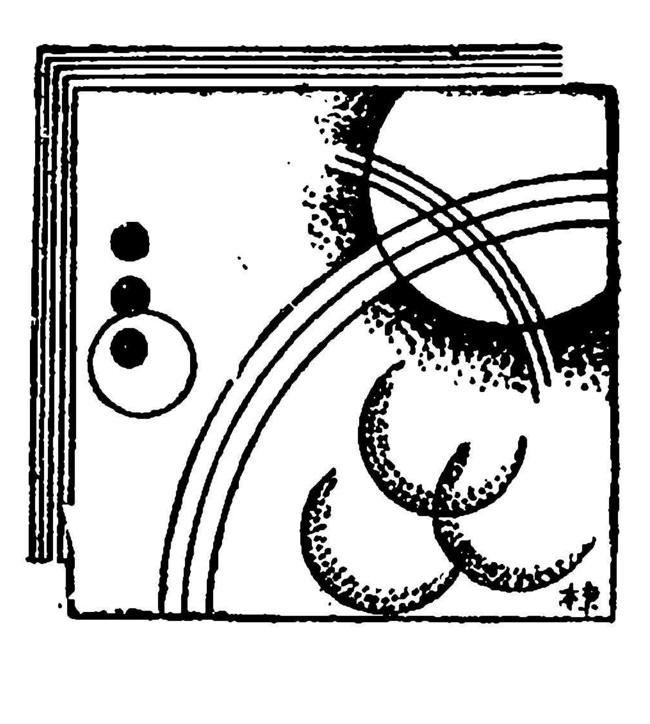
從美國回來時，因肺結核復發，而且又不能回到本國去，就暫住在意大利南部拿波里附近的卡帕兒島上。從這以後，直到一九一四年遇「大赦」而回國時，高爾基雖一直住在國外，但對于本國的革命運動始終沒有停止以他的文筆和版稅收入來援助。同時他仍繼續創作，發表了「美國印象記」，「漂亮的法蘭西」等散文，劇本「敵人」，長篇小說「母親」，「奸細」，「莫德惠．庫賓梅亞金的一生」，中篇「烏古羅夫鎮」等等。

自一九一三年起，高爾基就開始創作自傳小說「我的童年」，「人間」，「我的大學」，和許多關于舊俄文豪的回憶錄。

六

一九一八年「十月革命」爆發時，高爾基在俄國辦「新生活」報。最初，他因不贊成布爾雪維克黨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時常在「新生活」上發表反對布黨和蘇維埃政府的言論，不肯和他們合作。後來他看到武裝干涉的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的白黨的聲勢，幾乎要把那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吞沒了，他就改變了態度，接受了李寧的建議，爲蘇聯政府担任了改善學者生活狀况和編輯「世界文學叢書」的職務。——從那時直到最近，除了出國養病以外，他一直在努力幹着文化建設的工作。

本文爲時間及篇幅所限，只對高爾基的一生作了一極簡略的叙述。讀者欲知其詳，除閱讀高氏自己的作品外，可參考韜奮編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生活）和黃源編譯的「高爾基代表作」（前鋒），後者附着一篇詳細的「年譜」和「評傳」。　一九三六，六，二〇，附誌。



日本文學的新課題

傅仲濤

一

在千變萬化的日本現代文學之中，新的課題是不勝枚舉的。譬如行動的人道主義，日本精神，法西斯，社會的人道主義，俱是目前日本文學界中的新的傾向。現在要特別提出來討論的，却是以中國爲題材的描寫。

以中國爲題材的描寫，這並是起於現在。在過去的歷史上如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世阿彌的「邯鄲」，俱是有名的作品，現在的有橫光利一的「上海」，前田河廣一郎的「中國」也是有名的作品。其他藤森成吉，中西伊之助，林房雄，新居格，村山和義，久保榮等俱有過很多的這類的作品。以中國爲題材的描寫之所以成爲新課題的緣故，在事實上不能不說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反映，其導因乃在於谷崎潤一郎對於美國的伯克女士所作的「大地」之批評，由今年六月號的「文藝」雜誌公開的提出，經過藤森成吉，新居格，山本實彥等的討論，新近才成爲日本文學界中的有力的呼聲。

他們爲什麼要描寫中國呢？據藤森成吉的主張：『不單因爲是鄰國這個理由。現在中國對於日本是超過鄰國的實體。她的運命直接關乎日本的運命』。「超過鄰國」這句話是何意義，他却沒有解釋，大概不外是像他們的法西斯所主張，以中國爲生命線吧！所謂生命線是帝國主義的國家指其殖民地或保護國而言。所以藤森的意思實是代表法西斯的主張，因爲中國是日本的生命線，那麼在文學的題材必須向中國另闢領土了。這句話說來，似乎對藤森太不客氣。藤森成吉這位老左翼作家的鬥士，在中國文壇上是相當的知名，在我個人的過去也很佩服他。不過他這句話，實不能不使人懷疑，何況有若干的左翼鬥士，現在轉變爲法西斯主義——日本主義的主張者。

我個人對於日本作家以中國爲題材的作品，當然表示歡

迎，決沒有反對的理由，因爲這類的藝術的偉大的作品，是表示中日兩大民族的深刻的理解，這是造成兩大民族和平的指針，比較千百篇的政治家的外交的辭令，還有價値吧。因爲兩大民族的互相間的深刻的理解，也只有這深刻的理解，足以解釋互相間的仇恨猜疑，防止未來的一切流血的慘禍，使兩大民族達到密切的提攜。固然藝術的創作，不必以這個理想爲目標，然而牠的結果是會達到這裏吧。

中日的存在有互相的關聯，這是一般人所承認的，可是決不像藤森先生所謂的超過鄰國(原文是鄰國以上)，而是兄弟的唇齒的關聯。譬如兄弟協和，其力量較强於孤單，這是自明之理。然而不幸，假使有一方的死亡，我想只足使强者感覺到精神上的寂寞，而弱者失却强力的外援，受人欺侮這是意中事。苟兩者不是合體的孿生，決不至因一方的死亡，而他方勢必死亡。我個人是相信：中國的滅亡足以引起日本的滅亡，可是同日本法西斯所見有點完全相反的地方。在日本法西斯的意見，是說中國如果爲俄國所赤化，或是成爲英美的屬地，日本必至於滅亡，所以保全中國即是保全日本，所以中國對於日本是鄰國以上(超過鄰國)，而是日本的生命線。現在假定中國完全成爲蘇維埃的統治，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日本萬世一系的尊皇的情緒旣不相入，苟日本政府不出之於「官逼民反」的方針，日本赤化究竟是談何容易。現在又假定中國已成爲英美的殖民地，日本民族在過去旣足抵抗嘉永安政間深入腹地的外患，而造成今日三大强國之一的地位；而今日以三大强國之一的實力，決不會因中國隸屬於英美的緣故，而踵隨中國的後塵。所以以中國爲生命線的主張，實是軍國主義的法西斯姑寄其野心的口號，實際上却與此正相反對。

現在假使日本眞能以中國爲其生命線，而以實力保持牠。一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必以爲日本可以充分地穩固了，其實福爲禍因，古來以武力創建的大帝國，其盛時未有能過百年以上的。況且今後世界大勢的推移，未必允許大帝國的出現。即使出現了，此時內憂外患，決不是現在的日本人所能想像的。必有一個時期，不但不能保持他們的屬地，他們的內地因異民族的移入，及本民族的外移，也未必能保其安全。這時加以民族精神的變化，也許會走衰亡的末運吧。這點就是我所謂的中國的滅亡，足以引起日本的滅亡的根據。這是我所主張應該互相理解，長保和平的理由所在的地方。因爲那時日本的滅亡，未必就是意義中國的復興。

以上因爲要闡明藤森先生所視爲描寫中國的理由之不正確，不覺說了一大堆廢話。至於藤森先生他自己說是愛中國

和中國人。然而我看他所得的中國的印象却未免奇特，他只是在香港上海等地匆匆一過，不及以一生涯貢獻在中國的歐美人士深刻而眞切，這大概是毋容否認的。

二

至於新居格的主張，却很正確。他說：『文學結局在於眞實的探求。計量利害的文學，犯着『曲眞實的不正，所以不是應該與立脚於利害底外交，政治，經濟駢進的性質底東西』。這是很對的話。所以日本作家如果想要作眞實的以中國爲題材的偉大的作品，還要脫却他們所據守的日本國家的立場，下個以一生涯貢獻於中國的決心，在中國的社會機構底下，經過長久的生活；方纔能理解眞實的中國人生活的心理，中國人的感情。那末，以日本人的才能，這樣創作出來的作品，決不會劣於伯克女士的『大地』吧，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這件事在日本作家是不是可能的呢？似乎是不可能。因爲要日本人脫却其國家的立場，在普通是件至難的事，那末他們的觀察總未免有點隔膜。他們大抵不過以數個月，頂多以一年的功夫，經過上海南京漢口北平天津青島等處，作普通一般的旅行。這樣走馬看花似地看一看幾個重要都市的外觀，和若干智識階級接觸，憑着他們瞬間的斷片的印象，所寫成的作品，結局不過是一種租界文學或類乎租界文學的東西。決不能深入中國的內地，與中國人同等的接觸各階層的內面生活，因爲這須要相當長時期的生活，沒有一定的文化的自由的職業，是難於辦到的。

日本人在中國能彀住得長久的，不外商人及少數的外交官，還有少數的教員。商人和外交官，這對於文學的創作恐感覺不到什麼興趣。至於敎員因職業的關係，恐怕也不能和中國人有很廣的接觸。所以結局日本和中國雖是號稱同文同種，在地理上比較歐美既近，在歷史上關係又深，對於理解中國的條件，恐怕還不及歐美有利。因爲歐美在傳統上有個接近一切中國人民層的法寶，即是基督敎的宣傳。基督敎在中國的功過姑且不論，而爲中西人士互相理解融和優良的媒介，這是毫無疑問的。敎士因傳敎的關係，可以用一生涯，深入中國窮鄉僻士，與中國一切階層的人們相接觸。有充分的餘裕，來觀察中國社會的眞相。所以在過去歐美各國有很多的關于中國的精詳的調查記載，大半出自敎士之手，就是這個緣故。

日本人至今就沒有這樣的一個條件。佛敎原來是由中國東渡的，有許多的敎理是由中國人所闡明，所以決沒有傳回中國的理由。至於在日本所發生的眞宗日蓮宗時宗等，全是

在日本的環境底下，由日本國家思想所產生的宗派，在中國人看來，決感覺不到很大的趣味。其他還有天理教金光教等名目雖多，要之不外佛教的思想與日本神道思想的混合物，要在中國傳播却很不容易。要藉這些宗教的傳播，來深入中國農村，更是不容易。

還有一點，妨礙中日人士接近的地方，就是日本至今的武力政策，及利用特殊勢力的浪人。所以在中國內地遇着的日本人，與在日本內地所遇着的日本人，實在有兩樣的感覺。那末，以文學作品爲目的底日本作家到中國來，想要深入內地，觀察中國的社會心理，中國人一般是不免有猜疑的眼光，自然而然會有一種無形的隔膜。所以藤森先生在香港所見着的吸長旱烟的老人，雖然是他自動地走進藤森，給藤森先生賞識，可是心裏總免不了危懼的觀念；決不是自然的狀態。

三

綜合以上所述，日本作家要以中國爲題材，描寫他們的作品，實有許多的障礙，若欲打破「上海」一類的租界文學，在現狀底下恐不可能。至於他們的動機，像藤森一流的人固有點可疑；至如此項課題的提議者谷崎潤一郎，新居格等站在純文學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上，是很可佩服的。不過這點動機，在目前實在是受了「大地」的刺　，所以是外來的，却非由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所迸出，所以根據究竟薄弱，恐怕難成爲一個盛大的運動。不過假使這個運動，有大陸政策積極的背景，也許可受到某方面的支持和鼓勵，以後或有繁榮的希望。那末，這項課題便成爲大陸政策的宣傳者，將由純文學及純文學作家的手中，跑到政治及政治文學家的懷抱中吧。這種不純正的文學作品，固然將要趕不上「上海」一類的租界文學，並且對於中國社會的描寫將有許多的　曲。這種作品決不足增進中日兩大民族的互相理解，反而給現在不完全的理解，加一層妨礙。

這種以大陸政策爲背景的政治文學，在大陸政策的推行者看來，也許在目前忙於準備武力的時代是不急之務。可是在日本主義，東洋情調高漲的法西斯潮流之中，也許有牠的重大特殊的存在理由。所以將來不問在中國生活的長短，及中國體驗的豐富與否，將由法西斯的作家及左翼轉向作家，由想像中編排出許多以中國爲題材的作品，這也是可以料想到的。

四

我國的作家一向是很蕭條的，這個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如果總歸之於檢閱制度太嚴，這也未必盡然，因爲日本

的檢閱制度也許比中國更密。即使不比中國更密，言論著作的自由在日本却也是很有限的。別人在有限的自由底下，爲何言論創作還能蓬蓬勃勃的發生，而我國却萎靡無力？這却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有人說：『文學的創作原來是社會現象之一，在全社會呈現萎縮衰微的環境底下，文學創作不能獨盛』。這句話是很有理的。這是事關全社會的問題，我們現在未便去討論。不過「全社會」這是個抽象的集合名詞，除了我們所接觸的各個人以外，實在是找不着「全社會」的現實的存在。所以中國全社會的萎縮衰微，要之，不外各個人沒有蓬蓬勃勃的努力工作的反映。那末，我們與其責社會，責政治，毋寧是責備自己不努力到較有效；我們與其等待社會及政治的改良，到不如自己努力工作，反而爽快。

現在日本的作家們受着「大地」的刺戟，覺得以非同文同種的美國女作家，而有這般的偉大的深刻的作品，對於同文同種的日本人是恥辱，乃奮然以描寫中國爲其新課題。對於這點，我們中國的作家不知作何感想？能無所愧乎？在理論上，美國的女作家既然有這麼的大作，日本作家應該早有比這更偉大的作品，中國的作家更應當早有比這還偉大的無數的作品。可是事實與此完全相反，不應該有的而先有了。日本人始終不愧爲知恥勇爲的民族，肯去急起直追，固然是不免遜人一籌，究竟比較我們是高出一層。

中國沒有世界的作品，這不是因爲中國的社會生活的描寫，不足擺在世界文壇之中，全是因爲中國的作家萎靡不振的緣故。任何社會生活在常人的眼光中看來，全是平淡無奇的，經過偉大的文藝家的描寫，却是處處有可歌可詠可悲可嘆的題材，而且每一個題材全有世界的歷史的存在。確實中國可描寫的題材太多了，可說是未開的寶庫。假使你想去問津的話，那末，珠玉黃金，是俯拾即得。譬如中國山河的景色，雖然有不少的殘破，巫山巫峽五湖五岳等偉大的名勝，固是有牠的世界的地位，即如擧目所觸，究竟是醇厚有味的地方多。天朗而高，地坦而曠，畢竟使人生愛。至於中國人情的質地，固然有不少的齷齪，究竟有牠的厚實悠長的地方。曠達和平，當然是牠的存在的根據。並且任何民族全有牠的光明和暗黑兩方，我們現在不必因牠的暗黑面，遂覺得一無可寫，因爲光明與暗黑兩面，在偉大的文藝作家的筆端，全是等價的東西。

現在似乎有很多人，以我國沒有偉大的天才作家爲嘆。可是這也是不盡然的話。我們要了解：有天才不努力，結局等於沒有天才；有天才肯努力，其前途誠不可限。中國並不

是沒有天才，大抵是自負其才，而不肯努力。我們在目前是瞧見過很多的天才，大抵初現頭角，便怡然自滿，而不肯孜孜不斷地去努力。

譬如德國的歌德，誠然是曠世的偉才。假使他要以風流名士自命，專以傲物放蕩爲事；那末，不但「浮士德」第二部創作不出來，恐怕連第一部也是難於產生。我們別要以爲歌德的創作全是天才的流露，其實他的苦心慘澹，全是在我們意想之外。我們試看他的創作著述，決沒有一字一句輕率的地方。便可以知道歌德不是自負其才的人！

在中國海禁未開以前，中國疆土以內便是宇內，便是天下，便是世界。可是現在的情形呢，却與此相反對，中國變爲世界文明的僻土鄉村。能在這僻土中露頭角，固然足以自誇；可是自大都市的豪俊看來，幾無足齒。而現在的作家呢，以在中國領土之內成名爲滿，決不肯前進。不但是文學作家，即如一般的現代青年缺乏國際的世界的野心，這大概是眞的吧。我想我們如果要克服這不振的狀態，國際的世界的野心是必須的條件。

「香山九老會序」辨

劉鍾明

學業將告結束，忽又罷課，齋居無聊，讀國聞周報遺懷。偶見十二卷四十一期補白之汝泉君「香山九老會序。」事實雖不大謬，惟汝泉君妄稱「後人不能得其詳，深以爲憾」而所錄又極滑稽，因爲之辨。六月十六日誌于清華園。

汝泉君云『齊東野語謂「唐香山九老，則集于洛陽，樂天序之，」並「致景行仰止之意；」而末云「或又云狄兼謨盧貞二人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到，」豈周氏未及見樂天原序乎？』又云『按香山九老會見樂天長慶集及唐書，唐代叢書亦別爲一篇，其序曰：「會昌五年…或傳諸美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仍以一詩贈之」所謂二老者，遺老李元爽禪僧如滿是也。末云，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到。」實際情形如此非「或云」也。』

按白氏長慶集凡五十卷，輯于長慶四年（西歷八二四）元稹有序已詳言之。九老會事在會昌五年（八四五）故長慶集何致錄其事。此汝泉君之一誤也。白氏有集七十五卷，見于舊唐書卷一六六本傳，及文集自序，不能以長慶概全集也。又今傳白氏全集共七十一卷，（商務四部叢刊本及萬有文庫本。）集中僅有七老會詩（萬有文庫本冊十頁一〇五）而無九老圖詩。汪立名刻本白香山詩集卷四十則有九老圖詩及七老會詩，係汪氏自他書輯出補遺者。汝泉君合兩事爲一，此二誤也。又兩詩只有長題而無序。著齊東野語之周密固未見樂天原序，汝泉君實亦未曾見，此三誤也。關於七老會詩題云『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敝居合成尙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記之，傳好事者』後附七人官爵年歲，並云『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到。』

關于九老圖者，題云『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於東都敝居履道坊，合尙齒之會，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與前七老，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

又按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本傳，實不載此事。新唐書一一九本傳則云：「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故汪立名云：「按新書多約畧意會之誤記述頗失實。如遺却李元爽及如滿僧而以狄盧爲九老，謬矣。」



關於「上海在太平天国時代」的史料（下）

謝興堯

四　外人態度之轉變與上海會防局的設立

以劉麗川所率小刀會烏合之衆，猶可一度佔據上海，乃忠王統十萬大軍本應兵不血刃，垂手而得，乃卒敗挫以退，於此足證外人向背關係之鉅矣。然始猶不過上海市場之防衛，繼則常勝軍正式援助清廷，此不特有關上海戰役之勝負，即太平天國整個命運，已無形中被其判決矣。嘗讀彼時外人記載及英國政府所存藍皮書，知太平天國外交之情形，與外人態度轉變之經過，均以上海爲中心。當太平天國初年，建都金陵，上海外人均重視其新興革命勢力，且多頌揚中國革命之將成功。乃太平領袖仍沿滿清對外鄙夷心理，視之爲藩屬爲夷狄，外人觀察既久，知太平軍弱點，見太平軍苟長久在東南搜括，戰爭，則外人商業必趨衰亡。又加以政治關係，外人態度遂積極轉變矣。後來太平軍於上海寧波廈門諸處，均苦外人之阻撓，雖極端憤慨而無如之何，始變其昔日倨傲之態，甘言卑辭，冀外人嚴守中立，而時移勢異，外人爲自身利益計，均有促成太平早日滅亡之必要，於是先組上海會防局以保松滬之安全，後募鍊常勝軍，以肅清東南之壁壘。夫滬寧咫尺，上海外人，何不交通太平，協攻清軍？其原因爲（1）鴉片之運輸與經營。當道光時，因鴉片問題致起中英戰爭，「南京條約」成，外人運輸鴉片更不能禁止。且以五口通商，由香港擴至上海，據彼時「東印度公司」報告：「上海進口貨以鴉片爲大宗，每年所入足抵出口之絲茶而有餘，而印度政府每年所收烟稅約三百萬鎊以上，近印度政府嘗感國庫空虛，惟增加烟額以益稅收。」太平軍對於鴉片及普通烟草皆嚴刑猛禁，（見太平天國詔令）太平天國成功後，英印固受最大打擊，即佔據上海，鴉片亦將不能進口，或能進口亦不能推銷，此英人助清之最大原因。（2）各國賠款條約與南北通商關係之成立。自咸豐十年九月英法聯軍後，訂立「北京條約」除割地外，對於各國賠償巨款。然負此巨債之滿政府，若有變動，則外人何所取償？

當時外人著「太平革命記」云「外人對太平軍之態度，因其與滿清之政治關係而一變，蓋所得已達其最高欲望。且許外人南北通商，是太平軍之存在，無論在上海或長江一帶，皆有妨礙南北之通商也。」(3)上海外人之本身利益。除上述二事為各國政府之政策外，上海外人極力反對太平軍之取上海，猶有其自身之關係。因太平軍最後數年，紀律廢弛，外人已聞而惡之，當李秀成攻略松滬時，西人在滬財產，總計共二千五百萬鎊，恐太平軍至，遭其搶掠。又藉保護上海口實，外國地主，可以賤價購買新地，如一八六二年正月，英領事館會議記事云：「為軍事行動之便利，須開築一道路，已得上海道允許，強迫華人將該路一帶之土地，讓與外國地主。」又蘇杭之陷，兩省紳民，麕聚上海，租界上遂多內地避難之人，凡外國地主，商人，均獲利極厚。(徐宗亮歸廬談往錄卷一)倘上海為太平軍掌握，則將失其效用。且多數外國商人，來上海貿易，期以三年，獲利歸國。現正恃上海安全，出入「戰區」以得厚利，殊不欲上海有何變動。由上數事凡上海外人，無論官私，皆不利太平軍之來，此外人態度轉變之主因，亦事實使然。而太平初年不善聯結外人，辦理外交，亦咎有自取也。

外人態度轉變後，遂有會防局之設置，其宗旨即中外人士共同防禦太平軍之機關也。因自上年李秀成敗挫退去後，上海附近，多係太平軍區域，是時(一八六一年)「太平軍又由浙自乍浦，逵下奉賢南匯川沙等廳縣，旗幟耀於浦東，逼上海城僅十餘里，各隘防軍，遇敵即潰，入夜火光不絕，人無固志。」(李濱中興別記卷五十四)外人亦憂慮太平軍至，貿易中輟，於是由在籍紳士宗承溫葆深，詹事殷兆鏞等十餘人，以上海危迫，呈請巡撫薛煥立「會防局」，借英法兵助剿。煥據以入告，奉旨允行。以前蘇州知府吳雲知州應寶時，刑部郎中潘曾瑋，湖北鹽道顧文彬四人主局務。當上海危急時，英領巴夏禮示意滬道吳煦曰：「為語諸紳，忍棄上海乎？」因由諸紳呈請，局遂成立。外人旋即出一告示，路云：「有人自稱某天義，某天安，汪何等四姓，以文來云：率兵若干萬將到，不知何許人？上海為本鎮駐守之地，有來攻打者，痛剿不赦。」大纛高揭，遠近殆遍，太平軍聞之，竟不敢逼。及難平後，中允馮桂芬語人云：「當時無此一舉，上海必不守，東南大局，必且一變。時人以為名言。」(中興別記卷五十四，太平天國外紀。)余嘗以為五口通商後，上海之局面一變，會防局設立，上海之局面再變，前者尚僅許其通商，後者竟已受其保護。然自此外人協防，太平軍不特攻取不易，且因外人在上海一隅關係，蘇杭兩地，亦受牽制，此實東南存亡之關鍵，所謂棋輸一子是也。「小滄桑記」云：「傳聞賊垂涎上海久，而不敢即往者，一畏「夷鬼子，」一畏「劉妖，」劉妖者，上海劉邑尊郇膏也。蒞任四載，深得民心，防堵尤密，故賊畏之。」(卷上七頁) 以太平軍之勇悍，豈畏一縣令？「夷鬼子」則真可畏耳。上海之自衛力既固，此後太平軍在上海，

勢成「末弩」不足發展矣。

五　乞師運動始末

當太平軍第一次圍攻上海以後，會防局未成立以前，咸豐十一年，蘇滬紳士以上海兵單不足抗敵，由顧文彬、龐鍾璐等建議，作「乞師運動」因其時曾國藩正駐節安慶，國荃亦督師東下，聲威甚盛。蘇撫薛煥，蘇松道吳煦均贊其議，即由龐鍾璐，潘曾瑋，顧文彬等六人署名，繕一上曾國藩乞師公啓，推戶部主事錢鼎銘為代表，齎書赴皖謁曾，縷述上海將怯卒惰，旦夕不可恃狀，繼以慟哭。國藩為之惻然。適蘇人大學士翁心存亦奏請，謂「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曾國藩如慈父母，請飭揀知兵大員，督師規復蘇州。」上命國藩速遣大將，以慰民望。國藩因薦李鴻章堪任疆寄，募練淮勇，進援蘇滬。當時蘇紳所上曾國藩乞師公啟，係出在籍中允馮桂芬手筆，為當時所傳誦，而亦平太平軍及保上海之要策。惜各書均不載其文，其文婉而勁，計周而詳，及後國藩、鴻章，規復蘇常，皆以此書為「平賊」綱要。書中大旨謂：「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恃久者三，一曰「鄉團，」一呼四應，不下數萬，現與送款之敵人約盟，而壁壘如故，大軍一至，必可為助，遲之又久，萬一事洩，則糜爛及於鄉黨。一曰「槍船，」因其船小而行捷，槍準而心齊，開賭演戲，官不能捕，軍興受雇，防堵吳江，出入賊中，顯持兩端，一狎於寬大之政，一懲於茅士之恩，大軍一至，可資嚮導，日復一日，必且中變。一曰「內間，」敵人砍降官軍者不少，至有以母子為質，大軍一至，必可倒戈，日久亦必中變，若賊中將帥易人，將不可收拾，此三事皆不能持久，然猶小焉者也。請言其不可久持之大者，一為有兵無餉之鎮江，即馮子材所統水師，欠餉鉅萬，孤城無依，兵心已搖，潰可立待，若大軍至，尚可保全，一為兵單餉乏之杭湖，兩郡四面皆賊，師久而老，仰給過鉅，餉久而匱，若無援師，終將潰決，三為有餉無兵之上海，上海為餉源重地，江浙餘燼，商民輻輳，兵籍數萬，可恃者不過數千，大軍一至，可保全之。」所述極關重要。末復謂：「如不得命，江南億萬姓從此死無日矣，惟執事進退之。」（文見中興別記卷五十二）尤足見其迫切懇摯之情。文中以「有餉無兵之上海」為釣餌，因當時統帥均苦於餉糈之無着，遂視用兵為畏途，書中數云上海為餉源重地，意即只須兵至，不愁無糧，亦可見執筆者之匠心孤詣，此於國藩從速出師，固有莫大之助力也。

國藩既允蘇紳之請，派鴻章援滬，以淮南風氣剛勁，欲別立一軍，以為中原平寇之用，淮軍之興自此始，並樹「北洋派」之先聲，其營制餉糈與湘軍同，獨用西洋火器與湘軍異。募練成功後，鴻章率湘淮軍五千五百赴滬，自安慶乘火輪越二日即抵上海城南。初李赴滬，由國藩議定，從陸路取道巢含，前赴鎮江。適朝旨敦促淮軍，而乞師蘇紳顧文彬等，又募大批輪船至，遂改由水路。惟乘輪須通

過太平軍境之江寧一帶，當時幕中多以經越敵境爲慮，異議蠭起，國藩皆不聽。馳檄上海道吳煦具舟具餉。蓋此輪由上海會防局與英領事多方交涉，俾保險由輪運兵至滬，英領不許。乃以金誘洋商，並得在船中增竈治餐，以驢馬軍械入船底，且聽官軍之行止，此皆當時乘外輪之破例，付價三十萬五千金。國藩及蘇撫薛煥均以費鉅，擬改由陸。吳煦顧文彬力爭之，煥詢煦資將安出？煦謂由顧某（文彬）任之，煥瞋目曰：「顧某有此力耶？」煦曰「貸之洋商得矣，」煥乃許。及輪抵皖，國藩鴻章皆大喜，松滬人士，亦盛稱吳顧之能，（中興別記卷五十二） 此淮軍初發軔至上海，大有關係於戰局也。

鴻章於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率淮軍起程，國藩於初八日奏報上「李鴻章軍改由輪船赴滬摺」略謂：「湘勇淮勇，本擬取道巢縣含山，據江蘇紳士錢鼎銘等自滬來皖稟稱，上海賊氛四逼，商旅不通，岌岌可危，已由滬局籌款十八萬兩，雇備輪船，入江來迎，以期力保要地。臣察鎭江爲進兵形勝之區，上海爲籌餉膏腴之地，自宜先赴上海，以順輿情。……」 淮軍至滬後，上海防務更固，對於附近太平軍，次第肅清。據「歸廬談往錄」所載：「前此上海駐軍，腐敗奢侈，統將爲知府李慶琛，部兵數千，皆衣錦繡，佩刀斧，出入自耀，有同優孟，淮軍抵境，則均芒鞋短衣，以布帕包首，駐軍笑指爲乞丐。然鴻章意氣甚盛，不受薛（煥）節制，以敵體相見。薛不能耐，與慶琛謀，乘淮軍未動，先復一二城以示威，遂益募至萬餘人，剿賊太倉，不二日全軍敗覆，慶琛走死。賊窮追至上海，薛乞援鴻章，報以奉旨保城，不關戰事。旣賊大集，始登陴固守。旋代薛蘇撫任，大敗賊於虹橋，連克嘉定，寶山，賊逃崑山。當虹橋大戰，鴻章坐胡床橋頭督戰，是役賊死數近十萬，淮軍不過數千，卒竟大克，軍聲彪起，西人相顧，皆以拇指示之。」（卷一十四頁） 此段所云，足見湘淮軍之精神，舊軍腐敗，復妬賢嫉能，宜其覆亡也。淮軍至滬，一新中外耳目，並轉變西人輕鄙清軍之心理，此點極關重要。蓋此卽後來長勝軍服從鴻章之張本也。至上所述，因著者曾參曾李戎幕，尤足徵信。

六　太平軍第二次攻取上海

（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元年）

當咸豐十年太平軍圍攻上海大受敗挫，十一年太平軍小股部隊，仍不斷攻略上海附近。及忠王再克杭州，復率大軍進攻松滬，此次取包圍形勢，較上次聲勢更盛。是時會防局尚未成立，「請師」之議亦未發動，上海防禦，極爲空虛，一聞太平軍大隊將至，中外人士均甚恐懼。李秀成於出師前貼示通告松江上海人民，（徐著已引）雖極力勸慰勿相驚擾，各安本業，而人民見戰爭之破壞與蹂躪，相率逃避。又致書各國領事，（徐著已引） 述其不能不取上海之情勢，請其嚴守中立。上之「告示」「通函」，均謂兵分五路，奪取上海，旋太平軍卽進至虹口，「小滄桑記」記此事云：「聞上海新閘、北新涇等處，皆有賊匪，撫標勇出戰不利，報折三百餘名，陣亡一都

司。」清軍雖竭力抵抗，而衆寡遼不相敵。適北京條約已簽字，外人態度早已轉變，遂由外人出面，協助清軍，驅逐太平。初，太平軍將至上海時，英將何卜 Hope 與滿清議和後，乘艦南下，親至金陵見天王，要求太平軍不得再攻上海，並不得至距上海百里以內之地。天王佯許其請，以一年爲期。及忠王重攻上海，何卜復見天王質詢，天王答以「攻取上海，勢所必然，特時尚未到耳。」（見王韜上太平天國書及上海通商史）外人以外交上既不得要領，迨太平軍將抵上海，富商大賈，多入租界，市井土匪，蠢然思動，英法駐軍，爲阻止其攻取，先致通告於太平軍云：「海軍大將，已得本國政府訓令，太平軍如入上海，或吳松境內，英國法國政府，必用武力抵抗，希望太平軍勿行近該處，致引起衝突，如願遵守此約，海軍大將當竭力阻該二處官軍，有攻擊太平軍之行動。」由此書之立言，卽可見外人態度之堅決。然太平軍視上海爲蘇杭兩地咽喉，並爲最大「取糧」之地，故雖犧牲亦所不惜。於是太平軍以大軍圍攻上海，英人遂以武力干涉，以華爾在滬所練新軍爲主，而以法軍助之。忠王亦親督大軍奮戰，戰爭之烈，逾於前次，因太平軍屢受外人阻撓，仇外之心亦甚熾也。是役法國海軍大將卜羅德陣亡，足證兩軍爭奪之勇。太平與英法於上海四周，戰爭進退至數月之久，太平軍卒不能克，乃退還蘇州，此太平軍第二次攻略上海與外人衝突之情形，而上海戰事，亦從此告終矣。會防局卽於此次戰爭中成立，故英法正式與太平軍作戰。戰事結束以後，上海附近廳縣仍不時發現太平軍踪跡，蘇滬官紳爲鞏固本身計，於是繼會防局之後，又有乞師之舉。蓋會防局乃求協助於外人；請師之議，則求援於自己政府也。迨淮軍至滬，上海之局大定。其時上海周圍，太平勢力逐漸衰滅，以至於蘇杭之失，以至於太平天國之亡，其關係不綦重大哉。

七　與「太平軍在上海」最有價值的文獻——王韜上太平軍取上海策

關於太平軍在上海之史料，除中外書籍及檔案所記載清洪英法各方攻守上海之情形外，對於太平軍與上海最有價值之文獻，莫如天南遯叟長洲王韜所上總理蘇福省（江蘇省）民務關國王宗逢天義劉之攻取上海策，時爲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卽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一八六二年二月三日）正忠王李秀成第二次圍攻上海之際，此書蓋請劉轉致忠王，因見外人守滬極堅，太平軍屢次受挫，所陳之策，既狠且毒。其書後爲清軍所獲，「清將帥閱之大驚，疏聞於朝，江南北大爲警備。惜太平軍不從其計，上海得以無事。」（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其書略謂：「忠王攻滬，民情惶懼，清兵守城者僅有八千，皆倉卒招募，素未練習，所恃者洋人耳。洋人以太平軍阻礙通商，必戰不和，今議決法邦守城，英邦觀野，各行洋商各出一人，西北各城外，皆掘濠溝，築土城，洋涇浜

一帶，皆樹木柵，夷場設有「會防總局」海船所到洋糧不下數百萬石，英法兵士，從香港至者，約四千餘，可謂兵精糧足。英法公使巴學禮，水軍提督巴克，從輪船前詣天京，請大臣轉奏天王無加兵於滬，而天王容衷未可，諸大臣謂：無論前日百里之約，不能從命，（即要求太平軍不能至上海百里以內之地，）即今日加滬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豈能顧通商大局，况中外肯和，則通商之局，亦無所窒礙。巴公使不悅而去。」文中所云，可爲忠王第二次攻滬前，金陵外交之實錄。較之外人所紀，尤爲可信。其策略先敍對於上海僅恃武力之不易成功。必用其他方法，使彼就範，策爲：「明告而嚴討之，陽舍而陰攻之，徐以圖之，緩以困之」等。「明告而嚴討之」即利用外交，與洋人聯絡，曉以戰爭之不可開，商業之當保重。倘洋人不聽，則用「陽舍而陰攻之」之法，即表面似畏懾洋人，不取上海，潛令太平軍人，化裝爲商賈居民，至洋涇浜一帶，賫夜疾趨，刻期大集，四面縱火，聲東擊西，待其懈而擊之，無不勝者。「徐以圖之」如上二策均告失敗，則密令長江上游各地，凡太平軍區域，皆禁止外人通商，使彼自絕。至「緩以困之」則最狠毒，以爲欲取上海，必先絕其手足，斷其門戶，奉賢，南匯，川沙，金山，上海之手足也。松江，寶山，吳淞，上海之門戶也。先將此數處佔領，而禁止貨物之接濟，與帆檣之出入，並蔽錮其聲氣，如此，則各處貨船不能入口，上海百物可立匱竭，用此封鎖政策，洋人亦必艱於食物，相持數月，內姦必生，閩粵之人，必乘機起事，洋場華棟，必付一炬，強者亂而弱者死，洋人亦勢不能禁，上海即可唾手而得。按此四策皆針對當時之情形，實爲攻取上海對付洋人之妙計，足以制上海之死命，故文中對攻取上海，如探囊取物。宜清人聞之朝野震駭，而太平軍反棄而不用，是眞可惜耳。

除上四策外，復有三事爲圍攻上海當先籌及者，一爲「結援，」謂上海游民衆多，且喜滋事，城外圍攻，則彼等生機將絕，若得人糾結之以爲內應，必可爲助。一爲「散衆，」謂上海洋行商店，粵人爲多，可散布謠言，謂城內粵人將爲內應，則粵人危而不安，居民亦疑而自防，內變必生，攻城較易。一爲「儲貨，」上海貨物，素賴瀋遼閩粵之商舶，令出示令暫至白茆，劉河兩處，輕稅招徠，不必查驗。則上海市面，必然散渙，洋人所得必微，卒必與我講和以解困阻。韜之政略，無論大小，均其謀甚精，其計至毒，有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者。倘當時太平軍不專恃武力，用彼計略，則上海必入於太平軍之手。蓋彼時清洪兩方將帥，絕少有通達外情者，如韜之知己知彼，深明洋人心理，上海情勢，未有不收奇效者。故此書實太平軍在上海之第一等文獻，研究歷史者不可不知也。

本篇重要參考書籍

李濱中興別記	曾國藩奏議
徐宗亮歸廬談往錄	故宮軍機處檔案
李圭金陵兵事彙略	吳中平寇記
故宮太平天國文書	姚鐵梅小滄桑記
中國近世祕史	林利太平天國
中國祕密社會史	粵匪雜錄

廿五年，五月於病中寫於五知書屋，與宗周會面紀念。

端午民俗考

徐中玉



提要錄曰：「五月五日午時為天中節」。

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

夏小正曰：「此日蓄采衆藥以蠲除毒氣」。

在目前的時代而要我們考出端午節的發生是在什麼時候，這是一種異常困難的工作，因為古籍所載的很多，說法紛歧，我們無由斷定那一書所說的為對。站在民俗學的見地，我們倒還是從各時各地的風俗，風俗的流變，關於風俗的傳說和故事等各點上去理出一點頭緒，為比較有些興味。

下面將要敍述的許多風俗中，有一部份是直到現在還被我們保存着的。可是也有一部分現在已經看不見了。在這一部份被保存一部份被湮滅的變革之中，悄悄地溜過了多少時光！

（一）沐浴：

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

習鑿齒與褚常侍書曰：「想往日與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浴戲，追尋舊約，旁覩玉儀」。

五日沐浴的風俗，至今還有許多地方保存着。

（二）採藥：

夏小正曰：「此日蓄采衆藥，以蠲除毒氣」。

荊楚歲時記曰：「端午日競採雜藥」。

（三）採艾：

荊楚歲時記曰：「荊楚人以五月五日並蹋百草采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玉燭寶典曰：「采艾懸於戶上，以禳毒氣」。

（四）蹋百草：

荊楚歲時記又曰：「四人並蹋百草，今人又有鬥百草之戲。」

按鬥百草的風俗，據作者所知，保存的地方很多。就像作者故鄉江蘇江陰，也還有這種風俗。其法先各自到山裏去尋草，把種類不同的都拔取一棵，愈多愈好，回來後大家聚在一起比賽，以一種敵一種，誰採得最多的便算勝利。孩子

時代幾乎誰都會來這一手的。

歐陽修描寫門百草的詩道：「共門今期勝盈襜，百草香草簡公詩；五日看花憐幷葉，今朝門草得宜男。」

(五)續命縷：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續命縷，俗說以益人命。」

續漢禮儀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止惡氣。」

風土記曰：「造百索繫臂，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

關於續命縷的來源和最先的命意，有說是爲了屈原：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

石虎鄴中記曰：「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擧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餉神，及作五色縷，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

梁王筠五日望採拾詩有「長綵表良節，命縷應嘉辰」句。

唐明皇端午宴羣臣詩有「穴枕通靈氣，長絲續命人」句。

張說端午應制詩有「願齊長命縷，來續大恩餘」句。

(六)作赤靈符：

抱朴子曰：「或問辟五兵之道，答曰：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於心前」。

北齊魏收五日詩曰：「麥涼殊未畢，蜩鳴早欲聞；喧林尙黃鳥，浮天已白雲。辟兵書鬼字，神印題神靈……」

(七)角黍——粽子：

風土記曰：「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以菰葉裹黏米煮熟，謂之角黍」。

又曰：「端午進筒糉，一名角黍，一名糉，亦作粽」。

端午粽名不一，又有所謂「九子粽」者。如王沂公詩曰：「爭傳九子粽，皇祚續千春」。又有所謂「益智粽」等等，猶如現在所謂豆沙粽子，火腿粽子……

粽子的來源，續齊諧記裏有這樣一段記載：「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君當見祭，甚善；但常所遺，苦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並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八)競渡：

荊楚歲時記曰：「屈原以是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所以並將舟楫以極之。今之競渡是其跡」。

宋郭功父詩曰：「競渡傳風俗，旁觀亦壯哉。櫂爭飛鳥疾，標奪彩龍回。江影渾翻錦，歡聲遠震雷；輕生一餉樂，時序密相催」。

唐張說岳州觀競渡詩曰：「畫作飛梟艇，雙雙競拂流；炫裝山色變，急櫂水華浮。土尙三閭俗，江傳二女遊；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侯。鼓發南湖溠，標爭西驛樓；並驅恒詫

遠，非異日光道」。

唐駱賓王揚州觀競渡序曰：「夏日江干，獨言臨眺。於時桂舟始泛，蘭櫂初遊。便娟舞袖，向淥水以全低；飄颻歌聲，聽淸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諸蛾眉，麗穿波之半月。靚妝舊飾，此日爭奇；絃管相催，玆辰特妙。能使洛川廻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

從這兩詩一序中，我們可見古代競渡時的盛況。至於現在的競渡，較前實又加多了不少新的花樣。

(九)不發火：

琴操曰：「介子推割其腓股，以啗重耳；重耳復國，子推獨無所得。推甚怨恨。乃作龍蛟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驚悟，迎之，終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推遂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鄴中記曰：「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

這兩則記載所不同的乃在不發火的起因是不是爲了介子推？而不發火的事實則無可疑是實在的。

(十)蒲酒，艾酒：

金門歲節記曰：「洛陽端午作朮羹，艾酒」。

荆楚歲時記曰：「端午以菖蒲，或縷或屑泛酒」。

(十一)戴艾虎：

淵鑑類涵曰：「端午以艾爲虎形，或剪綵爲虎，粘艾葉戴之。」 王沂公詩曰：

「釵頭艾虎辟羣邪，曉駕祥雲五色車」。

(十二)畫天師：

同前又曰：「端午都市人畫天師像賣，置於門上」。

蘇轍詩有「太醫爭獻天師艾，瑞霧長縈堯母門」。

(十三)葅龜

風俗通曰：「先節一日，又煮肥龜，令極熟；去骨加鹽，豉麻蓼，名曰葅龜，節日啖之」。

(十四)百戲散樂遊玩：

舊唐書曰：「唐武德初，孫伏迦以三事上諫，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擬五月五日於元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

開元遺事曰：「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貯盤中，以小角弓射之，中者得食」。

萬楚五日觀妓詩曰：「西施謾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鬥麗華；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艷，醉舞雙眸斂鬢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

這裏是關於五月五日的傳說。

(一)抱朴子曰：「蟾蜍萬歲者，頭上有角，頷上有丹書八字，再重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

張說端午應制詩曰：「小暑夏絃應，徽音商管初，齊頤長命縷，來續大恩餘。三殿養珠箔，羣臣上玉除；助陽嘗麥彘，順節進龜魚。甘露垂天酒，芝花捧御書；合丹同蝘蜓，灰骨共蟾蜍。今日傷蛇意，銜珠遂闕如。」

以這首詩裏，我們可以看到好幾種端午的習氣。

(二)道書曰：「五月五日爲地臘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盛衰，外滋萬類，內延年壽。記錄長生。此日可謝罪求請，移易官爵，祭祀先祖。」

(三)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惡疽瘡，取東行螻蛄，治婦難產」。

(四)風俗通曰：「五月蓋屋，令人頭禿」。

異苑曰：「新野庾實家，嘗以五月暴席，忽有一小兒死於席下，俄失所在。其後實女子遂亡，相傳彌以爲忌」。

月令曰：「仲夏陰陽交，死生分，君子齋戒，正聲色，節嗜慾」。

(五)淵鑑類涵曰：「漢武時，端午日取蜥蜴置之器，飼以丹砂，至明年端午擣之萬杵，以塗宮人臂，有所犯則消沒。不則臂上如赤痣，終身不滅，故蜥蜴得守宮之名」。

按以上幾則傳說，大抵是關於醫藥上的。這種傳說，毫無根據，猶如現今所謂江湖派醫法，當然絕無可以令人相信的道理。至於稱五月爲「惡月」，這因五月的天氣每每不入正常時陰時晦，疾病頗易發生，倒是有點意思的。

下面是三則關於五月五日的著名故事。

(一)曹娥故事：

會稽典錄：「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溯濤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遂投江而死。數日，抱父尸出」。

(二)崔信明故事：

舊唐書曰：「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於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矣』。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瞻，雖名冠一時，但其位不達耳』。」

(三)田特秀故事。

困學齋雜錄曰：「金轉運田特秀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應鄉府省殿四試，俱「第五」名，年「五十五」，以「八月十五」日卒」。

於青島山大民俗學研究室



書評

評葉青哲學問題及哲學到何處去

張季同

葉青在作了胡適批判與張東蓀哲學批判兩部量頗巨大的書以後，又出了兩本發表他自己的意見的書，一是哲學問題，一是哲學到何處去。哲學到何處去，是前年出版的，不過我最近才看到；哲學問題是今年出版的。這兩本書中，哲學問題固然比較重要，但哲學到何處去却比較作得好點。然而哲學到何處去已有人說是「一個失敗」了，粗疏草率，在內容及文字上都不如哲學到何處去的哲學問題，便更是一個失敗了。

哲學到何處去的主旨，是陳述哲學消滅論；哲學問題的主旨，則是綜合唯物論與唯心論，由以解決哲學上的種種問題，而歸結於哲學消滅論。葉君在哲學問題序言上說：「本書所陳述的思想，乃是一個創新的思想，非常重要」。這是過度的誇大！書中十之七八的觀念，都是新唯物論所已有的；却也有十之二三，是葉君自己的見解。那十之七八叙述新唯物論已有思想的部分，雖然也有很多不充分不中肯的地方，尚無大的謬誤；而這十之二三他自己的「創新」的見解中，便充滿了種種的錯誤了，現在當分條來說。

一　**并行論與同一論的謬誤**　葉君以爲新唯物論的特徵之一是綜合唯物與唯心，並認爲哲學問題之解決在于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綜合；這點却是與我不謀而合的，雖然也必有人認爲不對，我却是認爲對的。唯物論與唯心論實在是應予以綜合，我很早就有這種意思，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我即感覺到唯物論或自然主義與唯心論或理想主義，各有所見各有所蔽，完全的哲學應是二者之一種綜合；我之所以特別喜歡新唯物論，即以其能含括唯物論與唯心論兩方的貢獻。不過唯心論中是充滿了虛誕的謊言的，想兼綜它的貢獻，却須十二分的謹慎。我認爲如企圖綜合唯物論與唯心論，必須認清一個原則，即是，物對于心的關係與心對于物的作用，不是同一的。這即是說：

一，物對于心的關係，與心對于物的關係，不能只是一個關係。如說物對于心的關係是生出，即物生出心，心對于物的關係是被生出，即心

物所生出，這其實只是一個關係，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

二，物對于心的關係，與心對于物的關係，不能是一樣的關係。如說物對於心的關係是生出，即物生出心，心對於物的關係也是生出即心生出物，這便是一樣的關係。

這第一點尙非錯誤，只是不足；（如認爲只此即足，便是錯誤。）這第二點便大錯了。如認爲物產生心，而心也產生物，這便落入唯心論的迷妄中去了，而決不是唯物論與唯心論之正當的綜合。而葉君却正犯了這個錯誤。葉君認爲物質與精神的關係是

物質——精神——物質

而物質與觀念的關係是

物質——觀念——物質

他說：

物質產生精神，精神也產生物質。（哲學問題頁四六）

物質產生觀念，觀念也產生物質。（同上頁二五九）

說物質產生精神是對的，但精神如何也能產生物質呢？實際上，精神只能改造物質，變革物質；却決不能產生物質。物質產生精神，乃是物質自己變化發展，由粗而精，由簡而賾，而生出與自己相反的精神。精神既出現了，乃能改造物質，使物質變更形態；這乃是就原有的物質而加以改變，使其具有新的容狀，却並不能產生什麼新的物質。一般常認爲人工造成的器物，是新物質，其實不過是物質的新形態罷了。所以物對於心的關係，可以說是產生；而心對於物的關係或反作用，只能說是改造。

或者說：精神所產生的物質，非是自然的物質，乃是指社會的物質，即所謂經濟；兩個物質名同而實異。說自然物質產生精神，精神產生社會物質，不是很妥當嗎？葉君認爲是：

自然——思惟——經濟

他又說：

經濟等於自然加思惟而成之新的高級物質。（哲學問題頁二九九）

其實這也同樣的謬誤！要知道唯物史觀的眞理即在於說社會物質產生而且決定人的意識形態。社會的物質，即生產工具等，如今日所見，機器甚至粗笨的農具，固然是精神所創造；而在原始狀態中，那生產工具却不是精神對于自然有了充分的認識後才創造出來的。原始人民，爲生活需要所迫，自然造出最粗笨的石器來；在最初時，其實不過是就自然中本有的石塊略加以打磨而已，這並不是所謂智慧的產物，反之，智慧倒是它們的產物。你不曉得『勞動創造了人類』，『手發達了腦』等眞確的常識嗎？最拙笨的工程師，固然與蜜蜂不同，是在勞動之前先有計畫與理想的；然而，原始社會中，是連最笨拙的工程師也不會有的。原始的生產，不是工程師所造成的。所以，就社會的物質來說，也是物質產生精神；而後來精神創造新的生產工具，對於原始的生產工具而說，也只是改造，變革而已。葉君也知道：『產生經濟的自然知識又爲經濟之所產。』（哲學問題頁二九七）『有意識的勞動，來自無意識的勞動。』（同上同頁小注）也嘗說：『在生產中還發生了語言，由此思惟得以開始，一切實踐的經驗和事物的認識得以組織起來。』（哲學到何處去頁一三六）那末，思惟之發生，便是在生產之發生以後了，又怎樣能說『有了觀念，便有改造自然的實踐，生出經濟這種新的物質』（哲學問題頁二五三）呢？而

認識——技術——經濟（同上頁四二）

的公式，豈不是錯誤了嗎？

機器，布帛，房屋，用具，一般都稱爲生產品，而製造這些東西的過程，又叫作生產過程，這似乎是表示精神實在能產生叫作生產品的物質，何以必說精神不能產生物質呢？須知經濟學之所謂生產，與宇宙哲學中所謂產生，不同其意義。在宇宙論講物質產生精神，是物質自已發展而生出精神見象。經濟學上所謂生產，其實只是改造物質變化物質的形態，把「不能用的」物質改造成「可用的」而已，這生產乃是對消費而言。

所以，精神對于物質的作用，只是改造。而葉君又以爲，如精神對于物質的作用是改變，則物質對于精神的關係亦可『看作改變』（哲學問題頁二九三）；是『把已有的物質改變爲新的物質』（同上頁二九四）。這更是可笑的錯誤了。物質只是自已發展而生出精神，是內在的發展，並不是有外力把已有的物質改變爲新的物質；而且精神也不能說是新的物質。

葉君認爲唯物論的眞理是

物質——觀念

而唯心論的眞理是

觀念——物質

于是綜合起來，便成

物質——觀念——物質

這樣，葉君的綜合，其實只是「兩半截的拚合」！這種兩半截的拚合，實在與新唯物論之對理的綜合完全無關。因此，我雖然也是主張綜合唯物論與唯心論的，但葉君所謂綜合，與我所謂綜合，實在是完全不相類的。

葉君所以把兩半截的拚合算作綜合，乃因爲他根本不曉得綜合的正當方法，葉君曾說：

> 要解決物質論與觀念論的矛盾，而又只有走綜合論之路，採取綜合方法；並且在綜合的方式中，只有並行論和同一論兩者。（哲學問題頁三十三）

他把並行論與同一論看作僅有的綜合方式，便無怪乎他的綜合只是「兩半截的拚合」了！他雖然也知道要對于並行論與同一論加以修正，其實他的綜合仍只是並行論與同一論的變相。葉君似乎不知道對理才是眞正的綜合方法；而對理的綜合是不可與並行論與同一論的綜合同日而語的。

葉君不但把物質與精神作兩半截的拚合，更把別的許多對立作兩半截的拚合。其中最謬誤的，是把機械與目的作兩半截拚合，他的公式是：

機械的——目的的——機械的（哲學問題頁五七）

說機械的產生目的的，是對的；但目的的如何能產生機械的呢？後一機械的，是指歷史的必然。歷史當然是人所創造的，人的行動皆有目的，而所創造的歷史則自有其必然規律，葉君乃認爲這是『目的的產生機械的的過程』；並以爲是『又復歸于機械見象』。（同上頁五七）這只是思想上的不清楚！須知機械的可以說產生目的的，因在出現上確實有先後之分；而個人的目的的活動，與歷史的必然，是無先後之分的，個人之活動，即在歷史之中，如何能說歷史的必然是個人的目的見象所產生的呢？

葉君更把理性與經驗作兩半截的拚合，他說：『理性也產生經驗』，『爲經驗所產生的理性，亦能產生經驗。』（哲學問題頁一八三）須知理性並不能產生經驗，只能引起新的經驗，使人注意到以前所不注意的罷了，產生經驗的仍是感官與實踐。

葉君似乎不知道統一與同一之不同。對理的基本原則是對立統一，他卻誤會成對立同一。這是他把同一論的綜合誤認爲對理的綜合之一個原因。他把許多的對立，不但看成統一的，更看成同一的。他說：『機械的就是目的的，目的的就是機械的』。（哲學問題頁六十）『有定就是無定，無定就是有定』。（同上頁七二）他又講『必然與自由是互相同一的』（同上頁一一七），『快樂與苦行互相同一』。（頁一二九），『個體與共相互相同上』（頁二三二）。最荒謬的是他把物質與精神也看成同一的，他說：『物質與觀念互相產生，互相轉化』；（同上頁二五三）『物質就是觀念，觀念就是物質，物質與觀念互相同一』（頁二五四）既然物質就是觀念，觀念就是物質，那末唯物論不就是唯心論，唯心論不就是唯物論嗎？其實，物質就是觀念，觀念就是物質，這正是唯心論的結論！要知道『就是』二字，是不可以隨意用的，必須全無分別，才可以說彼就是此，此就是彼；如有分別，便只能說『有其統一』，而不能說『就是』。同一與統一不同，同一是兩物之無分，而統一則是兩物相倚不離。同一則抹殺分別，統一則保持分別。

葉君誤統一爲同一，所以把並行論與同一論的綜合，當成對理的綜合了，結果便得出物質與觀念互相產生互相同一的謬誤結論來。這些，實在由於葉君對於唯物對理法的認識之不足。

二　唯心論的謬誤

葉青說精神也產生物質，觀念也產生物質，理性也產生經驗，這其中的唯心的錯誤，已經是很可觀的了；而他的「創新」的思想中，唯心論的成分尚不止此。葉君還要進一步的使唯物論與唯心論平分真理。他認爲唯物論的正確只在於宇宙根源的說明，而在世界見象的說明上，唯心論是正確的。他說：

> 觀念的正確性，在於現象的說明。（哲學問題頁五〇）觀念論不適於說明根源，……它的真理在於說明見象這一點。（同上頁二二一）

於是他主張把『物質論看成世界的本體和根源的說明，觀念論看成世界的現象和枝派的說明』。（同上頁二六〇）這樣，講宇宙根源要用唯物論，講宇宙見象卻要用唯心論！根源與見象竟是如此不相應的！宇宙的究竟根源是物質，而宇宙的見象卻是精神產生物質！這簡直只是荒謬！須知根源與見象是不能分作兩截的；根源如是物質，見象便是由物而有心。見象是什麼呢？不是世界生成的歷程嗎？在解釋世界生成的歷程，只有「物質論」是對的，「觀念論」並沒有正確性。須知唯心論的正確，只在於說明人的能動性一點。不但在宇宙見象的解釋上，唯心論無正確；即在講人生見象上，唯心論的正確也只是一半。人固能作用於物質，然而物質存在決定人的活動，也不可就忘記了！認爲唯物論是宜於說明根源的，唯心論是善於說明見象的，由以綜合唯物論與唯心論，那只是「兩半截的拼合」！唯物與唯心之真正的綜合，是認爲唯物論在說明根源，見象，以及環境對於人的作用上，是對的；而唯心論在說明人的卓越，人能克服環境上，是對的。

葉君又說：『主觀的觀念論，客觀的觀念論等，都一致主張實在爲觀念所產生，這一點在原則上無可非難』。（哲學問題頁二一三）這還不是盲然的承認唯心論嗎？葉君又認爲新唯物論對於黑格爾所「保存的」，共有六點，在這六點中，有『存在與思惟同一』，及『客觀世界是實踐的結果』兩項

（哲學到何處去頁一四三），這完全是不了解而信口亂說了！存在與思惟同一，是黑格爾哲學的中心原則，新唯物論何嘗承認它呢！如承認這個原則，便也是唯心論了。新唯物論所承認的是存在決定思惟，思惟反作用于存在，這是不能理解爲存在與思惟的同一的！如承認客觀世果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也是唯心論；新唯物論所說的是客觀的社會是實踐的結果，人能變革世界，而客觀世界是在人類之前久已存在的。

葉君在講共相與個體的問題時，更彰明較著的承受唯心論，他說：

> 個體實在，共相不實在，是就認識論而說的，共相實在，個體不實在，是就本體論而說的。它一方面，個體在先，共相在後，也是就認識論說的，共相在先，個體在後，也是就本體論說的。（哲學問題頁二二八）

物論在本體論上會承認共相實在，個體不實在？會承認共相在先，個體在後？這完全是向唯心論投降了！

葉君要『在本體論上承認共相比個體實在之說，在宇宙論上承認共相先個體之說』（同上頁二三四），以爲『作一切個體之共相的是物質，所以在一切個體之先的共相也就是物質了』（同上同頁）。這完全不了解所謂共相之意義！作爲一切個體之共相的可以說是物質嗎？須知一切個體之共相乃是最普徧的形式，而不是物質。物質如原子電子等，不是一切個體的共相，而是一切個體的組成元素。即說物質是一切個體之共相，（其實不能說），也只是抽象的物質，而不是實在的物質。葉君之「物質論」，原來是抽象的物質論！

葉君不但爲唯心論辯護，更爲宗教張目，他認爲宗教是一種「智識體裁」，更說『宗教的方法爲觀察』（哲學問題頁二四三），原來宗教是與科學有不少的同點的！

三　機械論的謬誤　葉君之自命爲「創新」的思想中，不但充滿了唯心論的謬誤，更有機械論的謬誤。他不了解對理之精旨所在，而執着正反合三段的公式，于是認爲對理是一種機械論！他說：

> 辯証論是機械論的一種，由于事物的自身而發生正反合三階段的進化，不是機械的現象嗎？（哲學問題頁六七）

他又說：

> 生成進化的形式爲機械的辯証歷程。（同上頁七四）

要知道對理根本是反對機械論的！對理的規律不是正反合三段的公式，對理的發展歷程不一定只是三段！執着三段的公式的是黑格爾，與唯物對理無關。唯物對理的精旨乃在于對立統一，質量互易，否定而又否定。唯物對理與機械論的同點，只在於都是有定論的，然不能因此而即認爲對理是一種機械論！

機械論喜歡講還原，葉君也講還原，他說：

> 一把價值還原於事實，衡論價值不能外於事實了。於是價值判斷遂與事實判斷統一。（哲學到何處去頁五八）

衡論價值固須根據事實，然而不能將價值還原於事實；價值判斷不能只是事實判斷！葉君完全不知道其分別，他只知價値與事實之統一，而不知其對立。

由葉君的機械論思想，遂導出他的公式主義。他這兩本書，尤其是哲學問題，全部只是公式之堆積。他不問事實合不合，總要套上他那個『物

眞——觀念——物質』的公式；而他這個公式，根本是不對的，物質可以說是產生觀念的，觀念却不能說也產生物質。然而他並不自知其錯誤，反以爲是一個萬應的法寶，各處應用。他這本哲學問題，實際上除了一堆堆的公式外，別無內容。而葉君反以爲科學之進步，在於成立公式；更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完全是公式的堆積，他實在不了解科學之精義與馬氏經濟學之性質！

四　哲學消滅論之謬誤　葉君的中心思想是哲學消滅論，這也是由其機械論而導出的謬誤見解。現在當分析的予以批判。

（1）哲學與科學之合一　葉君以爲哲學與科學將趨于合一，因而哲學必歸于消滅。恩格斯曾再三宣說哲學與科學將歸于合一，葉君乃認爲恩格斯也主張哲學消滅論，其實恩格斯並沒有講過哲學消滅的話。哲學與科學是將歸于合一的，然而哲學與科學的合一不能理解作哲學的消滅。在哲學與科學之合一中，哲學並非被取消，不過其地位與以前不同了而已。說舊哲學消滅是可以的，汎說哲學消滅便錯誤了。違乎科學或自命爲超乎科學的哲學消滅了；而合乎科學與科學相輔互益的哲學，不但不消滅，且將有大發展。葉君的哲學消滅論，與蘇俄機械論者的哲學消滅論很相同；蘇俄的機械論者認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即是現代自然科學之一般的結論，此外別無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這與葉君的見解，有什麼不同嗎？果然，葉君認爲這是『對的』（哲學到何處去頁二二四）。由此也就可知葉君的哲學消滅論與其機械論思想的關聯了。

（2）所謂三種智識體裁　葉君哲學消滅論之根源在其三種智識體裁論。他以爲人類智識史上，有三種互相獨立的智識體裁，即是宗教，哲學，科學。把宗教認爲是一種智識體裁，這完全是唯心的荒謬見解。宗教也是智識？宗教是由觀察自然而得到的智識？他實在不曉得智識的意義，不知道智識與迷信的分別何在！而認爲哲學與科學是兩個獨立的各占一個時代的智識體裁，也是謬誤的。在歷史上，哲學與科學是交相滲透的，哲學開始了不久，便是科學的開始。你能不承認希臘的數學，天文是科學嗎？不要只看名義，牛頓的物理學也曾自稱爲哲學，你就認爲不是科學了嗎？在實際上，並沒有一個時代，是哲學獨占智識界，而沒有科學的。葉君所說『哲學是在宗教之後，科學之前，單獨支配一個時代而研究一切和說明一切的智識體裁』，（哲學到何處去頁五）以爲有『哲學獨佔智識領域時』（同上頁八九），都是不看實在歷史的隨意謾談。葉君認爲哲學獨自爲一個智識體裁時，它能單獨的發見眞理，他又認爲黑格爾是最後一個哲學家，他說：『黑格爾以後，再沒有能單獨發見眞理的哲學家了』（哲學到何處去頁二二），那末黑格爾當然是一個能單獨發見眞理的哲學家了，然而葉君也知道：『黑格爾是注意于科學的，而當時科學却又開始生成發展的研究，這是他發見辯証法，沾染物質論的條件』。（哲學到何處去頁一一三）那末黑格爾還是單獨發見眞理的哲學家嗎？老實說，自古代以來，哲學與科學即在互相影響中，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學說，都是當時科學的反映；至于近世，更不必說了！所以三種智識體裁的說法，根本是謬誤的，宗教不是智識體裁；哲學科學是智識體裁了，然而又決不是相互獨立各占一個時代的！

（3）哲學與玄學之混同　葉君所認爲是哲學的，其實乃是玄學，他是分不淸哲學與玄學的。他論哲學的性質道：

哲學是玄想的思惟演繹，概觀全般，探究本體，追求根源，以造成一個綜合的體系來說明全部見象的知識○（哲學到何處去頁一六七）

他又說：

它（哲學）的本質是玄虛的，思辯的○（同上頁二三二）這不正是玄學嗎？葉君不知道有不是玄學的哲學，在他的意思，如不是玄學，便不是哲學○而他所講的哲學消滅，其實只是玄學消滅，他說：

消滅的哲學，就是玄學的哲學○（同上頁二三三）

講玄學消滅論是可以的，然而玄學不即是哲學！

（4）名詞的爭執　葉君講哲學消滅，那末新唯物論也歸于消滅嗎？他還沒有那樣荒謬的主張○他認爲新唯物論不是哲學，而是科學的理論○他說：『新物質論變了質，不是哲學，而是科學理論』（哲學問題頁二七二），是『科學的理論形態』（同上頁二七三）然而科學的理論形態，如何不同於哲學呢？葉君以爲『科學的理論』，是作『外的綜合』，『作組織各種科學結論的工作』（同上頁二七六）的，這還不就是哲學嗎？葉君又說：

如果仍然把它叫作哲學那末哲學只是一個純粹理論的意思，第一原理的意思○所謂純粹理論，所謂第一原理，就是邏輯公式，關於自然，社會，思惟的一般原則○（哲學問題頁二八三）

哲學不是純粹理論的意思，第一原理的意思是什麼呢？說一般哲學不是第一原理的意思，不是奇談嗎？然則哲學與所謂科學的理論的分別，不只是名詞上的嗎？這樣，葉君所說『成爲科學的理論的物質論，失掉了從來的獨立性，因而失掉了從來的哲學性』（哲學問題頁二七三），所謂哲學性其實只是玄學性；他又說：『新物質論只是科學的理論，作方法用，不是從前的哲學的物質論了』，（同上　二七五）所謂哲學的物質論其實只是玄學的物質論了！

葉君的說法，更有可怪的，他說：

審查科學的概念，這已有所謂科學的哲學了，固不必哲學○（哲學到何處去頁二一）

科學的哲學，不是哲學之一種嗎？葉君又說：

新哲學……它的性質與從前的哲學迥然不同，它不是獨立的智識體裁，它只是科學的理論，科學在理論階段上的總的緒言和結論○（哲學到何處去頁二三）

他更說：

這種由科學發展到高級階段結晶出來的理論，實在就是自然社會思惟的運動和進化之一般的說明○所以這種高級的科學理論或理論科學，我們把它叫作科學的哲學，或哲學的科學，均無不可○……倘然我們要以通常的哲學術語去名它，那便是近代物質論○（同上頁七七）

其實「自然社會思惟的運動和進化之一般的說明」，就是哲學，科學的哲學，雖與以前的哲學不同，也幷非不是哲學○葉君又說：

辯証的物質論，雖然是哲學，其意義却不同于前，它只是純粹理論或第一原理的意思○（哲學到何處去頁二三三）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葉君爲難的情形了，他一方而要主張哲學消滅，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認新唯物論是哲學，於是不得不造作了一些名詞，什麼科學理論，科學的理論形態，而認爲第一原理的研討便不是哲學了！要知道哲學就是純粹理論或第一原理的意思，科學是不說第一原理的。

（5）　哲學之當前的任務　葉君說：

> 物質論，……在科學如此發達的今天……除了吸收科學的理論作綜合的說明外，沒有研究可言。（哲學問題頁二七二）

這完全不曉得哲學之當前的任務，更于現代科學的危機全無所知。須知現在的科學是舊唯物論所導出的，固已有了很高的發展，然而因爲舊唯物論的基礎不穩固，最近乃發生種種危機；要渡過這種危機，實在需要新唯物論作指導原理。現在科學是用歸納法得出的成績，結果發現了許多矛盾，然卻不能解釋矛盾，這實在需要對理法。唯物對理法對于自然科學，尚不會盡其作用，不但不會盡其作用，自然科學家尚在藐視唯物對理法，這也是因爲唯物對理法尚不會以完整嚴密的形態表示出來。現在哲學，在使科學由專用歸納法而兼用對理法，以解除危機上，仍是有偉大的積極作用的。然而這些葉君全然不曉得！葉君又說：

> 所謂哲學，新哲學，不就是政治學，策略學麼？蘇聯辯證的物質論者提出的列寧階段，就是這些。（哲學到何處去頁二三五）

這更完全不了解新哲學在實踐上的作用之意義，不曉得所謂列寧階段的意義。新哲學是行動的指導，然而不能說即是政治學，策略學。伊里契不止是一個實踐家，政治思想家，而是對於宇宙論知識論都有貢獻的！

（6）　思惟科學之已然　於是葉君乃更想出怪誕奇特的花樣，要開創思惟科學。他要『開始思惟科學的研究』，主張『爲思惟科學奠定基礎』（哲學問題頁二五四）。但是思惟科學還待今日才開始嗎？邏輯在二千年前不是已經成立了嗎？即說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不够科學，而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的新邏輯，即符號邏輯數理邏輯，能說不是科學嗎？葉君也承認數學是思惟科學之一，數學的成立不還更在邏輯之前嗎？葉君說：思惟科學，『它的成立在今天是沒有問題的，……只不過在舊的觀點籠罩下的人們沒有認識出來而已』（哲學到何處去頁一九〇）。又說：思惟科學，『還有成立的問題須得解決』（同上頁一九八）；『思維科學的問題確是建立的問題』，『二十世紀其將爲思惟科學出見的時代乎』？（同上頁一九九）這些，完全是夢囈！思惟科學豈待二十世紀來建立？在二十世紀，思惟科學還有成立的問題須得解決？這只能令人懷疑葉君對於科學史的知識之程度而已！

葉君又曾作了一篇文叫作「思維科學的必然」（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也極荒誕，在現代，共實只能說『思惟科學之已然』，舊邏輯固已有了二千年的歷史，兩種新邏輯（數理邏輯與對理邏輯）也久已有偉大的貢獻，實在用不着葉君再來嘵舌，說什麼思惟科學之必然！

葉君的開創思惟科學的主張，也是由其機械觀點而來的，他認爲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惟科學是科學發展的必然順序，這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公式主義者的謊言？他又說：『思維科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綜合』（哲學

到何處去頁一八六）這完全是黑格爾三段公式之應用了！事實上，能說自然科學是正，社會科學是反，思惟科學是合嗎？

在論思惟科學，葉君也暴露了其唯心觀點，他說：『思惟現象就是認識現象』（哲學到何處去頁一八四），認識就是思惟，非唯心論而何？他又把「文化學」看成等于「意識學」，認爲『是對一切觀念形態作總的研究的科學』（同上頁一九八），他不知道文化不是觀念形態而是生活形態，文化學不是思惟科學之一而是社會科學之一。

由上，可知葉君的哲學消滅論，實在全無是處；而他所以有這種謬誤議論，乃是由于他的思想不淸楚！

五　哲學抹殺論之謬誤

葉君不只鼓吹哲學消滅論，他更把費爾巴哈以後的一切哲學，都一筆抹殺，甚至連費爾巴哈也不認爲是哲學家，而認爲是科學家。他這種意見，實可稱之爲哲學抹殺論。他說：『德意志古典哲學之終結，在我的理解，就是哲學之終結』（哲學到何處去序言），其實恩格斯說德國古典哲學之終結，是有分寸的；他不說是哲學之終結，而說古典哲學之終結，又不只說古典哲學之終結，而說德國古典哲學之終結，這不是疏忽，而是有道理的。然而這些葉君全然不知！他論費爾巴哈時說：『近代哲學，亦遂告終于此』（同上頁一六），而又認爲黑格爾是最後一個哲學家，於是乃認爲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即是科學，新唯物論綜合哲學與科學，其中哲學是黑格爾，其中科學便是費爾巴哈！（同上頁一六六）認爲『費爾巴哈是機械觀時代的科學理論家之最後的一個』（同上頁一六八）把費爾巴哈也算在哲學以外了！

葉君又說：創立系統的哲學家，『二十世紀，除開柏格森，簡直沒有一個人』。（哲學問題頁二八二）他竟不知道在柏格森以外，還有亞歷湛德（Alexander），還有胡塞爾（Husserl），還有懷悌黑（Whitehead），這還是依據科學結論或方法而建立系統的，但也有不憑科學而建立玄學系統的，即麥克泰迦（McTaggart）。

對于較新唯物論爲後起的哲學，不承認其爲眞理是可以的，然而不能不承認其爲哲學。予以批判是應該的，然而不應隨便抹殺。哲學論戰之正當的態度是批判，不是抹殺；隨便不批判的抹殺，是不會眞實的予以克服的。

葉君又宣稱：『經過二千多年的爭論，在這時宣告結束，以後沒有哲學問題』。（哲學問題頁二六九）這也不過表示其有敢於妄說的膽量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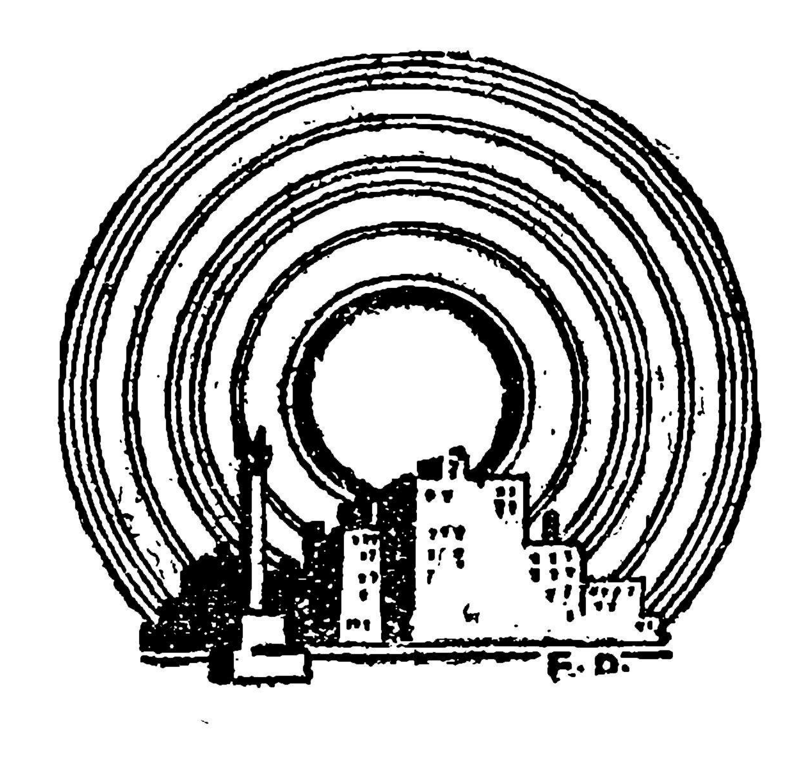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還要指明一點，即這個哲學問題的作者，實在並不懂得哲學問題是什麼！他認爲哲學問題不是關于世界人生知識的問題，而是哲學各派理論中的矛盾應如何解決的問題（哲學問題頁五）！這顯然把哲學問題由現實的實在問題，降爲書本上的問題了；把哲學問題由活潑潑的事實問題，消解爲哲學史上爭論的問題了！除了哲學史上的矛盾外，便無所謂哲學問題！這顯然只是最劣的唯心見解，一般唯心論尙不至于如此呢！

由于葉君不認識哲學問題，所以他所討論的哲學問題，實並不是眞正的哲學問題；而他所討論的，更不完全。在宇宙論上，他只討論了三個問題，而時空，對理，都沒有討論到。在人生論方面，他忘記了社會與個人一個大問題，而他討論的「它律與自律」，「結果與動機」，其實只是道德學的問題，不是人生論的問題。在知識論方面，他所討論的「經驗與理性」，「感覺與思維」，其實乃是一個問題，他却無緣無故的分爲兩節。講實在與觀念一節，又完全不曾把握着問題之肯綮；而知識的社會性，也不曾專節討論。

葉君所討論的問題，實在不完備，而他却說哲學問題他已完全解決，以後沒有哲學問題了，那不是過于膽大了嗎？

葉君更喜不問是非不求甚解的訾議他人。他在哲學問題附錄中說：「張申府和張季同把這種綜合解爲調和，折衷，顯然錯誤」。（頁二九〇）這完全是無根據的！關于吾兄申府，自有吾兄駁辯，但就吾所知，他實在沒有把綜合解爲調和折衷的意思。至于我自己，更根本沒有那種傾向。我們可以說：假如張季同果然把綜合解爲調和折衷，那末確是顯然錯誤；但如張季同不曾把綜合解爲調和折衷，而葉青如此說，那末只是葉青顯然錯誤！

葉君由宣揚新唯物論，批判胡適與張東蓀二君而得名，而他自己的思想中，竟有不少的唯心論及機械論的成分，這是值得惋惜的。這兩本發表他自己的見解的書，無疑的都失敗了。當然，這兩本書中也有好的地方，哲學問題中人生論方面自然與人類的一節，講得頗周到；而它律與自律，結果與動機二節，雖然不是人生論的問題，內容却講得還好。哲學到何處去中，歷史的考察，講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的思想發展，甚爲簡明清楚。我們以上的批評，也許不免稍苛，然而「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如一個初學，有這些誤謬，是不足以責的；而葉君也竟有這些謬誤，便不能不予以糾正了。葉君想作一個哲學的結束者，思惟科學的開創者；結束哲學只是妄想，而開創思惟科學，葉君却來遲了！不惟邏輯數學以及精密的新邏輯久已成立，而「知識學」亦久已爲他人所宣說了。葉君這本三百多頁的哲學問題，據他自己說，只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寫成的，其態度之草率可見。就一個月的時間而論，能寫這樣的書，的確也算難得；然而更愼重些不更好嗎？我忍不住要勸告葉君一句：不要把哲學研究看成太容易的，潦草作成的書，縱然流行一時，是會被人遺忘了的！



外論介紹

東亞的安定

The "Stabilisation" of East Asia

The Round Table, June, 1936

最近英國的「圓桌季刊」上有一篇文章，評論日本二二六事變和最近的對華政策，頗可一讀，茲述其大意如下。

該文首先分析二二六事變的原因，說民政政友兩黨的鬥爭是主要原因，軍部與政友會結合，共同防止民政黨的掌握政權是事變的主要目的。此說是否姑且不論。不過它特別指出，暴動的結果所以能使政府完全改組，原因是自本年開頭以來，海軍漸漸接近陸軍，在對外政策上，主要問題意見已歸一致。它說，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中，海軍和陸軍是對立的，海軍的主張是廢除華盛頓條約，取消比率制，如果為英美所拒絕，便不參加任何限制海軍軍備的協定。海軍要貫澈它的主張必須動員全國輿論作它的後盾，同時避免國際糾紛以減弱日本的國際地位，尤其是要避免在大陸上積極活動。因此海軍全力支持岡田內閣。但自本年初，日本退出倫敦海軍會議後，岡田內閣對海軍的任務便算完了，海軍界漸認識與陸軍的共同利益，即是：一，極力增加軍事經費，二，極力謀取燃料與金屬的供給，以為充實國家戰鬥力的準備。

談到日本的天然富源，在現今幾個大工業國家中，除了義大利之外，是最缺乏的，煤鐵的儲蓄量既非常之少，煤油幾乎完全沒有。日本的工業和國民經濟在平時便仰賴於煤鐵石油等的輸入，在戰時，如果這種供給斷絕，便感到異常的危險。因此她急謀在國外取得原料的供給地。

剛好對岸的中國擁有豐富的煤的寶藏，據可靠統計，約有二千五百億噸，其中有很多質料極佳的熟炭，可為冶金之用，這是日本所無的。中國煤大半在山西，佔全國儲藏量百分五一•二五，但它的生產量只為全國生產量的百分之八，山西與河北都產質料很好的熟炭，這在滿洲便很稀少。這樣看來，去年關東軍所進行的華北五省獨立運動，意義是很明顯的。

三月二十五日廣田首相對外國記者談話，說日本對外政策的目標是使東亞的「安定」和與外國維持友誼關係，特別要促進中日「滿」的合作。所謂中日「滿」的合作即是造成所謂日「滿」中經濟集團，因為日本特別重視所謂東亞的「安定」，所以一再促進華北五省分離運動。現在日軍大概不會在平津以外有所動作；如真有所動作，關東軍將首先佔據察哈爾綏遠，再沿大同趨太原，佔領山西。無論如何，必先佔據察哈爾與綏遠，作進攻華北的準備，同時並可防止蘇俄從外蒙來干涉。

至於日俄的邊境衝突只是一種虛聲恫嚇，作討價還價的姿勢，並不是日本眞有意和蘇俄開戰。一九三二年時日本如果不進兵上海，減弱其力量和國際地位，她奪取蘇俄的濱海省是很容易的。如今時機已竟逝去，對俄開戰，犧牲重大，且無勝利的把握，即使勝利亦恐得不償失。因蘇俄的富源在歐洲和西伯利亞的西部，不在西伯利亞東部和外蒙古，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目標不是海參崴或庫倫，而是天津和上海。說到最後，日本大陸政策的目的是中國，不是西伯利亞，不過為實現其對華的野心，必須在中國與蘇俄間奪取一塊領土，將中俄分開，並在蒙古樹起軍事的邊界以防蘇俄。蘇俄當然也很想解決和日本的糾紛，因為雖說蘇俄政府聲言不放棄一寸土地，不許日人侵略外蒙，但它最關心的還是歐洲方面，歐洲方面的威脅遠較日本的威脅為嚴重。因此蘇俄願意和日本妥協，以便集中力量於歐洲。所以日俄關係是有弛緩的可能，而關東軍的目光即將轉向西南。（奉生）

美國在華投資現狀

America's Stake in China

Current History, May, 1936

T. O. Thackrey著

五月份「現代史料」載有What's Left of China 一文，其中有一節述及美國在華投資之現狀，茲將其節述於次：

美國在中國投資，以交通建設方面為多。最近又有中國鐵路代表團，在美國商借兩萬萬金元，以為建築鐵道之用，現正在談判中。目前中國，因為鐵路與公路的價值相差太遠，所以努力於公路的建設，而忽略了鐵路。建築公路，每英里至少需一千金元，至多三千金元。建築鐵路，二尺寬的軌道每英里需三千金元以上，但普通標準軌道，每英里則需一萬八千金元至四萬五千金元，地皮價值，還不在內。兩者相差，當然距大；不過目前中國的鐵路，未免太感缺乏，依照精密的統計，中國每三百立方英里或每七萬人中有鐵路一英里，但在英國，每四又四分之三立方英里或每二千二百人中有一英里鐵路，美國則每八又二分之一立方英里或每三千三百人中，就有鐵路一英里。比較起來，中國自然要相形見絀。就拿公路來說，自一九三三年以來，中國已有四萬七千英里公路，但其中百分之九十，路面皆不十分堅固，和英美等國比較起來，也不知要差了多少。

上海方面的電話公司和大水電廠，都是美國人的資本；同時中國商界航空股票，美國也要佔其牛數。估計起來，美國對華投資總額，至少要在二萬萬金元以上。這樣大的數目，當然不能等閒視之。而且，國內外的商人，更應該互相合作，以便和英，法，日，意等國在華各種經濟集團，作一個有力的競爭。

美國在中國既有這麼大的投資，那麼對於保護方面，自然也不能忽視。目前美國在華實力，有海軍二千人，陸軍一千人。同時駐亞的艦隊，也有六千人左右。對於僑民保護，當然可以應付裕如。美國政府，在華並設有商務官及法庭，以解決僑民間一切糾紛，每年開支，也達五十萬金元以上。

美國在華投資，所設工廠，並不一定要用美國原料或美國人工，也沒有在國內應盡的一切義務，所以比較自由，比較易於獲利。

投資總額之四分之一，是中國政府的各種債券，其餘一部分，則為各種電報，電話，電氣事業。此外，中國國家航空公司股本的百分之四十九，也為汎美航空公司所有。該公司對於橫渡太平洋之美機降落中國土地問題，正在向中國政府交涉，希望獲得圓滿的結果。

此外，美國教會在中國所有的物質資產，如所設立之各級學校等，實際數目，雖然難以統計，但是大體估計，至少也總在五千萬金元以上。（蔭恩）

歐洲能避免戰禍乎?

Can Europe Avert War?

The Nation, May 27, 1936

過去一週中，奧地利內部戲劇化的演化，又將使歐洲和平之微妙的平衡發生動搖。英法二國對於史泰漢堡之去職，似暗中予以贊助。在該國內極有勢力之社會主義者，國社黨，及內衛黨反對之下，舒斯尼格及萊德（either）二人是否能有力量維持政府，乃一值得注意之問題。脫舒斯尼格不幸失敗，則國是殊不可料。德國國社黨之急進分子所最希望者即爲奧國國內糾紛之再起。希忒拉於萊因成功之後雖未必有二次冒險之企圖，然爲新事態所迫，或竟亦作此舉，亦未可知。一般認爲英法均不以武力助奧獨立，因之愈有國社黨得勢之危險。一般認爲墨索里尼寧不惜訴諸武力，亦不肯使德軍佔據伯倫納山隘 (Brenner Pass)。但希忒拉佔領萊因之教訓使一般國社黨人咸信如無英國之帮助，法國絕不肯用兵，英國則在任何情形之下，亦不肯開戰。

國聯在名義上乃一反對侵略之機體，故國聯存在一日，奧地利當然可以保持其相當的安全。惟在目下，國聯亦非一有力量的武器。義大利宣佈退出，則日內瓦七强代表僅存其三。經濟制裁收效綦難，又由於大多數之主要國家不能合作，於是制裁乃不可能。義大利戰勝亞比西巴亞與日本勢力之深入華北，尤予人以悲哀的感想，認爲在目前之世界上，絕不能尋得一保障安全之工作。瓜地馬拉之退出國聯，實南美諸國相率作大舉退出之嚆矢也。

目下殘缺之國聯，不得將歐洲置於法西斯戰爭製作者之手，而任其擺佈。在一缺乏法律之世界，絕難尋得安全。任何國家亦不能脫離漩渦而孤立，英且不能，何有於奧?奧如企圖孤立，眞乃至愚之舉。於今國防愈事努力佈置，則大禍來臨之恐怖亦愈增劇。國與國間之聯盟可以使大强如法與彼者暫時免於戰禍，但其歸也此等聯盟適足以使每一戰爭都能捲全世陷入於戰爭之漩渦。英首相包爾溫不知採取一有力之措施，乃提議修改國聯盟約，冀能遏止國家主義之恐怖的潮流。包爾溫曾以取消盟約第十六條（即制裁條欵）爲條件，而希望日，德，義，美能與國聯立於同一陣線之上。盟約第十六條之取消，實足以防止以威脅而謀和平，而國聯則可保全爲一協調之機關。

盟約第十六條删去後，國聯雖亦有其使命可盡，此理至明；但勇將在最後防線上，必不肯作一戰略的退却。以目下情形而論，盟約之任何修改，在羅馬，柏林，東京三方，必認此爲非法西斯國家的懦弱行爲，以是彼等之侵略政策，將獲得鼓勵，彼等將在不與其他列强發生直接衝突之條件下，而進行侵略的行爲。倘吾人直率言之，則彼非法西斯之列强，寧願將華北，內蒙，福建讓於日本，亞比西尼亞歸義，允許德國吞併麥美爾 (Memel)，波羅的海[illegible]以及捷克。德義因奧國問題所發生之不歡，可以各分勝利品一事彌縫之。一般和平主義者甚至認此等開展亦較勝於一全世界之塗炭。此言或亦良然?惟誰敢保証此等以戰爭爲能事之國家於得到不勞而獲之勝利品後，必能安然滿意乎?

在近代史中，足以使悲觀主義者完全勝利，殆無過於今日。數月以前，尙有對希忒拉侵略行爲團結反對的機會。但此戰爭機會今日已不復存在。且戰爭之希望，亦完全死滅。在亞國亡國之頃，國聯似尙能保持正誼。國聯雖受到不少壓力，然對義迄未取消制裁。惟消極的行動，斷不能挽救國聯。如欲令希忒拉對於侵略的危險，能得一印象，則對義必須予以嚴厲懲膺的。至於採取任何其他之途徑，歐洲均不能避免戰禍也。(西夷)

英國對歐外交政策

The British Part

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社論

本報近日登載許多讀者投函，指示英人對於英國外交政策當前問題意見殊爲分歧。有若干投函專門討論義國兼併亞國後之歐洲形勢。尤以主張維持或取消制裁問題由原來通過實施制裁各國採取共同行動。英國之拒絕單獨放棄制裁及必須經由國聯解決之政策，甚爲正當。蓋制裁之實施性質本非永久，而實施於各地條件亦須加以修正者也。今日義大利固予和平機構一嚴重打擊，他日義國受他國侵略時，恐亦將求救於國聯矣。

對義問題意見之歧異其基礎爲贊成戰爭或和平。英國最近有一部輿論甚有力量，即强大之國聯可使維持區域和平之範圍與責任更趨顯明。此種觀念即在他國亦漸普遍。此將爲國聯大會政策之樞紐。東歐之希士，中歐之小協約國，北歐之挪瑞諸國及比荷等，目的亦將相同。吾人希望法國之新政府亦可自由表示意見。南美諸國素即贊同爲非戰公約一部之國聯盟約。美國雖不能合作，表示同情當無疑問。蘇俄政府目前當然亦無侵略企圖。

無論如何，各國人民皆屬贊同和平。如有侵略國家敢於挑動二次世界衝突，定然遭受有力抵抗，而且將無一人能以倖免。凡曾親見大戰之人士，對此種預計，殊難獲得慰藉。如果人類文明尚須存在，必須有一改良和平制度以替代之。此種責任端在西歐之英法德三國。德國今日對重行計劃和平基礎有充分權利。如果德國採取相反政策，使世界半數以上國家採取維護和平步驟，對於德國並不有利。惟調和德法亦非易事。

此爲歐洲大局之輪廓，英國究竟採何種方策？制止侵略與戰爭仍爲英國行動之指導原則，如果破壞此項原則，英國殆難容忍。世界無此類國家對侵略發生地帶不顧軍略與地理關係一概負起防衛之責，英國不致自告此類奮勇。縱令對於侵略需要武力應付，亦爲接近肇事地點及能立即有效行動各國之事。其他各國可充彼等裁判。惟英國對於侵略法比之領土曾誓言予以無限制之援助。英國亦願與地中海各國相同之保證，苟地中海通遠東之自由遭受干涉，英國將毫不遲疑以全副武力制止之。因爲此種保證，和平方能脚踏實地。

關於希忒拉之和平提議，非宣言而已。實需德國行動，此亦爲法國所亟待者。惟英國必須爲一和平之創造者，非僅擔任裁判已也。吾人責任在瞭解德國之眞意。吾人對於有組織的和平之貢獻，厥爲迅速完成吾人國防計劃，此完全爲吾人職責內之事。民主的自我批評有時常較有紀律的獨裁之靜默有缺點。英國本國對於英國政策之批評并非對外交觀察者之安全指導。英國之領導地位，須有實質後盾。在目前情形下，英國軍備需加充實。是以英國政策有三種要素，對於世界之立場，與德國堅決談判，及迅速充實帝國防務。（季康）

海峽設防與英蘇關係

The Dardanelles Again

From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Berlin

最在因爲地中海形勢，日趨重要；所以土爾共的海峽防設問題，也變成亟待解決的了。

根據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The Treaty of Lausanne）的規定，各國船隻得自由通過韃靼納爾及波斯福魯斯兩海峽；土國政府並禁止在海峽地帶設防，而由英法義日四國負保証之責。這樣一來，不但土耳其的主權蒙受損害，對于她的領土安全，也是一種威脅。因此土耳其人對于此項規定，自始表示反對。當洛桑條約簽字時，土耳其代表團主席曾代表政府提出口頭抗議，略謂「海峽地帶的禁止設防，使土政府無法保護君士坦丁堡，東塞雷斯（Eastern Thrace）及馬摩拉海（The Sea of Marmora）之安全。且一遇戰事發生，交戰國都將設法進佔海峽地帶，殊感危險」。所以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土耳其人時時都想解除此項苦痛。

土耳其海峽地帶的南方，就是義大利的海軍根據地多達喀尼斯羣島Dodecanese Islands）。自從土耳其加入對義制裁陣線後，她時時感到義大利海軍的威脅。因此土耳其一面接受英國的邀請，加入對義制裁；一面就在本年四月間通告國聯及洛桑條約各簽字國，要求恢復海峽地帶主權之完整。

英國和義大利在地中海上爭霸，既然需要土耳其和她合作，自然不致反對土耳其的要求。況且英國縱使反對，土耳其也儘可採取片面行動，所以英方又何必故作難人？此外英國却還有一層深意，這就是：英國想利用土耳其的恢復海峽設防，來限制蘇俄黑海艦隊的自由闖入地中海。

由今日土耳其海峽問題中反映出來的英俄海軍關係，實在和十九世紀時無異。當一八〇九年時，英國為要保持由本國經地中海而達印度的海道安全起見，即已利用土耳其來封鎖韃靼納爾和波斯爾魯斯兩海峽，以絕俄國黑海艦隊交通地中海之途徑。英國又于一八六四年幫助土耳其在海峽地帶增築新式防禦工程。不料到了歐戰發生後，土耳其却加入德奧同盟方面；而此項海峽地帶堅固的砲壘，反使英國海軍遭遇重大不利。因此當大戰告終，討論和議時，英國堅持土耳其海峽不得設防，各國軍艦可自由通過。原來當時蘇俄正當革命之後，元氣未復，黑海艦隊，亦已覆滅，英國自可無顧忌了。

可是自從洛桑條約簽訂後，十四年來，時移事變，政治形勢，和從前已大不相同。第一，蘇俄海軍，已恢復強國地位，英國不得不加以考量。第二，義大利為洛桑條約簽字國之一，她向來是反對蘇聯的，可是現在已和歐洲列強携貳。而日本距離歐洲又太遠了，因此担負保證海峽安全之責任的，只餘英法兩國。這兩國的海軍，一面要防範蘇聯軍艦侵犯海峽地帶，一面又要監視義大利海軍在後方搗亂，自然感到萬分困難。

這就是土耳其海峽問題的眞相。只有海峽地帶重行設防，才足以防止蘇俄海軍侵入地中海，才足以解除英國的困難。一言以蔽之，所謂海峽問題，實在就是英俄兩國的一個爭霸的場面而已。

可是在事實上，土耳其和蘇俄的國交，素稱親善；將來土耳其是否聽從英國的指揮，加入反蘇陣綫，亦正難說。（丹楓）

巴勒士丁問題

The Earl of Lytton著

Arab and Jew in Palestine

World Review, June, 1936

巴勒士丁回猶鬬爭，形勢頗為嚴重。曾任國聯調查團主席的李頓爵士，新近曾赴巴勒士丁視察，返英後著成此文。現在我們把他提出的解決回猶爭端的建議，介紹於次：

英政府宣布，有意及早在巴勒士丁設立一個立法會議，此事已經引起了猛烈的爭端。猶太人非常反對這個建議，已經聲明決定不參加會議。亞拉伯人對於這建議相當的贊成，他們並不是贊成這個建議的內容，不過因為這個建議是猶太人反對的。他們決心要政府履行它的諾言，否則就將認為背信。

爭執雙方，只顧各自宣傳他們自己的理由，却沒有想到受委任國家的困難和責任。委任條欵中曾經規定英政府受委任以後，應該使得巴爾福氏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的宣言，能够實現，在巴勒士丁設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但是應該明瞭的，就是不應該有什麼行動，足以妨碍巴勒士丁的非猶太族人的公民權和信仰自由。委任的目的，既然在設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政府當局是不能把他們的責任轉移給一個不能接受委任條欵的代表團體的。假使亞拉伯人願意完全接受這委任的條欵，猶太人一定願意和他們合作，設立一個代表全國的立法會議。但是亞拉伯人却強硬的拒絕這樣做。他們熱烈反對設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他們要求設立立法會議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他們認這個會議可以幫助他們阻止猶太的移民入境。所以無怪乎猶太人拒絕參加立法會議了。

現在問題的中心，就在這種立法會議，是否能圓滿運用，和幫助政府行使困難的職權，而不致阻撓它的工作。政府方面顯然以為這是可能的，但是其他方面却不作此想。設立立法會議的主要理由，就是它可以幫助這

兩個民族接近，以增進他們的共同利益。但是我以爲除非一個純粹的顧問會或許能收上述的功效，因爲惟有在這種會議裏邊，代表人數的多少是沒有關係的。至於一個負責的會議，根據民族分區制選出，結果將與上述完全相反。它將要阻撓行政。這是作自治準備最惡劣的方法。如果英政府能在事前派一個調査團到巴勒士丁去，調査當地情形，然後再宣布辦法，那就要好多了。

在現時的情形下，我們有什麼補直的方法？現在英政府已經邀請亞拉伯代表來倫敦協商。（按英方已提議派調査團赴巴勒士丁，亞代表團來英說，已作罷）最好英政府再邀請猶太人也派代表赴英，召集一個圓桌會議。那末英政府就可以明白他們的可能的合作程度如何。假使有一方拒絕和對方開會，或是開會以後，不能發現妥協，那末就可以證明勉强這兩方面參加立法會議是無益的。在另一方面，假使圓桌會議能够發現某種的妥協點，那末試驗成功的希望，得要更爲光明了。分別談話是無用的。雙方的代表，必須要對面晤談。倘使按照一方的要求，修改對方的建議，對方一定是要憤怒的，除非他們對於修改能事先獲得同意。要獲得妥協的最佳方法，莫如由回猶雙方代表和英政府舉行一個聯席會議，把整個問題加以充分坦率的討論。（歷樵）

美國大海軍競築

伊藤正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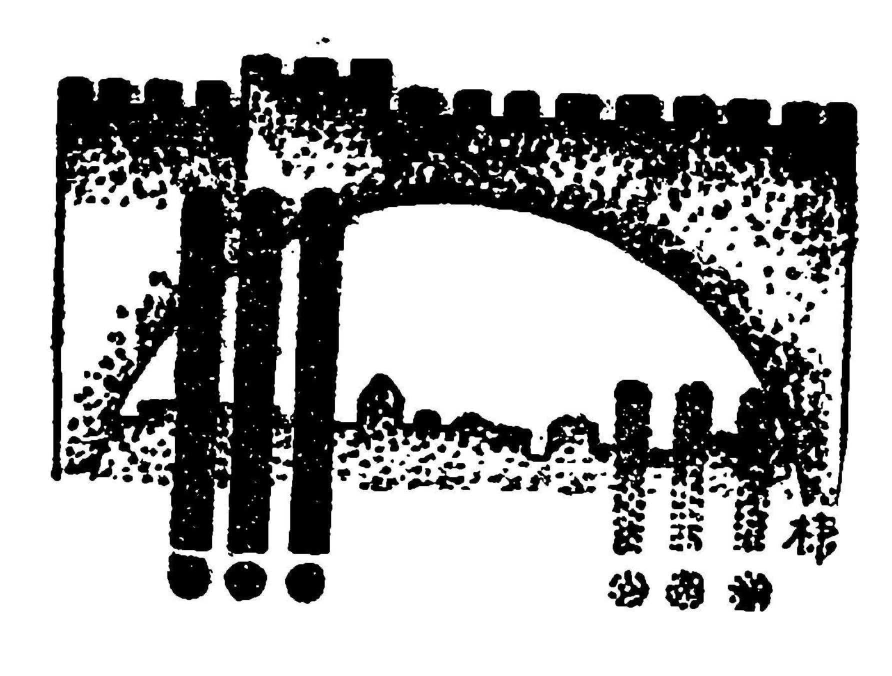
日本「改造」六月號

美國下院於五月一日，通過約合十萬六千萬日元之空前平時海軍大預算，而成爲世界第一位之海軍費。從前美國平時海軍費之最高紀錄，爲一九二一年度預算八萬六千萬日元，當時正是太平大西兩洋三國作海軍競爭的時候，故美國輿論，認爲此種龐大之海軍費，不特將增加國民負擔，實爲刺激造艦競爭，誘發戰爭危險的原因，於是鼓動哈定大總統召開華盛頓會議。而此次之預算，則竟超過前數二萬萬，實更有國際危險性。此種巨額海軍費，乃根據文森計劃以充實既定條約之海軍量，且包含目前之擴张空軍與擴大造艦之設備費，及實行將來新戰艦計劃之預備費。

據三月杪的調査，美國現正建造中的各種艦艇，共有六十七隻，二十二萬噸，實爲世界第一之多數。至其經費，每年突破三萬萬日元，而羅斯福大總統在議會中所要求的一九三七年度軍艦建造費則爲三萬六千五百萬日元，較之去年增加一萬萬元，再加由緊急預備費支出之一萬二千一百萬，則一九三七年度之造艦費實達四萬五千萬日元。除上述造艦之外，尙有已經議會通過而未動工之七十隻新艦計劃。現在建造之六十七艘中，本年竣工者有二十九隻，即一九三七年以後，尙有八十四艘，尙需巨額的經費。

其次爲空軍之擴張，美國去年已變更海軍飛機一千架的戰略上之數目，擬發展爲二千架。故本年度預算中之飛機購置經費，爲四千四百五十萬元，但將來必有追加，故至少將達六千萬元，而購新機五百架。且將用三千萬元在阿拉米達新設大空軍根據地，此種建設擴張，今後如繼續下去，日英兩國，亦不能視若無睹的。尙有一個最大問題，即美國將在一九三七年，新造戰艦兩艘。此將成爲海軍競爭之最大原因。美國建造兩艘新戰艦，自非挑戰行動，實出於戰術的見地。且日英兩國皆有新造計劃，故美國爲保持海軍新威力計，不能不開始建造。但由廣義的戰略見地言之，則又可成立他種見解。即居高臨下，觀望形勢，而對軍備之擴張，加以無言之牽制，對新協定作無言之指導，而發揮大美國之本領，觀察日英新造戰艦之後，再作優秀的設計。

最後爲艦型問題，將來的造艦競爭，是否將作破產的發展，即繫於這一點。蓋代表自由競造者，爲主力艦之優秀競爭，其消長，能支配一般艦艇之大部分的生命，而影響於國防與預算。日本脫退後的海軍會議，曾暫時限定主力艦之艦型爲三萬五千噸，備砲爲十四英寸，但以日本再參加爲條件。然日本現在決不願加入，這是英美所明知的。在英國的環境，三萬五千噸的軍艦，充分可以活動，但美國因有以太平洋爲舞台的戰術上的要求，仍抱大砲巨艦主義，所以將新造戰艦，加於一九三七年度預算之內，意在觀察日本新戰艦設計之後，再爲建造。余前曾論及新時代之主力艦內容，將來必爲五萬噸，十八英寸砲的大戰艦，如人智與技術進步發達，則六萬噸二十英寸砲的巨艦，亦非夢想。此種平凡的常識論，竟惹起美國的注意，可見美國朝野人士，對於新造艦型問題之關心。日本如建造強大軍艦，美國亦必追隨，這是自由造艦時代的常態，這就是競爭，也是競爭不可避免的理由。由世界大勢說來，各國海軍預算，只有增加的。（子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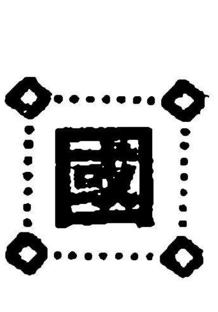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五年六月廿三日止

粵桂問題，本週無顯著發展；然盤馬彎弓，灼然可見；和平聲浪，日見微弱，陳濟棠之態度，本最令人注意，週來所表示者，雖與李白有緩急之不同，而稱兵之決心，似無二致；日電且傳兩廣已決定單獨組織軍事委員會負責一切。粵軍之向閩贛出動，亦日見忙碌，中央方面，當然亦有必要之佈置。大約時局之幕，尚未遽行揭開者，輿論之壓力與經濟之困難為最大原因。宋哲元於二十一日曾至魯境之黃河北岸，會晤韓復榘，共商對時局態度，事後兩人曾共同發表籲和通電，請一致罷兵。宋曾對人表示，除發通電外，不擬作任何行動。冀察交涉，殊無開展之望。日兵在平津調動甚忙，新任日大使川越已來華，表示對中日關係，希望就經濟提携上着眼以打開之。其呈遞國書日期，聞已定在本月三十日。又來華考察經濟之李滋羅斯，業於二十三日返英矣。

國外大事。對義制裁問題，由英發起，茲亦已由英首先創導撤銷之。因此激起英下院之激烈辯論。法國對制裁亦將步英後塵撤銷之，今後歐局之焦點，當集中於國聯之改組問題，地中海之均勢問題，德奧義之關係問題等。又世界大文學家高爾基，忽於本週內逝世。





粵桂問題密雲不雨

粵桂問題發動後，形勢瞬息萬變，始則如驟雨狂風，繼則按轡徐行，徘徊於湘邊衡永郴零之間，最近則又有春雲漸展之勢。李白等復各方通電，再三說明非為內戰，對撤兵一點，尤詳言之；然事實如何，明眼人自知之。蔣委員長十八日對會外報記者談話，不願為總統之候選人，此亦可對粵桂之疑慮，當可釋去一部也。

桂粵軍隊積極擴充

兩廣出兵後，因國人羣起勸告，乃於本月十三日，由西南政務會令一四集團北上部隊，於十四日開始撤退；截至二十日，粵軍最後部隊，已退抵湘南宜章，桂軍亦已退抵湘西零陵，倘不再生變化，則儘可全離湘境。但一，四集團軍撤退以後，現仍結集於粵桂北邊境地帶，加緊作防禦軍事之佈置，其餘分布粵東西及桂西北之駐軍，鞏固省防行動，亦至積極。同時一，四集團，俱大事擴編，將訓練有素之民團與常備警衛隊，陸續改為正式軍。惟查粵桂近來因金融變化，官兵雖多，給養匪易。加以各方空氣不佳，在在均感困難，是以現在陳濟棠，李宗仁等，頗悔此次

舉事之輕率操切，而願意以政治談判。兩廣此次發動，原因雖多，究其實，多爲保存西南政治現狀，甚或更求發展也。

粵軍在閩建築工事

閩粵邊界之大埔，饒平，蕉嶺，黃岡等處，連日開到粵軍三師，原駐潮汕東江一帶之八九兩師，聞亦在準備向閩邊推進。故與閩東接壤之閩上杭，武平，永定，龍岩，紹安等處，人心稍見不安，經駐閩綏靖主任蔣鼎文電向陳濟棠查詢，據省方所得消息，粵軍目下尚無進窺閩境模樣，惟在邊境一帶築工事甚忙。閩省一般失意官僚政客，視粵桂兵出爲活動時機，如呂渭生王宗揚等之奔往投効，茲聞呂等近有在厦門鼓浪嶼設有秘密機關之訊，專以招納土匪爲事。德化民軍江聯珠所部顏春普，陳福中兩中隊，前日竟編而復叛。此輩意志不定，本不足道，揣其叛變原因，無非閩南著匪張雄南在港，與粵方消息相關，顏陳冀以得僥倖於萬一耳。又聞南莆田沿海連日均發現怪艦，刺探港灣，一般人深爲驚疑，省垣現狀如恒，惟商場極度蕭條，拍賣之風甚熾。

蔣委員長發表談話

字林西報記者十八日謁蔣委員長談及十一月間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問題。蔣委員長切實聲明，彼絕不願爲總統候選人。並謂國民大會召集之目的，在使全國國民參加政治，一致負起救國之責任，共同解除國難。中國國民黨認爲非全國一致不足以救國，故決定召集國民大會，頒布憲法，交還政權於國民。由國民選出政府，以代替訓政時期之黨治，此乃本黨之公意，黨內任何人腦中均未想到總統等之問題。蓋今日祇有大家能負責任，守紀律，而且要肯犧牲其個人一切之權位與利祿，袪除自私自利之觀念，方足以救國。記者詢以不願爲總統候選人之理由，承蔣委員長詳細說明如下：「國家當此歷史上未有之時期，余意每一國民均當竭盡其個性之所長，爲國家謀利益。余認爲總統之職位，將使余不能實行報國之志願；因余對于國家最大之貢獻，即在能周歷國內無論遠近之各地，實地視察當地民情與政績，隨時解決關於改進軍隊，改良教育，經濟建設，農村救濟及交通開發等各種與民族復興有根本關係之問題，使一切政令不致停滯延誤。余自信欲發揮余報國之所長，必使余不爲固定之職務所限，此實爲異常必要。在此二三年內，凡余所到之處，由於余個人親自與各省當局及各地方人民之接觸，此等地方較之以前均有更大之進步，此余之經驗與事實所昭示也。此種實地接觸，足以消除種種之困難與誤會，並得明示國家整個之政策於全國同胞，以建立百年大計之基礎，可使各地同胞認識國家之統一性與整個性，促起舉國一致矢忠於中央以共同救國。如余被推任總統之職務，將不能繼續此等廣遠的任務；蓋總統在職務上必須長駐首都，而不能輕易遠離也。余確知個人對於新中國建設最善之努力，在能親自考察國家眞正之需要而實行之，余不願此種特殊之貢獻爲職務所剝奪。故決不願列爲總統候選人之一。」

川越茂已來華履新

冀察交涉，因天津易長事發生後，已完全停頓，最近期內，恐無恢復之望。平津空氣，殆已變爲沉默，新任日大使川越已來華，定二十八日進京，三十日謁見林主席，呈遞國書。希望自此可以打開兩國之僵持局面。

川越發表書面談話

川越抵滬時，在輪次發表中英日三國文字之聲明書，其中文聲明書文云：『本人今次奉命來任中國，甚感責務重大，然幸本人與前任者有田有吉兩大使相同，在國內外從事關於中國之事務頗久，且在中國中南北各地，得知友不少；因此擬藉此等舊友知己之力，以期盡力打開中日兩國關係。中國當面之難局複雜多歧，其中開發國民經濟，尤爲緊急之事。日本衷心希望能與中國協力開發經濟，不必贅言。本人擬依上述中日兩國之協力，强固兩國人民之連繫，增進兩國間善隣關係，以確保東亞和平。務祈各方面對本人惠予援助，俾能達成使命，是所至盼。』

又當川越昨日抵滬時，曾有人詢以對打開中日國交之抱負，及華北走私問題之意見。據答稱：「中日兩國之善鄰關係，希望能由協力於經濟之開發一點，以促進展開之。走私問題，應先調查其發生之原因，然後針對此原因，以求適當之解決辦法，日本方面亦願就力之所及努力協助云。」

日駐軍在津開會議

日關東軍及華北駐屯軍聯席會議，十八日晨九時在津舉行，松室濱田及駐丼綏張垣各地武官和知，羽山，大本等十七日先後來津參

加〇關東軍由參謀副長今井來津出席〇據濱田對記者談，關東軍及駐屯軍聯席會議係臨時召集，內容不能奉告，惟議案無多，關于華北駐屯軍擴充事宜，七月中旬將有一批來華，屆時在平部隊將較現時增加兩倍〇該會十九日晨終了〇關於在華北權限，有所確定，並決取嚴密聯絡〇關東軍參謀副長今村十九日午抵津，與當地日軍舉行小組會議，然後赴平〇日軍高級參謀石井，十九日招待我國記者〇據談傳日將再增兵北平說不確，華北絕無戰事，日軍部決不輕舉妄動，田代晉級永見歸國事無所聞〇

北平學生救亡運動

平市各學校學生，近數月來之工作活動方針，頗側重對內厲行團結，對外聯絡各界民眾，促成統一救亡聯合陣綫〇故自日本對華北增兵之後，一時朝野上下，雖舉措不必一致，而情緒主張，則大致相同〇實以內部未起磨擦，而外方獲相當同情諒解所致〇示威遊行運動發生，一在抗議日本增兵華北及庇護走私，一在要求兩廣中央舉國一致團結對外，此外尚有一附帶打算，即為學生方面擬藉此次行動，以測量其所能發動之救亡力量，與各界民眾對團結救亡之聯合陣線所抱之態度，此點據學聯會方面預計，以為除學生外，必有若干外界群眾參加，地方當局不至壓迫，結果事實與理想，頗有相當出入〇各界群眾，如商，如農，加入者絕少，此實不能謂工農商各界對救亡工作表示冷淡，環境上實尚有其他不得已原因〇地方當局雖未全然免去磨擦，但情形實較前大有進步〇當局之未有嚴厲取締意向，與一部警憲之同情學生運動，均足証明救亡聯合陣線，已在無形中擴大發展〇不幸事態在相當滿意結束之後，冀察綏靖公署突致函各大學校長，取締學聯會，各校學生自治會，救國會，講演會，座談會，文藝社，厲志社等等團體組織，遂使稍現一致之聯合陣線，又起分裂波動，各校學生乃無心上課，冀能於靜默中獲得當局之同情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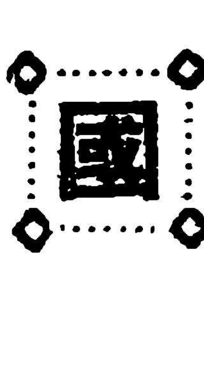
李滋羅斯離滬返國

英國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於去秋來華，遍赴京·滬·平·津·粵·漢各地，考察我國經濟情形，並曾於上月月底再度赴日訪晤日本當局，交換意見〇已於二十三日午後四時，乘坐大英公司之拉華品第號輪歸國〇

臨行談話

『英政府派余考察中國財政上經濟上之困難，及吾人聯合關係列強，協助中國，克服此種困難之可能〇余在華將及九月，對中國情形，隨時盡力虛心調查，余大部份之時間，因事實需要，用於上海，但亦曾歷游南京·天津·北平·漢口·重慶·廈門·及廣州〇並與政府當局之代表，及各地銀行界實業界相晤，英政府本希望美日法三國各派遣專家，與余合作，但未能實現〇惟美國近曾有一重要經濟考察團來華，余已讀其報告，倍感興趣〇余在滬曾與日本政府代表及銀行家接觸，並兩游東京，藉以獲得日政府之確實見解〇余此行之詳細報告，將來當向本國政府呈遞，惟在離華前，略述余之印象，亦不無裨益耳〇余首先注意之問題，當然為貨幣之地位，白銀之為中國貨幣已歷許多世紀，一九三四年銀價之突然暴漲，致使中國貨幣之匯率，隨之高漲，中國出產與世界物價比較大見高昂，馴至出口減少，不得不以生銀出口，以謀國際貿易之平衡〇於是信用減低，形成通貨緊縮之勢，國內物價跌落，債權人不能收回債權，各銀行均存銀於庫，無法運用，而上海地產業之衰落，益足增進此勢之惡化〇二十三年十月，中國政府鑒於危機之嚴重，明令徵收白銀出口稅，於是上海銀元，乃與自由銀本位成為絕緣〇惟此舉雖足減少白銀漲價之極端影響，而對其種種困難，仍未能消除〇余於去年九月抵滬之時，已有採取進一步辦法之必要，中國是時正放棄銀本位，然並未採取其他貨幣制度，余之來華，並未挾有任何確定之計劃，以邀中國政府之採取〇良以當時可採取方法，不止一途，而其取捨之決定，則既與中國人之心理大有關係，自惟中國政府乃可定之〇余是時考察貨幣情形，並擬草擬詳細計劃，務以安全為要義，如屬可能，並求國際協助，惟在此種計畫完成之前，外匯愈趨疲弱，政府乃不得不依據本國資力，採取法幣統制政策矣〇余對此膽大之步驟，並未負有責任，然此項政策實行之後，節節成功，則其確乎有利，從可知矣〇新貨幣發行之後，通行全國，並無十分困難，政府銀行所發行之法幣，逐漸代替銀元行使市面，其外匯率亦始終固定〇同時政府藉以維持此項匯率之資力，亦充分增加，政府規定之匯率，一方面促進出口，一方面農產增價之結果，農人購買力亦見進步，國際貿易不利的差額，大為減低，國際收支，已見平衡，是以鞏固貨幣之基本的經濟需要，已見成功矣〇余意中國政府貨幣政

策之進展，實深可道賀，在金融及經濟復興上，中國政府之成功極大，民衆對貨幣之信仰，亦日見鞏固，但欲求其能爲長期貿易及投資計畫之確實的根據，則自尚有待於若干其他步驟之成功。良以政府之實行新政策，在未能先有長期之宣示，則其種種步驟，自不得不逐一實施，若法幣之統一發行，若中央銀行之改組，現在均尚未能實行，雖非商業的投機行爲，亦足使人心感覺不安。政府預算，不敷甚鉅，至借債乃不能免，國內債市，歇不振，政府信用，亦見低弱，金融市場，現在雖較鬆動，而許多商業銀行，仍未能活動。此外如華北華南之政治上的困難，以及最近美國停止在世界市場購銀後，銀價之暴跌，皆爲困難所在之點。惟就大體言之，中國政府，如能完成其國內改進計畫，尤致力於中央銀行之改組，及預算之改革，則在經濟方面，本計畫實可完全信任云。』（下略）





對義制裁問題終了

因義亞戰事引起之對義制裁，在亞國慘敗後，歐洲各國間，早發動撤消之聲，現已由英內閣正式通過撤消，法政府亦決步英後塵。其他各小國如阿根庭等自更不成問題。美國亦宣佈其在義亞戰時所發嚴守中立之立場終了。換言之，亦即將對義恢復無限制之貿易。今後之問題，當在國聯的如何改組，與義國是否能返回國聯集團，抑將對國際局面另有操縱也。

英國下院發生激辯

英下院於十八日辯論外交事件之際，勞工反對黨領袖阿德里因政府決議贊助取銷對義制裁之結果，特宣布定下星期二日在下院動議彈劾政府案。辯論開始時，下院空氣殊激昂，外相艾頓宣布政府之決議時，屢受妨阻。反對黨且高呼「可耻」「辭職」等口號。在某一時中，因後席之工黨議員與擁入勞工席之保守黨議員數人起爭之故，艾頓之演說曾停頓足十分鐘之久。艾頓之演說，其要點如下：(一)政府之意見，地中海某某數國所予遇被攻時互助之保證，不得與制裁同行終止。(二)英國決在地中海中永遠維持較義亞戰爭開始前更強固之防禦地位。(三)政府決議國聯應仍存在，但應加以改組，使以後應付各事有成功之最佳機會。勞工反對黨格林武與自由反對黨喬治痛加抨擊，格林武並在反對黨歡呼聲中動議縮減外交部之預算，格氏謂艾頓之演說，至可扼腕，等於對狄克推多之交易，數百萬人聞之，皆蒙羞而震恐。已往五年中政府之外政策，貽害無窮，目前之態度，尤屬卑劣，堪稱英國歷史中最大之政治背信行爲，政府作此突然可驚的轉變，實由賀爾爵士有以致之。喬治繼格林武起立發言，謂政府如今赴日內瓦承認其已被打敗，國聯已告失敗，不再有所作爲，則等於國聯權威之終止。國聯之部位，並未破裂，但艾頓實赴日內瓦破裂之，並搗毀國聯，渠願艾頓辭職以讓賢路云。反對黨聞此言，皆歡呼不已。艾頓答覆喬治之質問，謂法國新政府曾告渠法國不願倡議取銷制裁，法政府從未予渠絲毫表示，以明法國願維持目前之制裁，或將贊助實施其他制裁云。首相包爾溫繼起致詞，謂國聯秋季集議時，必須嚴重考慮集體安全之整個問題，英政府之意見，集體安全，已告失敗，國聯在任何時中之力量必須於立可保以或種迅速威權抵制侵略者之地位；已往數月中之經驗，已切實證明使國聯達於此種地步之集體安全，尚未存在也。

法德贊成英國態度

英政府之取銷對義制裁，國內外迎拒者不一其詞，國會工黨已發表宣言書，昭告全國，題曰「一大背叛」。內稱英國以榮譽與深切信念所擁護之國聯，今已處於重大危險中，政府今主張限制國聯之任務，此種殃害性之政策，將鼓勵條約之破裂與新侵略行爲。宣言書末纍言之男婦教會與其他機關團結一致，主張由國聯保衞集體安全，和平與公道。據巴黎電稱，法國政界雖未發生評論，而觀察家之意以爲里昂伯倫之社會黨政府，因英外相艾頓已援之脫離進退維谷之境，爲之酒喜，凡與大商業及財政有關之各界，均爲滿意云。據柏林電稱，德國各報極譽英政府之態度，並稱讚艾頓爲大局之主腦。南斐自由邦行政主席凡勒拉在議會演說，謂制裁已告失敗，必須取銷。國聯今不復能獲全世界人民之信任矣。又加拿大首相金氏，在加下院宣布加政府贊助制裁之終止。據日內瓦電稱，英政府之決議，使國聯各界爲之驚愕，英國之威望恐將大受打擊，一般人士且恐此爲修改國聯盟約信之徵徵，尤恐第十六條制裁條文下英國之責任將

加縮小，故大衆之憂慮益爲强化。

地中海之均勢問題

洛桑條約各簽字國，二十二日在瑞士蒙德斐城開會，各國出席代表，法國爲前不管部閣員彭考。英國爲現任公共工程部大臣史丹荷伯。與澳洲聯邦駐英特派員勃魯斯。土耳其爲外交部長魯舒第。蘇聯爲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希臘爲駐法公使波利蒂斯。保加利亞爲尼哥拉夫。勃魯斯當被推爲主席，波利蒂斯爲副主席，聞英國政府擬要求會議，暫緩進行討論，以待國聯非常大會本月杪開會時，通過撤消對義制裁案之後，義國亦可參加會議，屆時歐洲其他問題，例如地中海問題之類，當可列入議程，一併加以討論。

土國提出新約草案

蒙德斐會議之目的，係就地中海整個問題，有所討論，據一般人所知，土耳其國即當提出新協定草案，用以替代洛桑條約，其內容不外四項，(一)土國得在韃靼納爾海峽重行設防。(二)外國軍艦，凡在一四，〇〇〇噸以上者，禁止通過韃靼納爾海峽。(三)非沿岸各國艦隊，凡欲通過海峽開入黑海者，當以二八，〇〇〇噸爲限(四)，各國潛水艇禁止通過海峽，飛機飛越海峽，亦當加以限制。按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規定韃靼納爾海峽北岸(即屬于歐洲部份)不得設防，並在其南岸(即屬于亞洲部份)，劃出十二英里半，作爲非武裝區域，此項條約目的，依照凡爾賽和約第二十三條，(即關于非武裝區域者)，各國船隻，均得自由通過海峽，藉以溝通地中海與黑海之航。

與會各國政府態度

巴黎迴聲報登載名記者貝爾蒂那一文，對於蒙德斐會議形勢有所論列：略謂，「國際條約如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者，在昔日苟欲加修改，必致引起戰爭。但在今日關洛桑條約修改之舉，蘇聯土耳其，羅馬尼亞，希臘四國行動趨於一致。土耳其政府所提出韃靼納爾博斯福魯斯兩海峽重設防務之要求，結果當可獲得滿足。惟保加利亞或將利用機會，要求取得直達愛琴海之海口，因而提出異議，至於義大利則因土耳其與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俱爲巴爾幹協商國，或亦將表示異議耳。此外法蘇二國將乘機與各小國舉行談判，是亦足以引人注意。則以各該小國，定將設法增强西歐各大國對於各該小國所當担負之義務故也。

又多爾美松，亦在斐伽羅報撰文，就蒙德斐會議中各國所採態度，有所評論。略謂希臘大約將唯英國馬首是瞻；南斯拉夫對於土耳其所提要求，當不致表示異議，至於羅馬尼亞，則地位不無困難，近以海峽重設防務之後，該國即有禁錮於黑海以內之虞，而不能越雷池一步，此在保加利亞，情形亦同，且該國尚未參加巴爾幹協商團體，所感不便，較之羅國尤甚。多氏又謂此際問題癥結，不在兩海峽重設防務，而係土耳其在地中海糾紛形勢中所處地位，易詞言之，即地中海上一旦發生戰事，該國將何所適從是也，以故蒙德斐會議，所當討論者，名爲海峽問題，而實即地中海之均勢問題云。

德奧勢將成立妥協

據羅馬十七日電：德奧兩國不久可望成立妥協，義國政界人士對于此事，甚爲欣慰，並謂首相墨索里尼，前於本月五日與奧國總理舒斯尼格會晤，目的係由義國從中拉攏，俾將德奧兩國關係納入常軌。目前義德兩國交誼，極爲輯睦，奧國獨立問題，或可由此而獲得確定解決。特義德之間，尚未簽訂任何政治協定。蓋恐此種協定一旦成立之後，轉足以促使制裁各國陣線，愈益團結，消息靈通人士謂，就大體言之，現行制裁辦法撤消之後義國與參加制裁各國間關係，自可回復友善狀態，尤其是英義兩國，

亦當迅即趨於接近，此與義德兩國關係密切，固不相抵觸也。

奧國復辟空氣濃厚

奧國皇位繼承沃圖大公，十七日發表宣言稱：正待人民迎之回國云。聞義相墨索里尼，贊成哈布斯堡皇室復辟，並已與奧國成立義奧合作協定，墨氏以為哈布斯堡皇室復辟，實係解決奧國糾紛之唯一方法。義國已將歐戰時奪獲奧國之大砲裝車四十輛，交還奧國，惟軍事當局仍否認此說。觀察者稱奧總理舒斯尼格，將以全力促成復辟，藉圖奧國之自救。最近人心對於沃圖大公復位，頗為緊張，星期三日帝制派會在林資地方舉行慶祝大會，沃圖之妹阿特萊特公主及其叔歐根大公會被邀出席。歐根曾演說稱：奧國人民今秋將有表明其贊助或反對帝制之機會，大多數人民將決定擁戴沃圖大公為君，實無疑義。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五年六月廿三日止

六月十七日　星期三

△王寵惠再電勸勉陳濟棠
△張自忠就天津市長職
△日關東軍代表與駐屯軍代表在津會議
△國府明令國葬胡漢民於廣州
△英內閣正式決定撤銷對義制裁
△比全體礦工罷工

六月十八日　星期四

△桂軍復向湘西移動
△何鍵由醴陵返長沙
△故宮又發生竊案
△高爾基病歿
△法內閣決定解散右派團體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蔣委員長表示不願為總統候選人
△李滋羅斯入京
△各國觀測隊在日北海道觀測日蝕
△比罷工潮擴大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宋哲元乘車至黃河北岸會晤韓復榘
△王寵惠回滬
△劉汝明赴察
△日兵車兩列由榆關開平津
△財部決議統一稅收辦法
△南愛爾蘭政府解散共和軍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宋韓聯名通電呼籲和平
△桂粵軍運又忙碌
△日兵二千開抵北平受河邊檢閱
△劉汝明就察主席職
△蒙德婁會議開幕
△洪都拉斯退出國聯

六月廿二日　星期一

△西南組織軍事委員會
△宋哲元談除通電外不作任何表示
△日新大使川越茂抵滬

六月廿三日　星期二

△蔣電復宋韓中央仍力維和平
△李滋羅斯離滬返英
△顏惠慶赴青療養
△桑島主計抵京
△蒙德婁會議開幕
△蘇聯向各國要求俄軍艦可自由通過韃靼尼爾海峽

論評選輯

中日問題之新階段

日本新大使川越氏已在來華就任之途中，觀彼十六日出發東京時，對報界所談，及同日同盟社另電報告日外務省訓令之內容，似新使抵任後，將特別致力關於華北經濟問題之交涉。

按最近數月中日關係，本日傾嚴重，其最迫切之問題，如華北走私，公然破壞中國關政，其影響使中國國家財政受嚴重損害，中國工業蒙重大打擊。如庇護冀東僞組識，雖經冀察政委會交涉取消，並無效果，所有破壞關政之舉動，即以冀東地帶行之。如運動冀察所謂更明朗化，其意義爲繼續去年之華北分離運動。如在察北六縣組織蒙兵，另用年號，其目的顯在脅德王，以促進察境蒙旗之分離，更進而窺伺綏遠。凡此或爲週知之事實，或爲公然之密謀。蓋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有一種廣大之低氣壓，半年以來籠罩冀察平津及綏遠與其以西，其形勢之險惡，自塘沽休戰以來未之有也。

此半年來，中國社會一般抱重大之憂慮，自去冬至此，全國學生，感國事危殆，發爲救亡之呼聲。學界以外，雖較沉默，其感觸則同。吾人熟知今歲來中國各界之心理，日增其對於非常事態認識，同時已形成最低限度之覺悟。此無他，即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凡對於中國國家更甚之打擊，使之分裂以趨亡國者，應不計利鈍，決然反對。今歲來國民心理之緊張鬱悶，亦過去所未睹也。

關於中國政府之方針，一般社會原似難洞明底蘊，然亦有可知者，則政府處理對日問題之眞摯，似以今年爲最。吾人相信政府已明白覺悟其保障北方之責任，而所有籌策，其方法自欲竭誠努力於外交，然對於外交無效後之非常，亦勢不能無所考慮，此截至近月之大體形勢也。

然則，今後之演進如何？曰：樞紐在日本。此則可知而不可知者。蓋察日本似有一種新的認識，或亦感及盲進之不合算。此次川越使華，其標榜側重經濟，此是否含有若干轉換做法之意義，尚不能斷言。縱在日方自稱轉換，而事實如何，亦尚不知。惟可說明者，中日問題已入於一種新階段。何謂新階段？即過去階段之外交關係，已達於水盡山窮，若日本再繼續或擴大之，勢將無外交可言。是以今後之中日關係，不論其爲樂觀的，或悲觀的，要爲一新階段，且爲九一八以來最重要之一階段也。

至於吾人主張，始終一貫，即熱心希望中日兩大民族之提携。但必須日本改變政策，其要點無他，即須尊重中國國民之基本權利，尤要在先認識中國之有國民公意，及其公意勢力之不可侮。日本如此，則東亞幸福之門啓矣。具體言之，政治的分割及軍事的憑陵，爲中國國民所不能受，再强爲之，只有迫大局之惡化。至於經濟提携，在平等互利之原則下，中國將樂爲之。由是以論，如破壞國政之走私，在所必禁也。吾人代日本設想

，當能認識國際形勢之重大。專就經濟言，日本經濟基礎，建於對外貿易之上，今日美日英間關於貿易之協商，皆證明日貨前途並不平坦。當其躊躇四顧之後，應感及畢竟中國市塲之可貴。是則應以對中國國民和好爲有利，蓋鞏固市塲應非武力所能濟也。日本最近之側重經濟問題，其着眼點即在斯乎？然吾人深知日本軍國主義傳統的勢力之大與猛，求其改正觀念，殊爲困難。姑待旬月，視日本新大使到任後具體的表現如何耳。

李滋羅斯由日本回滬

（錄六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英政府財政顧問李滋羅斯爵士去秋由英東來，曾至日本，與其當局會晤，交換對華意見，不得要領，遂來中國。數月以來，久住上海，間游各地，於中國情形，考察頗勤，中國幣制改革，氏之助力甚多，我中央銀行之改造，亦正有待於氏之翊贊。適日本之二•二六事變之後，國內政情，殊有變動。李滋羅斯因於五月三十一日再度赴日，所接觸者較去年爲廣，勾留兩週，仍行回華，昨已到滬。此行結果如何，自非局外人所能知，惟就日本中心勢力之主張，與夫英日在華之立場研討，不難推斷其將來之動向，請略述之，以諗國人。

按日本今日政治中心勢力，在於軍部，乃爲不可否認之事實。李滋羅斯在滬曾與前任日本駐華大使舘武官磯谷中將會談三次，當知日本軍部對於外交尤其對華外交之意見，不外爲所謂『積極自主』主義與『東亞安定勢力』之抱負，故欲圖中國經濟財政之再建，殊不能置日本於不顧，因有第二次之東游。方其去時，日方表示歡迎，軍部亦迎以好意。惟於六月六日發表陸軍方面意見，略謂日本與英國對於中國經濟財政調整問題，立場不同。英國可以單作經濟財政問題的考量，日本則不能如是簡單，其前提必須於中日兩國間緊密的政治協力關係樹立之後，方可考慮，此爲兩方不同之重要點。李滋羅斯既抵東京，八日先與磯谷會談，九日以後方晤有田外相諸人，所談者大體當與六日發表之陸軍意見相類，故李氏此行，實質上似仍一無所獲，蓋李氏始終主張協助中國財政，使得從事經濟的振興，予中國民衆以充分的購買力，俾可供給廣大之新市場，同時有益於中國大局之安定，以啓維持遠東和平之途徑。彼因此深以日本不贊成中政府財政改革方案爲不可解，而願多方游說之；日人則堅執中日關係之政治的重要性，謂爲涉及日本國家之生存，故當以政治上之考慮爲先決問題，尤認定中國政治缺乏和諧而致疑於政府地位之不安定。此種根本差異之觀點，使李氏僕僕道路，勞而寡效，至足憾也。吾人於此認爲英國之觀點，並無錯誤，日方之見解，蓋有所蔽。良以財政經濟，如不調整，則政治安定，終不可期，故李氏所見甚是，然而日本自認爲東亞霸主，以爲中國應惟日本之馬首是瞻，而不當與歐美取密切聯絡。其言，不外與歐美爭地位，是故假使日英易地而處，日本或未必竟持反對幣制改革之態度，質言之，日本不願英國對中國居主要的後援地位耳。其實自吾人觀察，日本已往政策，過於忽視中國之實際需要，不知中國要求生存，迫切萬狀，斷不能因日本反對他國援手又不肯積極相助而竟束手待斃，不求活路。去年改革幣制，實情即是死中求活，不必盡出英人策動。假使當時日本政治家眼明手快，首起贊助，則中日政治關係，不難由此推進。乃計不出此，一味忌嫉英國，固執成見，卒致坐看中國幣制改革之進展，徒蒙反對破壞之惡名，爲日本計，實爲不智。日本有力方面，因囿於過去關係，現在仍不能不與英國立異，實則依日本政策，中國政治將永無安定之日，中日政治關係亦難得眞正好轉。長此僵持，中國固不堪，英國誠失敗，試問日本所得又安在乎？竊意近年中英兩國一般識者對日本見解已非三數年前可比，日本自身亟應重加考量，謀所以打開中英日間隔閡與障礙之道，另創新形勢，別闢遠東和平之途徑。果能如此，李氏此行，縱無大效，至少在精神上可謂已有結果。吾人觀於有田馬場兩氏對於李滋羅斯某種觀點，顯示同情，對於日英協力，未全拒絕，可知日本中樞方面以中國問題爲中心，對外政策，

假願有相當修正之新動向，至少決不忽視英國在遠東之地位，猶諸英國之重視日本也。轉瞬川越新大使到任，中日問題，勢須有所調整，彼時在中國之日英關係，亦將益有具體表見，是則李滋羅斯游說日本之眞效果，在不久的將來，必可顯露，吾人請拭目俟之可也。

讀蘇聯憲法草案感言

（錄六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據本月十二日塔斯社莫斯科電稱蘇聯憲法草案業經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議贊成，一面公布以供全國人民討論，一面定期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蘇維埃全體大會審議確定。該草案全文已載十三十四兩日本報。此事自去年第七屆蘇聯全國代表大會莫洛托夫提出報告以後，頓成世界注意之問題，蓋近年全世界多數國家悉呈反民主政治之動向，而多年施行無產階級專政獨裁之蘇聯，乃竟改趨民主化，不能令人無奇異之感。今草案宣布，莫洛托夫去歲所說諸點，完全見諸事實，其應引起各國注目，無待論也。吾人讀竟，亦有所感，茲略述之：

一，此項文件首使吾人感動者，爲其立法技術之精審周到，蓋一面保持其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與國家組織之特色，一面以高級民主政治的制度，交織於中，融合無間，不著一些牽强，此實值得讚許，然而吾人當知：憲法雖爲一國根本大法，居超越一切法律之地位，其實質的基礎則在於事實的政治狀態。蘇聯現行之一九二三年憲法，脫胎於一九一八年憲法，時值革命甫成，國家草創，環境險惡，反側密佈，故不得不用聯邦形式，以巧妙的民族政策，維繫複雜微妙的民族關係；依勞工專政，以高壓的强力主義，保障艱難締造之革命政權。經此十數年之努力，國基已固，人心已定，事實上已不復再有繼續訓政之必要，因是開放民權，使內外視聽一新，予滔滔然彌漫世界之法西斯潮流以精神打擊，此蘇聯改正憲法之最大作用也。

二，世人或認蘇聯今已放棄其傳統的主義精神改從英美式之自由主義，此又皮相之論，蓋蘇聯十數年來，對於經濟改革，突飛猛進，文化教育，竭盡全力，昔之偏重都市工人者，今則城市中新工業之發達與鄉村間機械化之普及，使從前城市與鄉村畸形發展之現象，自然消除，而工農融合，城鄉一片，益以加强政府之基礎，誠以經濟組織改造，集團農場發展之結果，大多數人民，悉賴國家經濟爲其生活之資源，公私利益，形成不可分離之狀態，國內無不勞而獲之分子，無論農工，莫不與國家休戚相共，國家地位，當然鞏固。加以掃除文盲，提高文化，將國民思想心理，完全改造，青年腦海中除謳歌社會主義外，更無其他理想，尤爲現政權之大護法。農工既無須再分軒輊，國民既不必再事防難，則行使高級民主政治之普通直接平等無記名選擧，毋寧爲適合機宜之改革。此際爲鄭重保障社會主義政權起見，仍復首置社會組織一章，以示蘇聯建國之本質，並於第十章中列擧工作權，休息權，生活保障權，教育權　，女子平等權，同時特別規定『蘇聯任何公民，均有保護及鞏固公共社會主義財產，視爲蘇維埃制度之神聖及不可侵犯基礎，視爲彼等祖國財富及權力之源泉，視爲全體勞動者繁榮及文明生活中源泉之義務。任何人企圖侵犯公共及社會主義財產，即爲人民之敵。』又規定『保衛祖國爲蘇聯每一公民之神聖義務。祖國奸賊，違反誓言，投降敵人，損害國家軍事力量，作外國間諜，均爲最大罪惡，受法律最嚴厲之懲罰。』凡此皆所以顯示此社會主義國家之應特別愛護，故將國民之權利與義務並擧。質言之：蘇聯新憲草乃於社會主義的本質之上，如一民主主義的外衣，祗可謂爲社會主義成功之强化，不能單純以民主化目之也。

三，十數年來，若干批評家，或認蘇聯主義必可成功，或認共產社會終歸失敗，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其比較深刻者則認世界進化之趨勢，右傾者將漸向左轉，左傾者將漸向右轉。蘇聯政治趨向民主，毋乃近是？抑斯他林夙主一國社會主義亦可成功之說，證以蘇俄國基鞏固政治進步，足知斯他林確有見地，而新憲法一旦成立，置諸英美法等憲法先進國家，決

無遜色，更可消除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之歧視，尤足提高蘇聯國際地位，益便其在外交上活動，是則此種憲法，直可發生國際作用，不僅對內，此又吾人不可忽視之一點也。

要之，蘇聯建國，久經苦鬥，始有今日。此一百四十六條之新憲草，實為領袖與人民艱難困苦的生活之結晶，斷非尋常文字，讀者幸勿僅作皮相觀察也。

（錄六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法比兩國之大罷工

法國李昂伯倫新內閣方於本月一日成立，法國空前大罷工即於其前後開始擴大。據哈瓦斯社巴黎十五日電，參加罷工之人數在一百萬人以上，除交通工人外，其他各業工人，自鐵工業工人起至家內使用工人如咖啡店之侍者及一般住屋之管門人等止，莫不有參加者，聲勢之浩大，駭人聽聞。幸依新內閣之處理得法及法國僱主方面之讓步，空前之罷工，竟於本月七日，成立勞資雙方協定，在(一)承認分別增加工資，(二)承認工會之集合勞動契約權，(三)承認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四)承認每年不扣工資之一星期例假，等四條件之下，逐漸宣告終結。在另一方面，與法國比隣之比國，當法國大罷工正進行時，已有大罷工之醞釀，只因新內閣未成立之故，待機未發，迨本月十三日萬齊蘭新內閣方告成立，礦工總會即於本月十五日決議舉行總罷工，其他各業相隨繼起，大有形成可與法國前週情形相等之大罷工之勢，其所採手段雖較法國之罷工為緩和，其要求之內容則大致與法國之罷工相同。目前萬齊蘭新內閣正設法解決工潮，據熟習比國情形者言，比國之大罷工大致將在與法國勞資協定約莫相同之條件下迅告解決。此外與法國相隣之西班牙亦正鬧工潮，情形亦與法比大致相同，惟西班牙在國情及地理兩方面，對歐洲政局，關係較小，故茲姑不並論。吾人所欲檢討者為：何以法比二國在強鄰逼處之際尚有空前工潮，此種工潮之特殊意義何在，及其對內對外之可能的影響如何。

法比二國自本年三月德兵重入萊因以來，即感國防上之威脅，方將談舉國一致之不暇，何以竟發生擾亂軍需工業，動搖國本之工潮？法比二國『人民陣線』之勝利，非靠保障國際和平之口號乎？何以在人民陣線內閣方握政權之際，竟有與國際和平保障相背馳之工潮？果如少數法國報紙所解釋，此次工潮係出於參加人民陣線之法比共產黨之煽動乎？然法國共黨雖不參加內閣，然亦固未放棄人民陣線之信條，且方以鞏固法蘇互助協定為目前急務者也，自殺之愚，理所不能。且苟如此說，則李昂伯倫等社會黨要人豈非大上其當？以李等老成練達，似亦無此理。依吾人觀之，法比大罷工潮蓋出於近數年法比兩國經濟蕭條之自然的結果，而社會黨內閣之所以抑資揚勞以謀調協，正為欲從苦悶的現實矛盾中求一可能的出路，以達舉國之一致之目的。蓋法比二國自一九二九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來，因種種關係，不能積極的盡量的採用有效的解消恐慌之方法如通貨膨脹政策等，而唯消極的固守金本位制及通貨緊縮政策，致使一方面一般生產指數日降，輸出貿易日減，財政日益困難，另一方面生活日貴，失業者日多；中下層人民日益不安（比國雖於去年放棄金本位，然政策並不澈底，故社會情狀仍與法國相差無幾），故包含一般使用人在內之罷工風潮，久已成為必然之勢；加以近年法比在國際上之地位非常不利，國際聯盟既不可靠，對英對義之提携又無確實着落，唯一出路只在內固人民團結，外聯利害約莫相同的蘇聯之一途。而內固人民團結必須相當解除多數人民之痛苦，外結蘇聯必須與法比共產黨作相當之提携，又屬當然之理，是則法比此次大工潮及新內閣之調協勞資政策殆有異於尋常之工潮及尋常之勞資調協政策也明矣。觀法新內長法蘭格羅盛稱勞資平等談判，並謂此次工潮為平和之革命（見十六日本報第四版）及工潮前加入聯合工會者僅約百萬人，工潮後已有二百五十萬人之報告（哈瓦斯十五日巴黎電），可知吾人所測之非誣也。

如上述關於法比工潮之特殊意義不謬，則其對內對外的影響之大，當可不言而喻：在對內方面，第一，當可堅固自由主義的政團與社會主義的政團之聯合陣線，第二，當可實現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與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之接合。在對外方面，第一，當可於資本主義的舉國一致，法西斯主義的舉國一致，及社會主義的舉國一致，三者之外，另闢第四意義的舉國一致之途徑，第二，當可加強自由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聯合陣線，第三，當可使弱小民族於國際聯盟及國際社會主義之外，多一提携共進之路線。由是觀之，法比二國最近之工潮，蓋非徒法比二國內部之事件，而實對於世界動向，具有普遍的劃時期的意義矣！幸國人勿忽視之。

（錄六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附錄

農本局組織規程

農本局組織規程於本月十五日由行政院通過，茲錄提案全文及組織規程如下。

提案全文

總理有言：「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居今日而欲解決民生問題，應首先注重農業建設，自不待言。近年各地農村，瀕於破產，亟應設法以圖救濟；救濟之道，不一其端，而尤當以調整農業產品，流通農業資金，改良農業技術，檢驗農產品質爲要圖。關於農業技術之改良，本部原設有中央農業實驗所；最近並頒行技術合作辦法，以謀中央與地方農業技術，聯絡改進，藉收分工合作之效。關於農產品質之檢驗，本部原設有各商品檢驗局；近爲澈底推廣國產檢驗起見，並經組設國產檢驗委員會，對於各重要農產品，如米，麥，棉，茶，絲，桐油等，均擬鑑定品質，分別等級，以爲逐漸實施農產品質檢驗之依據。至調整農業產品，流通農業資金，實目前最切要最困難之問題，非賴政府與金融界通力合作，斷難奏效，年來各農民銀行，儲蓄銀行，各種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均熱心投資農業貸款，政府且限制凡儲蓄欵項，均須以五分之一，投於農貸，以資提倡。然終以無精密之組織聯絡之計劃，倉庫之建設不完，運銷之機構不備，致農產物不能商品化，各金融機關無從爲大規模之投資，一有天災人禍，政府亦無從進行糧食調整之工作，幸院長明鑑及此，特擬創設農本局，作爲農業經濟機關，俾與農業技術機關；農產檢驗機關，相輔進行，而政府對於農業政策之實施，於斯乃臻完備。本此宗旨，與金融界領袖一再商討，均願一致合作，除遵院長諭：定爲由政府於五年中，撥給三千萬元，自二十五年度起，在每年度之始，撥給六百萬元，已奉令飭編入二十五年度預算在案外；茲本政府與金融界合作精神，擬具農本局組織規程草案十九條，擬請於通過後轉呈國民政府明令公布，以資進行！是否有當？理合檢同組織規程草案，提出會議，敬候公決！(附農本局組織規程草案)實業部部長吳鼎昌。

組織規程

第一條　農本局以調整農業產品，流通農業資金，藉謀全國農村之發達爲宗旨。由實業部聯合國內各銀行組織之。

第二條．農本局設於首都，因事實上之必要，得呈經實業部核准於各省市縣重要地點酌設分局或專員。

第三條　農本局得酌量產業交通情形，呈經實業部核准，劃全國爲五區，分年進行。一切業務計畫，於五年內完成之。

第四條　農本局資金分左列三種：

(一)固定資金　由政府自二十五年度起，至二十九年度止於每年度之始，撥給國幣六百萬元。

(二)合放資金　由各參加銀行等自二十五年度起至二十九年度止於每年度之始合織國幣六百萬元。

(三)流通資金　由各參加銀行等組織之農貸團，於每年度之始，與農本局協定數額。

第五條　農本局業務分左列兩部分：

（甲）農產部分：

一　經營農產品倉庫事務，並得商各鐵路局建築倉庫廉價租與經營之。

二　受政府委託代理買賣農產品事務。

三　一般農產品之運銷或代理運銷事務。

四　抵押品中農產部分之處分事務。

五　其他經理事會議決關於農產改進及調整事務。

乙農貸部分：

一　各縣及各農村創辦農業銀行，農業合作社，農民典當，經審查認爲有補助必要者，得在固定資金內撥款投資提倡。並隨時加以考察監督。但其條件數額應由理事會分別限制之。

二　聯合及介紹各參加銀行等，爲一般農產品抵押借款，或各縣及各農村農業銀行，農業合作社，農民典當，以放款所收抵押品之再抵押借款。

三　經理事會議決，得酌放改良農產借款，或規定數目，協商各縣及各農村農業銀行農業合作社向農民酌放信用借款。

四　其他經理事會議決關於資金運用及創辦農村牲畜事務。

第六條　農本局固定資金，除第四條第一款規定外，於每年度決算時，其盈餘之數，應全數撥充之。如有虧耗，損及原有固定資金時，由政府撥款補足。

第七條　農本局各參加銀行等合放資金，週息至多不得過八厘，由農本局給予合放資金憑證，各參加銀行等，得將合放資金數目，列入法定農業貸款。前項合放資金憑證，經農本局之許可，得抵押或讓與於其他金融機關。

第八條　農本局各參加銀行等合放資金，於五年屆滿時，農本局得徵求各參加銀行等之同意，繼續合放，或分期發還，或發行農業債券掉換之。

第九條　農本局各參加銀行等組織之農貸團流通資金，各依其投資之條件期限及利率辦理之。

第十條　農本局遇必要時，得呈經實業部轉請政府核准發行農業債券。但其數額以農本局固定資金之總額爲限。

第十一條　農本局營業收入，得經理事會議決，酌提準備金，遇放款有損失時，以準備金抵補之。

第十二條　農本局每年度決算有贏餘時，得呈經實業部核准，酌提紅利，爲各參加銀行之酬金。

第十三條　農產品稅率及國營鐵路輪船農產品運貨之規定，各主管機關應徵求農本局意見，儘量採納。

第十四條　農本局設理事二十三人，組織理事會，內代表各參加銀行者十二人，由銀行推舉。餘由實業部呈請簡派。

前項呈請簡派之理事，以實業部長，內政部長，財政部長，鐵道部長，交通部長，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實業部農業司司長，中央農業實驗所所長，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爲當然理事。理事長由理事互推之。

第十五條　左列事項應經理事會審定：

一　業務計畫及分區進行辦法。

二　各項章則及其施行次序。

三　分局及專員之設置及裁撤。

四　發行債券。

五　預算決算。

六　本條例所規定及其他重要事項。

第十六條　農本局設總經理一人，協理二人，由實業部在理事中遴請簡派。各地之分局主任人員及專員，由總經理委派，並呈報實業部備案。

第十七條　農本局總經理承實業部之命，綜理全局事務，並指揮監督各地分局及專員。

協理輔助總經理辦理局務，總經理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得委託協理一人代理之。

第十八條　農本局須依本規程詳訂章則，呈請實業部核准，遇有增訂修改時亦同。

第十九條　本規程自公布之日施行。



國風社選

上巳日以事集竟日未出散釋招客淮樹代拈滿韻見寄不能無作　纕蘅

一載淹山城日對高嶁嶬金陵來夢中淮流如在眼前身本釣徒洒與烟波遠著我薄書叢當食每忘飯倒屣客尙嗔焚膏晷苦短宿業使之然隨緣端自遣太空原落落邊恤私願滿須知盤錯地正賴人黽勉友朋數見哀殷勤問行卷倦矣吾當還高會同舉琖

秦淮水榭禊集分得羽字　前溪

秦淮河水閱今古邀我來刷南飛羽摩挲醉眼視創痕弱翮幾經摧彊弩身輕負重道路長十日五日幾風雨今歲春來寒更深桃花未蕊梅未吐一年佳節屈指數晚歲詩盟闕難補未應老去怨春遲忍令淸觴空南浦

善子大千賢昆仲遊華山黃山或再三至請贈詩爲賦二長句　石遺

華岳曾遊直未遊靑柯樓觀一勾留徘徊千尺幢前路悵望三峯天外秋羨汝置身高落雁驚人長鬣舞雙虬二難共有僧繇筆貌得岩嶤最上頭

疑菴約我上黃山聞道登臨極險艱纔報颱輪坐阻滯誰知蠟屐屢躋攀一丘一壑雲煙供勝具勝情伯仲閒我是蹉跎爲容易天台鴈宕尙緣慳余急於遠遊近如鴈宕黃山輒未至

淸明日北豐公園梅花辛夷盛開　秋岳

三月春暄不恨遲寒梅留遣伴辛夷誰張白地光明錦來照仙人綽約肌傳火樓臺如昨日妒花風雨莫前期合幷兩美時難再駘蕩孤悰聖得知

丙子元巳釋戡禊集秦淮河房未赴分韵得金字　釁庵

春寒戢景屋廬深禊飲虛勞折柬尋一代霸圖銷絙鐵千秋王氣厭埋金憂時漫下新亭淚應節聊爲曲水吟

攘臂將軍老無用神州袖手作詩淫

次韻檢生教授春日懷散原翁北平 展堂

匡廬幾載認苔痕眞照原知達本根天下更無棲隱處
人間猶有是非存苑多燕沒思秦地日已蒼茫下古原
漫企東來書一紙先生彌老道彌尊

春日懷散原丈舊京 檢生

無復楊絲繫夢痕（嶺南不見垂楊春色都非）勝拋鵑淚沁芳根愁邊
歲月堂堂去雲外山河莽莽存寒水臨觴歌變徵高丘
掩袂睇中原陸沈眞見情何似達德惟應世共尊

次和纕蘅歲晏喜晴元均 次貢

輒聞時諺說黔城天漏難逢三日晴足慰隨車能應候
要知潤物在無聲江南寒甚龜如語（今年江南甚寒）春半雷慾
蟄未驚豈但桑疇蠶訊杳書生遠慮及秋成

次和溯初新歲遊舊京自壽之作 放園

海王村畔一壺茶曾逐春遊坐日斜枉自逢辰思往事
看人借地作繁華鶯兒忙煞過新苑燕子歸來弔落花
行見陸沉誰夭壽且圖買醉杜康家

婁君軒書遺 迪庵

佳客何因日見存更勞書札到柴門了無得失何榮辱
一泯窮通任寂喧坐久梅香聞古盎眠遲月色愛吾軒
老來頗似愚公處平谷移山有子孫

再叠韻酬蟄雲 子威

坐看堂堂白日過他年原不識誰何未忘尋夢來時路
終戀通辭去後波萬里烽烟游子篋一天風雨榜人蓑
悲歡聚散成追憶還讓藏山事業多
要將談笑易深悲手折梅花寄所思易盡百年惟有酒
只餘一事不能得閒定本初完後託興聽歌未醉時
傳世文章娛老計十朝詩史六朝辭（君編十朝詩乘及駢製文）

鷓鴣天（和迹庵） 鐵尊

楊柳誰教管送迎（借句）勞勞亭畔幾經行金錢四散紛難
記記取耆英舊姓名碁花好在酒頻傾一簾香霧晝冥
冥珠槃玉敦尋常事牛耳從知有主盟
節候江南有小春歲寒應問隔年人夫容木末心情舊
胡蝶天邊使命新醒又醉笑還嗔娉婷猶是綺羅身
未須重入羅浮夢翠羽嘈嘈徹夜聞

談章太炎

一士

本報第十二卷第三十七期，載王芸生「到北方來！」，論遠統不如近防，有云：

……最要緊的是首都的位置要近於邊防，甚至就把首都置於邊防線上。宋以不防河北而亡，明成祖遷都北平，修繕長城，西起嘉峪，東極山海，皆置重防，以首都當要塞，以天子守邊疆，因有朱明二百多年的天下。終明朝之世，蒙古未成大害，直至思宗殉國，真正敵人倘限於山海關之外。滿清繼都北平，北收蒙古，西掌天山，疆域之闊，超越往古。這都是首都置在邊防線上的成績。……及十七年北伐成功，首都南遷，十八年有中俄衝突，十九年九一八張學良通電入關，二十年九一八便發生了中日奇變。這個大教訓，更証明了遠統不如近防的鐵則。根據這個教訓，我們可以大膽的說：沒有十七年的遷都，便不會有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更不會有這四年來國不成國的刧運。中國的邊疆，半部臨海，大陸上者是東北與西北，首都在北平，適當邊疆的要領。從外交上看，日俄是主要的鄰國，頭腦擺在北平，耳目自然聰明些。黨國之遷京，在這個理由上，真是極大的憾事。

閎識名論，慨乎言之。民國元年，章太炎（炳麟）論此，可與互相發明。共和初建，民黨羣主遷都金陵，章氏毅然抗諍，力斥其非。與張謇書謂：『建置首都，鄙意宜在中原平陸，縱欲蕩滌舊汙，宛平不可，猶宜在鄴洛之間，庶幾控制北維不憂疏逖。明祖所以建宅金陵者，以其地不及朔漠也；今疆域之廣，西自天山，東訖難水，已倍本部而有餘，則中原輻湊之地，不在東南明矣。況自兩宋以來，中原文化，日益彫殘，猶賴建宅北

平，民所趨向，得令萬物昭蘇耳。向無成祖，恐中原已為不毛。』致南京參議會書謂：『頗聞堅守金陵者，謂燕京……亡清汙俗之餘，徙處南方，……亦以滌瑕蕩垢，不悟政紀修明，則舊汙自化，……中國幅員既廣，以本部計，燕京雖偏在北方，以全邦計，燕京則適居中點，東控遼瀋，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若徙處金陵，威力不能及長城以外。……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為衣冠所輻湊，足令蒸民丕變，若徙處金陵，安於燠地，苦寒之域，必無南士足音，是將使北民化為蒙古。……金陵服偏倚之區，……其可以為首善之居哉？謀國是者，當規度利病，顧瞻全勢，愼以言之，而不可以意氣爭也。若曰南士為倡義根本，必不屈就北方，是乃鄙人偏强之談，豈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乎？』當時遷都之謀得寢，固緣袁世凱作梗，而章氏以遠大之眼光，攄公忠之讜論，實足以明得失而靖浮議，所謂功在國家也。晚年卒目擊變局，其隱痛為何如耶！章氏近病逝蘇州，海內以失國學大師，同聲嘵惜。其學問、文章、性行、鑒識，均卓然可傳；當今日國難嚴重之際，身居舊京，尤覺其力爭遷都之舉，最可紀念，特表而出之，以諗讀者。（以個性之强，其平生持論有時不免於偏執，而精粹者甚多，闡微發蒙，箴時砭俗，無愧先覺之士也。）

孫思昉君受業章門，親炙有年，頃以章氏晚年言論等叩之，為書「謁餘杭先生紀語」相示，錄之如左：

民國二十四年秋，謁餘杭大師蘇寓，縱談殊暢，紀述如次：

論某公好奇，曰：『學說之奇衺，至今日而極，坊表後進者，惟有賑以正軌，豈容教猱升木，如塗塗附？今則以今文疑群經，以贋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許書，以臆說誣諸子，甚至以大禹為非人類，以堯舜為無其人，怪誕如此，莫可究詰。彼固曰有左證在，要所謂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者已絕學喪文，將使人忘其種姓，其

禍烈於秦皇焚書矣。好奇之弊，可勝慨哉！』論秦檜，曰：『秦檜亦何可詬厲？檜尙先使岳鵬舉爲郾城之捷，然後矯詔班師，以與金講，是和之權在宋，而不在金。不然者，不戰不守，雖欲講得乎？』答問章氏叢書續編未收文錄之故，曰：『近所論列，往往以時忌不便布之。此「荆母夏太夫人墓志銘」所謂「轂下何爲，陳騶卒以大讙，曰東藩摧，士女靡不悲，雖悲弗悲，是固知遺錐，又箝其口使人不敢達」者也。而近年多爲碑版文字，又跡近諛墓，故未付刋。』

又書軼事數則云：

袁世凱禁之都門時，先生憤甚，於几案旁遍書「袁世凱」三字，日必擊之數四。又嘗書「死耳」二字爲橫披贈人。民四年書「明年祖龍死」，袁氏果以次年卒，始得釋。可云巧合。初山東某氏，曾隸民黨籍，自請監視先生，實陰相護持，事之頗謹，暇輒求爲作字撰文，更以其先人傳志請。先生曰：『爾非袁世凱門下小走狗耶，』曰：『唯。』曰：『自知者明，甚善，當爲爾翁作佳傳以傳之。』然先生後論及袁氏曰：『袁世凱亦自可人。當余戟手痛罵時，乃熟視若無覩。近人聞有後言，輒惡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况痛罵耶？』

孫岳初隸民黨，後附曹錕，以事南下，因謁先生寓寓小樓。刺入，先生持杖遲之樓門。孫上，乃迎擊之，曰：『何物孫岳，亦北洋派鷹犬爾，何面目來此相見！』孫狼狽下；追擊之，罵不止云。（孫後來竟倒曹。）先生嚴氣正性，嫉惡尤甚，人有不善，輒面加訶斥。晚年於所不善則不見，或見亦不數語，不復謾罵。此蓋涵養日深之徵；而湯夫人從旁婉勸，亦與有力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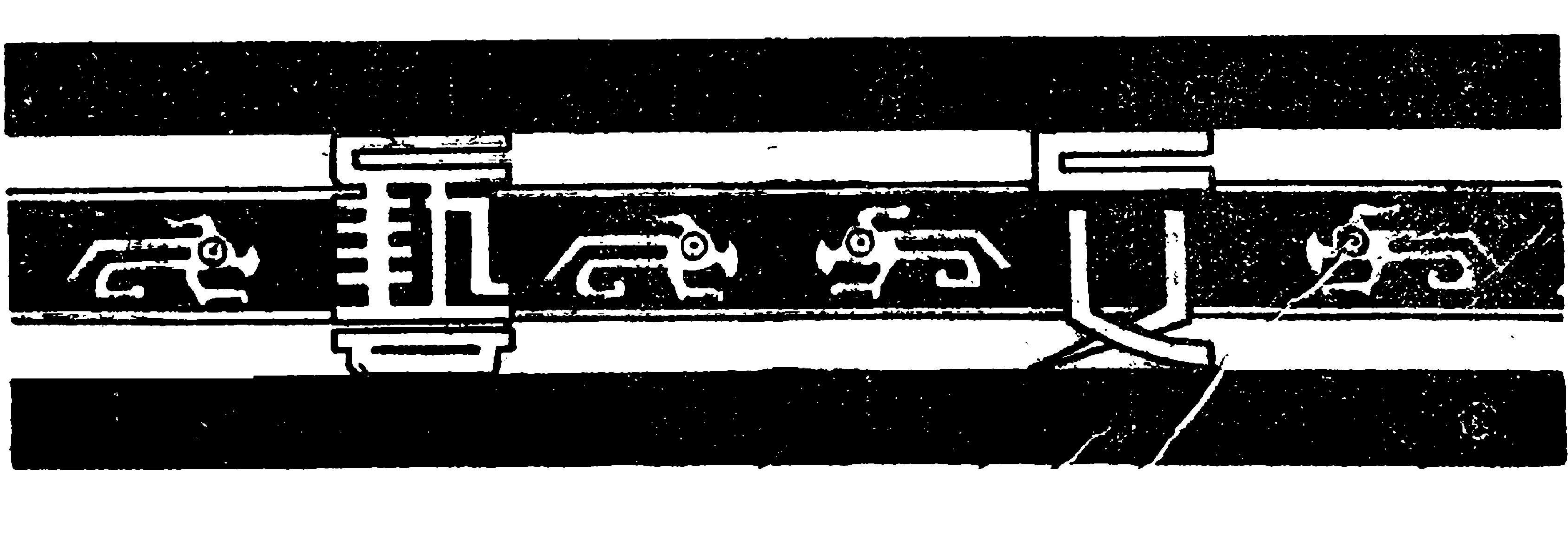
先生與人書有云：『少年氣盛，立說好異前人，由今觀之，多穿鑿失本意，大氐十可得五耳。假我數年，或可以無大過。』蓋晚年趨重平實，與前稍異，庶幾從心不踰者已。

曹亞伯嘗以所作民國開創史就正，並求書聯。先生曰：『稍緩當好爲撰句以應。』曹索甚亟，曰：『無已，惟有以杜句移贈。』乃書「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

流今尚存」二語。見者嘆其工切。其敏捷如此。

當其被袁世凱拘留，有上世凱一書，頗極笑罵之能事，文尤詼詭可喜，並及「考文苑」事，則其志也。茲附錄之：

前上一書，未見答復。邇者憲兵雖解，據副司令陸建章言，公以人才缺乏，必欲強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議公者，豈惟一人？輿論縱不振於中土，若外人之煩言何！炳麟本以共和黨獨立來相輔助，亦儻至而相行耳，而大總統羈之不捨，既使趙秉鈞以國史相餌，又欲別為置頓，炳麟以深山大澤之夫，天性不能為人門客，游於孫公者舊交也，游於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寧能與鷄鳴狗盜從事耶！史館之職，蓋以直筆繩人，既為羣倫所不便，方今上無姦雄，下無大佞，都邑之內，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縱作史官，亦倡優之數耳！竊聞史遷陳壽之能謗議，而後嗣樂於覽觀者，以述漢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塘，雖以歐陽公之嘆息，欲何觀焉！今大總統聖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筆而頌功德者，蓋以千億，亦安賴於一人乎？屬有武漢人士，招往講學，北方亦有一二人營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氣光融，當在江漢合流之地，不欲羈滯幽燕也。必欲蔑棄約法，制人遷居，知大總統恪共憲典，必不為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與朋輩優游謔浪，炳麟亦不能為也。苟圖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則私心所祈嚮者，獨考文苑一事，經緯國常，著書傳世，其職在民而不在官，猶古九兩師儒之業。邇者方言國音字典文例文學史哲學史等，皆未編成，而教育部羣吏又旨瞀未有知識，國華日消，民不知本，實願有以拯濟之。同苑須四十八，（仿法國成法。）書籍碑版印刷之費，數復不少，非歲得二十四萬元不就。若大總統不忘宗國，不欲國性與政治俱衰，炳麟雖狂簡，敢不從命？若繫一人以為功，委棄文化以為武，鳳翱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炳麟其何媿之有！設有不幸，投諸濁流，所甘心也！書此達意，請於三日內答覆。



弟與兄

嚴文井

上

籠門一開，學生們就如積水出閘，推推撞撞，淸算着在學堂裏面留下的老賬舊仇，叫罵聲從四行走的隊伍裏騰起，西大街的這一隊尤其亂七八糟，大哥芝昌眼睛尖，馬上發覺三個弟弟在同人罵架，一邊換着通老子，一邊還裝着笑，表示不在乎，看見這一羣小流氓無法無天，他本來早巳生氣的，可是他這次不。「喂！」他一下挿進這些頑童中，打一個暗號，老二一査出是大哥，叫別人「記到！」三個大王就跟大哥離開大隊。

「告訴你，曉不曉得我出來的道理？」老大歪下頭，嘴接上老二耳朶，一句話有一個石磨子重一樣，呑呑吐吐像往日在小學上故事堂背「奇怪馬」，老二張着嘴，沒有怎麼樣，聽完了就轉告老三。

「喂，曉得了吧。」老二也學老大一般神氣。

老三點點頭，望望大哥。

老四因爲懵懂，大哥再三囑咐他：「不准亂鬧！」這是下午，蝙蝠在衙簷打圈子，日陰拉得長長的，把路上麻石畫黑一大塊，懶人從蟄伏了一天的屋子裏鑽出，踏在這黑影上愉快的打着呵欠，芝昌居然有一個頭目調調，帶領弟弟們在人縫裏穿花，轉彎抹角，一直穿過自己家裏滿是泡菜臭鹽蛋氣味的廚房。

「老四今天要跟上樓去！」老大發命令。

老四叫：「不！」

「今天不聽十雜（註：漢戲內的花臉），怎麼不？乖一點，今天！」今天，今天大哥大權在握，再憑上「公民」裏的話，其所以他如此盡責，也無非是爲了一種「義務心」，發現老大那雙眼一橫，老四並不完全像他那「紅蘿葡」外號一樣笨，也嗅出了這氣勢，於是不敢再「不」，什麼時候說什麼話，服從在這時一定不吃虧，不然，他也有經驗，如果大哥聲直氣壯，必定是受了娘的委託，彌下去，不幸吃一扁魚（一巴掌），母親不理，號哭也是無用，今天大哥的把戲又有來頭。

這小霸王既屈服，便沒得事辦辦，過天井時都靜默一個「三分鐘」，可是車一個身，老四又找別人的閑事。

「跟方樊，三哥打了架的。」

老三皺起了鼻子，恨不得咬他一口，連忙辯：「哪裏？你看到了的？」一支手像蝦鉗，舉起預備去挖老四的頭皮，老四是剃的和尚頭。

擺出龍拳的架式，大哥蹤身橫在中間，隔開兩個。

「打了就打了，好漢做事 好漢當。」（老大的施公案第一）又對老四：「你也夠了，還說人家！燒窰的，賣瓦的，都是一把的。你看你臉。」指出老四臉上那個黑八字，事情于是平息。這是因老三不知怎麼一下記起了打珠子，珠子今天打不成，手伸在口袋裏摸數那七顆，摸呀摸，就啞啞想心事，倒不是由于聽了大哥的警戒。

八條腿在梯上走得鷄鴉的響，「什麼時候！還糊裏糊塗。」老大心想，極力裝得沉默，小丑們沒有意思，老老實實的跟着上。

「懂事的不故意討人嫌，再說一遍。」老大要把這些嚴重性嵌進他們的肚子裏去，說話的腔調故此規矩得有點發抖，他說：「再呀，老四要聽二哥的話。」當然，這話是學的娘說：「喂，我出去都聽大哥的話一點。」那時是娘要走人家。

現在怎麼？現在娘在自己房裏彷彿參瞌睡。

娘房裏，衛生香，艾花同破布和在一堆燒，烟霧騰騰，在逼疫氣，窗洞闊成了灶門，房就像個城隍廟，洋油燈擱在衣櫃上，床帳深垂，桌上茶杯跟人心一樣淩亂，東一個，西一個散置着，哈德門的美人畫害了黃病，烏審畝困的貼在三個月來沒有改過樣子的月份牌下，米箱子上睡着一條老貓子。

芝昌同樓上說：「不要吵，不要丁丁東東。」不放心，連着說了三遍，但是弟弟們總有點頭石性，不管什麼時候，如何「嚴重」，車個身，又隨自己心動起來。 在樓底下多停一會，他又覺得這冷靜比胡吵也好不了幾多， 看了看家家（註：即外婆，外祖母）同娘的氣色，想開開口，一些話雖在舌頭上打筋斗，說出來却又不見得聰明乖巧，沒得事做，走到裏邊拉拉抽屜，家家看他一眼，他有點不安，順手摸出一把剪刀，家家聽說「壳子（註：最壞的棺材）來了」便去開門，這是李恆茂小徒弟的腔調，家家同他在後門口談價，批評貨色，芝昌偷看娘一眼，看娘聽見了這些話沒有，娘好像沒有看着，他就一下下把指甲壳剪得滿桌子跳。

女人們在晒台上收衣，篙子打得瓦只響。

「袖們都回了？」娘問：

「半天了，在木作坊的門口碰見的，我叫不調皮他們就不調皮，現在只怕都在下成三棋……」

這是他能夠說幾句話的機會，預備滔滔不絕，賣弄自己能幹，討得娘說他一句「倒底是大哥。」不然，至少也希望娘在肚子裏誇獎他，娘却不理下文，抬頭看門外，他只有留下那一節同兜覞舖子李老板賒壳子的激辯。

「媽出去坐一下子，有他一手就行了。」他一眼看見家家帶領八丫頭進來，他懂得這下面的玩意，因爲八丫頭除無事賭錢，茶館裏吵架幫助代和，過年玩玩綵蓮船，龍燈外，再就會替死人收拾打扮進棺材，這來當然是替老五穿衣。

「也好，我來招乎，你在堂屋裏去歇歇，」家家用手去拉自己女兒，

八丫頭斯斯文文站着，倘還決定，娘用手來隔家家。

「恁家眞是，那無論如何不能，他東西只我曉得放的地方。」

不行，娘對八丫頭講老五的好處，烏烏啦啦，忘記指示這粗人做事，家家忙得團團轉，老大站在當中像個泥菩薩，伸不出一支手，八丫頭揭開帳子，口裏吹出一些高粱酒氣 ，同娘講他街坊楊道士價錢公道，法力廣大。

娘要讓凡是老五用過的東西都帶下土去，零零碎碎在櫃裏東淸西檢，一肚子傷心又伴着檢出來了。「老五命苦，老五命苦。」說了又說，這好像是個信號。接得信號，旁邊的小君子忍受不住，他實在是怕娘的號哭了，因爲他是個想「哭沒有意思」的好漢，再看見八丫頭預備動手抱出死尸來，他臉上世故的曲紋扮他成一個鬼相，兇險醜惡，老大就溜了。

家家在天井中焚燒往生錢，火光紅艷艷的，牆壁被照成一個胖子臉，又紅又亮，紙堆吐出長舌，旋窩風胡那胡那把紙灰吸過屋簷，老大彎腰幫家家忙，要是平時，他會說自己是迷信大家，他在心裏默一件事，以五張一疊往裏添，因爲「這樣才足以紀念老五」，裏面八丫頭大概在替老五穿了，娘的哭聲從板壁縫鑽出。

「好呀，乖乖！」家家開始祝告，顫抖抖的對空無所有說話，糖解，安慰，聲調內滿含誘惑，一大串跟孩子們無思想的話說得差不多，她彷彿在眞看見了一個幽靈。

老大還沒想到發笑，他有幾分傷感。

下

木樓是一個「日落西山」年紀人的頭，裝滿了沉思與回憶。

「鬧翻天也是做娘的甘心的呀，偏偏他又乖，天生一個悶氣聲的孩子，是來替張家的還本的，懂得一肚子事，五十多天，鐵漢也折磨得要發狂。——你吵，做娘的倒喜歡，嗨！鬧翻天也是……」這些死去孩子的聰明及安靜柔順的德性繫在一根綫上，娘扯出一個頭子，就自己不斷的往下溜。

「看穿點子嚇。」家家打出種種譬語，談着自己幾十年也摸不透的人世，天花亂墜的，繁引各樣故事典證，想移開自己女兒的鬱結，說呀說，倒把自己弄得傷心流涕，哽咽喉嚨勸女兒：

「眼前種種都是欺人的，越是乖越假，是自己的，風吹不飛，水淹不坏，眞把他當一回事，就太癡迷。」

娘聽說，好像生氣，回答：

「說來說去，總是自己骨肉，那個又能不做癡男癡女！」

孩子們只納悶，弄不懂這理由。這樓子上陰風慘慘，瞌睡虫展開翅膀飛，引得他們眼睛皮一秒鐘加重半斤，都張大口打呵欠，夜在偷偷靜下來，這家人如同一支船失去了錨，昏露陰黯。

看着老四快睡着了，娘同家家起身，芝昌記出一件事，後面咿：「我寫信，明天？」家家向頭橫他一眼，娘說：

「是的，說轉轉一點。」

轉轉一點在老大這寫信家就如考大考，父親得的家信都是兒子代娘的筆，老五這病，一次聽說是：「有人病了，是老五，不厲害。」再一次是：「不大要緊，快好了。」有兩次信是空洞洞的，再一次忽然：「老五的咳嗽又嚴重得很。」父親摸不出頭緒，于是暴跳如雷：「不行，不行！十

五個年頭的人還分不得老子的憂，老子眞是六親無靠！」馬上寫信向兒子：「爲什麽不學誠實？」當然出門人不知道在家的太太的用心，兒子再聰明也不過是一個飛天，懵懂蟲，怎麼會懂得回答：「這是由于一些人體諒你。」

這樣，父至更加生氣，說：——

你是我的長子，處處是弟弟們的榜樣，年紀一天天大了，照說也該懂事，（寫到這裏，他想：「這門高，一頓飯吃得下三碗，十五歲還不開知識，眞是稀奇事，別人兒大一發，我這倒霉鬼，我只兒大一壓，骨頭壓扁了就散事。」他有點悲感。）全不明瞭我的辛苦，這些年，離家別井，勞碌奔波，爲誰？你就一點不能幫我？（父親歎口氣，「這是教書人下塲，天天教人家子弟，把自己屋裏的糊糊塗塗倒無辦法。」想到這裏，父親幾欲擱筆。）累次來信不明不白，前言不符後語，上這多年學，連一件事也說不淸，老子眞感覺灰心，下次切切不可如此！

這八行內字大如錢的句子使得兒子也生氣，自己覺得做得很好，不但不被誇爲機靈有孝心，反而無緣無故受一頓申斥，一邊不平，一邊找老三老四生事，心裏說：「再不寫信了，讓娘自己說去。」呵，娘說什麼，娘在他耳邊教訓：

「在外的人着急憂愁都無用，這末大還是昏懂懵，聽娘的話，不要瞎說，除非你兇老五，老五是要好的，沒有事大驚小怪，嚇你老子，于心何忍！」

「于心何忍，今天總算完事大吉，」老大覺得這一個「段落」「告」得眞好，這一個信就可以痛痛快快的不必受娘的牽制，心裏馬上就預備起下一草稿，開頭想用上一句：「强暴的狂風將樹葉吹離枝頭了，」卻不知是那裏見過這一句話，或是自己發明的，反正很適宜于用在報告老五死的信上，一定得設法用上去，再想描寫一下家中的慘況，如何亮子還是他去賒的，還費了半天口舌，如何娘去商量善堂的義地，連晚飯都沒有吃，就只沒有辦法找地方安插進自己這幾天招乎弟弟們的功勞。

「大哥，今晚上頂好不吹燈，」老二叫：

老大沒有回答弟弟， 老三大聲音抗議老二的不留心 ：「莫壓我的腿子。」

是的，人都睡了，老大被提醒去關房門，弄道蛆黑的，一丁丁小風弄得他打了個寒顫，心上一跳，很快就在幻想裏召來一個東西，這東西他從前聽家家講古聽得很多，他不敢想這一個奇怪的名字，似乎說出這個字這東西就會出現，從脚後跟害怕起，一直怕到頭髮尖，他的毛樹立，腿子軟，也不顧迷不迷信，勞里扒啦，關上門就像躲在堡壘內，可是又不敢吹燈，光在這時似乎是一種鎧甲。

他變成一片掛在蜘蛛網上的枯葉子，那樣敏感易驚，受一微微空氣的波動便擺搖不停，呆下來，一些奇怪偏僻的念頭更得着機會在他心上一起一落的叩，這孩子不敢注視桌上燈焰周圍的暈，甚至連桌子下，窗外面，天花板上，門扇背後都似乎有一種神秘的迫害加于他樣，他又像支被淸道夫狂追的狗。

偏偏老三老二兩人這時又這樣和氣，吵吵嘴也舒服一點，老大覺得有點孤立無援。

家家唸心經音細聲細氣的穿過弄道，賣消夜的喊豬血魚粲，夾着一些

竹梯子敲得卜卜響，遠處有一個瞎賣唱的拉哭皇天，狗子吠得特別狂。

「老二！」

老大往床邊退。

「老二！」

「嗯？」迷裏迷糊，半天老二哼了一聲。

老大心內伸出兩條腿，慌慌張張坐上床，美孚燈上氣不接下氣在那裏閃，墻上影子如潮樣起伏，「讓牠自己熄吧。」他急于躲上床，他怕眞會有一個奇蹟，那怎麼辦？假如他聽見一個怪聲音叫：「大哥。」

這時分有點奇特，好多他不要知道的，及不會知道的問子自己闖到他的腦子裏，雜亂無章，千頭萬緒，這呀那，閃電一樣掠過他，簡直鬧得他麻煩，他記起父親的大信紙，上面沒有字，有幾個愚蠢骯髒臉的像片，那是弟弟們，一下這些信紙噴發一堆火，像孔雀尾巴一樣變幻，多色，他眼睛給灼得五花亂墜，家家又在唸祝詞：「去呀！你媽不喜歡你，乖乖。」不，不！「這世界吞了他的，」娘在哭，辯說，世界吞人，世界，人，吞，呵，人！

瑣碎思想如羣鴉飛過，遮蔽了天，脹滿他胸膛，送給他以無休止的反側，「好漢，好漢，狗屁！」他焦燥得咬牙切齒，這孩子片刻長大了二十年。

房裏的燈把天花板畫上一個大圓弧，燈焰作着日頭落土的弱紅，老二老三的鼻孔絲絲的叫。天快亮，娘同家家被叫門的喚起，持燈打弄道過，低聲耳語着下樓。

老大這是第一次失敗，因為他往日慣會對老二老三說長大後如何去覓求名山大嶺，訪道尋仙，如何設法去聽着日繼夜的漢調，他是滿以夢想自豪的，這晚却逃掉了這類巧計，忽然變得呆笨，不能管理自己的心事，只有聽着樓下門響，洗尸人同他夥計含混混的，瞌睡沒有醒清白的談話，後來釘子釘得乒乒乓乓的，接着一串瀏陽煙，老三就在床上車身打滾，叫聲：「大哥。」

「吵什麼？還早。」

一說，老三咕嚕嚕又睡熟了。

「大哥！」

這聲音跳出來，滿屋子飛，叫他感覺新鮮，如同他不曾聽過這名字一樣，突然一下震驚了他，這聲音變成實體，漸漸沉起來，他四肢都查覺這重量，這是一個十五歲孩子的秘密，他從一個天天用的自己的稱呼上得到一種新意味，怪道父親長子的叫不住口，當中是有理由，他開始想思索，但不成，年紀限制他的思力，他沒有得到一個正確的想法，只「大哥」這名字簡單的在擴大，明亮起來。

「老五告了一個段落。」現在他想，他開始被「自己」驚擾，他不能試一試往裏面追，他只有直覺的觸到一個影子，很少但很的確，這影子像海燕一樣帶他到一個不清楚的時候（也許那就是未來）內輕輕一閃，雖以後他再鬧不明白了，一個衝動就噴湧如泉，不可為人力所制止，（這一刻什麼都靜止了，眞正的寧靜，老五的棺材抬走了，門已再關上，娘停止了哭，同家家在上樓，弟弟們睡成了一塊石頭。）他咬咬牙，感覺臉上有點凉，像條蛇，爬過他半邊臉，凉到耳邊，這是眼淚，是的，老大在哭，老大很傷心的在哭。

好馬

荷蘭柯倫作
（高植譯）

作者柯倫（Antoou Coolen）是荷蘭人。這篇好馬的英譯原載活時代（Living Age）一九三六年四月號中。據該誌的編者聲稱：柯倫是荷蘭北不拉那（North Brabant）的人、曾以佛蘭米文及德文出版了好多種著作。他常被人與哈姆孫（Knut Hamsun）即諾（Jean Giono）及鄧（Olav Duun）相比。這篇田園小說好馬是第一次介紹給英語的讀者。——那末這也許是第一次介紹給華語的讀者。（譯者誌于紫金山下。）

一

艾木德是一個强壯的漢子，高而身材結實。他的嘴的樣子有點兒生硬。他的胛膊像橥柄。當他眞正駕駛時，什麼困難都能勝過。他的妻漢娜稍微小一點，但她也身材結實，善於操作農事。在尋常的日子裏她擠牛乳，—夏天在房子附近的墾地上，冬天在牛厩裏，—在牛乳射到桶裏的時候，她唱着歌。星期日，輪艾木德坐在矮凳上擠牛乳。牛乳一天擠三次，這是地方上的習慣。

漢娜養猪，上灶。她做一切的家事；她在烘房裏炕麵包；她做出來的牛油總是好的；棵麥熟的時候，她在田裏跟着艾木德綑麥—她是一個打綑的能手—並且把麥綑豎起來。假使艾木德是一個最快的割麥人，則漢娜是一個最快的綑麥人。她從來不落在他後面。他們倆在一起把工作做完；若是他們倆不能把工作做完，就僱一天短工幫忙。

兩人之間一切和好。眞的。可是他們結婚四年，還沒有孩子。一個也沒有養過，他們非常想有一個孩子。有一天漢娜坐着哭起來。

艾木德問，「你爲什麼哭呢？」

他得不到回答，但，總之，你能猜出她爲什麼哭。

艾木德下了田，低頭走着，想着這件事。春天已經靜靜地來到田野上；靑春在太陽光和風裏唱着。夜來了，又是新的日子，馬利亞聖產預報節，是假日。在中午，他們從餐台上站起來的時候，漢娜向她丈夫說道：

「艾木德，你擠牛乳，看牛，看猪，還有羊和馬。我到奧獸去。」

「好，」艾木德說。

好，他這麼想，十分快樂。女的穿着後即離家。她走過了門坎。她比艾木德小一點，但她從門口走過時，似乎高。走完了小徑，她便上了有車轍痕跡的大路。田野上的春天是藍的，早綠更深了，棵麥愉快地長着。她走過了田，快快地走着，把路和園垣都丟在後邊。樹上的葉子長得更密了。村莊躺在那邊。

她走在急流溪邊的窄道上，溪裏涸濁的水淙淙地流着。她走過了被太陽反射出一道銀光被微風吹起皺紋的泥水窟窿。向前，向前走着。小心地，走過了溪道上的彎曲的舖板，然後走過了兩條轍跡間的橋，最後一跳跨過乾溝，上了到奧獸的大道。

太陽在三月的最後一天溫暖地照耀着。漢娜所遇到的事是這樣：她在心裏提出了問題；她懷着希望；却沒有回答。她在有灰塵的路上走着，經過了綠田，經過了更綠的樹林，向慈悲的地方走去。太陽照在她的黑衣上，照在她的淸潔的光滑緞帽上，帽上有光亮的鳥和葡萄籐。她仍然向前走着。在她的黑衣的旁邊，她的操作發紅的手裏來回地擺宕着一串念珠，她

歎着念珠——，十個「給你的祝福」以及十個「對你快樂的祕密的祝福：」天使加不若的消息（即是預報聖母將生產的消息——譯者注）和馬利亞趨訪表姊妹伊理沙白的消息。她這麼地向前走着。她向最純潔聖母，那位聖靈懷胎的聖母祈求着代禱。她向她，眞理的明鏡，精神的玫瑰，晨星——祈求着。

于是她在祈禱時，坐在有太陽光的小敎堂裏別人當中，她的心靜伏在聖母歌的神秘甜蜜的聲勢下：「我的靈魂尊敬主，我的精神爲上帝我救主而快樂。因爲他注意他的卑下的女僕人。」一個處女在山上曾經唱過這隻歌，在久遠的時候，在遙遠的古國。現在，這隻歌不被了解，却被深深地想像着，她激蕩在一顆柔和的開敞的心裏，心在合掌中跳動着。

漢娜在薄暮的餘光中走回家。月亮在黑雲中紅紅的射着光，明亮猶如靜窗。漢娜在斷黑時進了屋；她的丈夫正等着她。她回答了「晚安」，兩夫婦沉默地相靠着坐在火爐邊。艾木德裝了煙斗吸着烟。漢娜用幾句話說了她的事情。

屋外是初夜；樹木沒有動靜，裸麥直挺地立着。月亮把窗影照在床邊的地板上，兩夫婦在床上酣睡着。

二

不過，好多天之後；發生了衝突，天曉得如何——許是湯裏有一根頭髮，或者放錯了地方，或者忘了照顧牛，或者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不好的事情。誰知道牠是怎麼發生的？他們發生了衝突。艾木德對這個婦人極爲忿怒；艾木德屬於那一類在忿怒時便完全忘記了自己的人。怒氣升到他的髮根，落到他的胃裏，流進他的血脈。他因爲心裏的怒火幾乎瞎了眼睛，他的一切好處都似乎一掃而去了。他怎麼能對面前的妻說惡聲的話傲無禮的事！一隻椅子翻倒了，正在敲打的時鐘內爲這一切的責罵聲而不能聽到。艾木德看見了——在這個婦人的羞恥目光中如何流露了蒼白的神色。她的反駁更使他發火。他猛的一聲用拳頭把桌子打得發歪。他的腦經昏亂，用可怕的罵聲向他的妻叫着：

「你這天譴的賤貨！把你的饒舌頭收着！」

忽然安靜了——在這個安靜中鐘的慢慢擺動聲能够聽到了。「收住你的舌頭」這句惡語像是這個婦人精神上的一個打擊。這個男子的粗野毀壞了什麼——牠破碎地躺着，——她沉默着。吵架完畢了。艾木德走出，漢娜留在家裏。

吵架是完畢了，但四壁之間的空氣是沉悶而惡劣的。房間裏充滿着緊張，當他們坐下來吃晚餐時，房裏靜得像死。牛嘷得黑暗的廐發生回聲，晚風擦着窻子響；馬在廐內把蹄子擦來擦去——這一切使這個靜穆更深沈更難受。他們坐在那裏——兩個人在石油燈下坐在擦得發亮的桌上，沉靜地從遲緩的手裏吃着麵包，沉靜地在有花的杯子裏飲着熱咖啡。夜晚降臨了。艾木德吸着烟斗。在安靜的房間裏的緊張中，藍色烟紋冒在黃色燈光的四週。或者這使艾木德的心安靜了下來，因爲他終于又說了一個字；但是沒有回答。這又重新引起他的怒火。這個婦人坐在那里不作聲，用手擦臉。就是這樣了。他從她得不到任何東西，無論他如何責罵，輕視。

「天譴牠，你不能再說一句嗎？」

她只向他看着。她抬起眉毛，並且從此她的嘴角向下垂着。雖然她不

再想說話。她的舌頭變得不隨。這就是這個男子的壞脾氣所造成的。

他們沉默地上了床。艾木德寂寂的躺在床上，在這個年輕婦人的背後。明耀的月亮照了進來，高，冷，而生疏。漢娜默念，忍含着她的怨悔；她的心深處有了這個强固的思想，她要在一生當中不再向丈夫說一個字；這使她痛苦，同時對她也好。她受了很深的傷痛；現在她採取報復手段，現在她防禦自己了——她還能做什麼別的呢？她體味着，憂愁着，並且想着她的丈夫將如何感覺，如何懊悔他野蠻的過份。

大的靜默開始了。可能地在第二天早晨，在整天當中，漢娜想放棄心裏的悶氣，回答丈夫一句話。但好像她的喉嚨細住了，她的舌尖在嘴裏發硬而痲痺。她不做絲毫與此相反的事情。

誠然，她不能說一句，也不能回答一句。悲慘的條紋發現在她的嘴的四周，她的眼神變得散漫而滯鈍。那在她臉上產生不安，痛苦，和深厚驚愕的表情。早晨，悠長的白天都在沉默中過去了，而艾木德——他也强迫自己來反抗這同樣的沉默。那是痛苦而奇異的。若是說出一個字，那是艾木德說的；牠是兇惡，遼荒，而滿是怒火的，因爲牠是毫無目的，並且因爲他不能像他的妻那樣完全保守沉默。整個的農場都變了形。廐，屋，和土地看起來好像是在另一個天底下。屋裏是不吉的空氣，並且當馬在廐裏踐踏時，泥土的地面便靜靜地清淅地傳來鼕鼕的蹄聲。這樣地過了第二天，第三天，過了整個的星期。

二

星期日，十點鐘的禮拜後，艾木德在米克的「獅子酒店」的櫃台前向六十歲的村上收稅吏哥生・帝門告述了所發生的事。他把他從櫃台的頭邊拉開，離開了酒店裏的嘈雜羣衆，酒店裏站着許多農人，瀰漫着濃厚的烟草的烟。

「帝門，」他說，「我不久之前同老婆吵架了。她從此不說一個字。你想怎麼辦呢？她不再開口了。」

哥生・帝門拿開了窰燒烟斗的吸口，用牠擦着暗紅色大耳朵的光邊。他搖搖頭，沒有說什麼。

「帝門，」艾木德說，「這不是笑話。我是誠心告訴你，我聽不到她說一個字，她總是不作聲！」

帝門又把烟斗放進蒼白而窄的嘴唇裏，吐出幾縷微烟。「一個女人不說話——那是一個眞正奇事。我希望我能够想法子。」

這就是哥生・帝門的意見。

艾木德回了家，又覺得身邊的不舒服的沈靜。他們吃着飯像兩個啞吧，艾木德還沒有吃完便站起來走到田上去了。在那個星期日他有了許多奇怪的，特別的思想。在下午很遲他回家了。他的妻坐在薄暗中，外邊昏暮慢慢到來。艾木德走進牛廐，點着燈籠，在薄光中，坐在牛肚下的矮板凳上，從脹緊的牛乳頭裏擠着牛乳，他擠過牛乳，便到馬廐裏去看 馬——黑鬃的棕色的好閹馬。馬站着不動，天黑的時候牠總是如此。牠轉過來看艾木德，側着牠的好看的頸子。艾木德拍着牠的頸子好久——馬喜歡這樣。然後艾木德輕拍着光滑的後腿，把燈籠掛在鈎子上，把食槽裏放了燕麥，並且加上黑麵包的碎片。他屏聲地向馬說話，馬用大而發光的黑眼睛看着他，反映着光和暗。馬把軟鼻子觸到艾木德的袖子，從張大的鼻孔裏

噴出熱氣。然後牠抬頭伸進食槽的黑暗中，大聲地猛烈地製了幾下——燕麥滋味好。艾木德心裏笑。

艾木德想好了什麼事。他整夜地靜靜的躺在妻的身邊，一早就去做事。他中午回家吃飯時，把馬也帶進了屋子。

好上帝，是這類的事情，眞正的强藥！棕色的大闊馬走進來，停在門楣下，然後把頭伸到天板的橫木。牠走進來，泥土的地面上響着蹄聲。光亮的臀部韵律地擺着，長鬣從頸子上披下來。馬從額前的鬃下驚異地看着。牠的光亮的身子沒有一件鞍轡。在豎起的小耳朶之間，有一個白點子在額頭上，好像一個窗格——一顆星，半隱在紛亂的鬃下，這個棕色，魁梧，重蹄步，大臀的馬這麼走了進來。牠站着不動。牠擠滿了整個的門口。牠似乎要頂破了天板。牠看着爐裏的餘燼，看着婦人，看着碟子，裏面盛着冒熱氣的蕪菁湯和肉，放在桌子當中。

在驚異中漢娜幾乎要開口說話。但她看見了丈夫站在那里。所以她速迅地想起來並且約束住自己——現在她還能够這麼做。她拉開椅子，坐在圓桌前她坐慣的地方。艾木德從爐後牆上的盒子裏拿了一塊乾的黑麵包，用小刀切成碎塊放在桌上。

然後他拉開椅子坐下來。他用舌頭啲嗒着馬所熟悉的聲音，於是馬走近桌子。這個農人和他的妻各畫了十字，沉默的做了禱告。在他們當中伸來了馬首。夫妻倆拿了叉子進食。艾木德嘴裏嚼着，放下叉子，給了馬一塊麵包。馬轉過頭向艾木德；在吐氣時吹下了屑子散落在擦得發光的桌面上。牠抬起軟，乾，黑的唇，嗅着麵包，毗出大的黃牙齒，伸出紅，熱，濕，厚的舌頭，啣起麵包，用牠的平牙齒磨擦地速迅地嚼着。牠還要，又接了一片。牠用頭點着感謝。伸到頭後的大下顎動着，牠快樂地嚼着咯嘴。他的眼睛左右地看着，看農夫和他的妻，安靜地友誼地從牠們的深黑色中看他們。開放，深邃，滿足，善與智慧，這些都從眼睛的潤濕光輝中說出來。牠的鼻孔裏和黑唇上有毛，只有在近處才看見。

棕色馬和人在一起吃着，好像從來是如此的。牠的美麗的臀部和附近的地上都有日光。祖父的鐘裏的懶慵的銅擺每一回的擺動都發亮。馬用尾巴輕柔地拂着後部，舉起後腿，用蹄邊擦着黃棕色有美麗脈胳的肚子，肚皮時時速迅地皺着，然後涔的一聲把蹄子踏在乾硬的土地上。

漢娜靜靜地吃着，偶而把羞澀的眼光看在她和丈夫之間的桌上面的馬首上，並且看馬，馬在大身軀和鐵蹄上表現了生命的嚴肅和力量。漢娜看着牠如何吃丈夫手裏的東西，或者她起初有點怒氣。但現在她沉默地快樂着。總之，受愚的是艾木德自己，當他帶馬進屋時，他或在希望她說一個字。飯後，他們又各自劃十字。艾木德把最後的麵包屑子集合起來，放在手裏，遞到馬的唇邊。然後他擦掉褲脚上的粘液，要馬轉過身子，這是進退磨擦了好久方做完的。他的妻留住。她看着這匹馬的高起的後部擺着走去。尾巴向她擺了一個再會。

第二天發生了同樣的事，後來好多天都如此——兩個星期，一個月，甚至於更久。

艾木德曾經向他的妻說道：

「棕色馬要同我們在屋裏一直吃到你說話才止。」

甚至於對於這種話他也得不到回答。呵，這個婦人會許早就沒有了火氣，但是够奇怪的，這好像成了她的固定目的，不打破她所誓守的靜默。

這和吵架沒有什麼關係了。她把自己關閉起來，在自己四周建起圍垣——一個她自己不能跨過的高圍垣。在安靜日子的晚上她有時覺得想說話。但是只在她獨處時，看不見她丈夫時，她低聲向自己說幾句。她喜歡只讓自己聽見一切。當她散食時，她向雞說話，當她把麥芽雜糧放進食槽時她向豬說話，當她倒洗碟水時她向牛說話。當她把生麵團烘成麵包時她向麵包說話。她坐在門前看擺動的樹頂。

四

夏季猛烈地來臨，用充足的陽光開放了人心。在門前掃淨的土地上的蔭影裏她看見小腳和小手的動作。牠們似乎抱住了她的心，伸到她的嘴上。但是當她丈夫回來時，他的足音打斷了她的聲音並且陡然約束住她的喉嚨。從她嘴裏引出一個字那麼強的意志是沒有的。或者那是什麼怪癖迫她沉默，不能尋找別種路徑。她繼續地想：「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這麼做。」她實在不能够。最初她懊悔；在開始的日子裏，未淌出的眼淚擾亂了她的心。現在她的憂愁是舊了。或者除了驚奇便沒有別的了。

吃飯時，當她從丈夫身上拿開眼睛時，她只看見馬。牠在椅子上的食盆中吃着。牠悠閑地抬起頭，熱心地嚼着，低下頭，輕輕地搖着牠的美鬃。牠已經到了不用叫便來的程度。當艾木德在廐前解下枷軛和肚帶，把馬具把掛在廐門上，把銜口拿出的時候，馬便自動地走進屋裏牠的地方。牠很願意同農夫和他的妻在一起，斜乜他們的手，吃牠的麵包和燕麥。牠沉默着和人一樣，但牠是習慣於此而且滿意。假使只要沒有蒼蠅就好了！牠們成羣地集在牠的眼角上。牠睞着趕牠們。牠們飛起又停住。牠們停在牠的全身上，不管牠的皮皺多少次，尾巴擺多少回，蹄子踢多少下，趕牠們去。牠們飛起又停下。牠們似乎爲了開玩笑而刺；牠們渴需好的馬血。漢娜從籬上摘下有葉的枝子，常常在馬身上擦，幫着趕走害虫。艾木德看着，不說什麼。

稞麥在田裏熟了；雲雀在天空散滿了歌聲；矢車菊和紅罌粟在淺褐色穀粒的旁邊耀着。一個婦人穿過了屋子，走過了馬廐的土地。她從果樹園的的冷綠中走出來，陽光休息在她身上和影子上。外邊小樹下，明亮的樹幹中，紅棕色有花點的牛站着在吃草。漢娜在門口停了一會，靠着矮門榜。在她面前的半圓的範圍內她看見一羣白小鷄和牠們當中的鷄姆的雄姿。豬哏聲從圈欄裏傳過來。羊子在未開墾的地上吃草，時時抬起頭咩着。一眼所見的地方，燕麥都熟了。夏季——漢娜能够看見聽見牠。她發生了什麼事情。是的，眞的，並不是特別的事——只是恐怖，欣喜與希望。在她的身子裏面活着一個新的生命，這是地上可以生長的。大地的意志在漢娜身上表現着，在這個卑微的女僕身上。她知道這個已有多少天，她保守着秘密。

五

有一晚，房子裏黑了，艾木德走進來。漢娜點着了石油燈；燈光射在擦得發亮的桌上，黑暗從這個婦人和男子身上離開了。她在他前面，她的手靜靜地放在桌上。她心裏漲滿了，她打破了沉默。她告訴了她的丈夫；她用話把事情說出。或者這並未對他隱住。她現在才說出。她因爲能够把牠說出的一種不了解的愉快而顫抖了一會。這個農夫靜聽着。他靜着，他

緊挨着她，她也緊挨着他。他們是男人和女人，夜晚把手放在他們心上和房子上。

第二天，馬留在廐裏，以後好多天都留在那里。牠驚異地忿懣地把蹄子踏在地上；牠沒有知道這改變。這個農夫和他的妻在午飯和晚餐時說了有限的話——他們憂傷，他們歡喜。他們計算月數，老早就在日歷上寫下大概的日期。馬留在廐裏。現在他們當中一切都好。他們同意了——馬留在廐裏，不再進屋。

從此他們是眞不孤單了。在他們的思想混亂的地方，他們所等待的小的東西總是在那里。他們說的時候，說這個，雖然說的話很少。他們一切的思慮都在這個要來到的東西上打轉。漢娜彎腰時，在肚子裏覺到牠，已經用手托着，顯出了母性。當她站起來的時候，她自己眼睛可以看得見。這一年，割麥的時候，艾木德僱了一個女人打綑。她同他們在屋裏同桌了幾天。當深黃色的麥綑在蔚藍天下站在田裏的時候，當他們倆單獨坐在桌上的時候，艾木德和漢娜開始奇妙地彼此相顧。或者漢娜開始——她做得如此奇妙而特別。他們吃着麵包，他們的頭向着碟子，但當他們秘密地旁顧時，他們看見什麽東西遺失了。

在外邊的廐裏馬踏着蹄，曳着鍊子，在木上擦着，低聲嘶着。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天，過了好多天。最後，漢娜說：

「我不曉得……你什麽時候又習慣下來了……棕色馬不再來同我們一道吃，不再進屋子，我受不了。」

艾木德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不說什麽。但是漢娜說那句話時，一定有個好理由。他細心地想着，覺得她是對的。艾木德離開馬廐進屋吃飯時，他看馬首如何向着他發愁。當艾木德做了他的工作，把麥楷堆成草堆。後來，他把馬架上犂，翻了麥根。他叫着「喔」和「唧嗟，」馬便用明亮的犂頭迅速犂出潤濕的溝道。

在晚餐時，這個農夫和他的妻向牆看着，牆那邊的馬不安的躍動着。當眞，艾木德須站在門口，伸開胛膊，把馬拉轉過來赶到廐裏去。於是吃飯時，他們沒有了這個好獸的熱形體，牠的目光，牠的來回擺動，牠的需要和牠的感激。

六

有一天艾木德到村上去，去找石匠老路德。他作了準備。第二天路德便在他家了。他走進馬廐，用眼睛打量過後，然後回到房裏。他用尺在靠馬廐最近的牆上量着，用他的粗的平鉛筆畫了印子。然後他開始拿錘子，鑿子，鐵梃挖牆，於是碎土塊在屋子裏和那邊的馬廐裏嗒嗒地落下來。他開了一個三方尺的洞，在粗石上塗了泥灰，這是他用鏝刀小心地做成的。好，做完了！艾木德笑，漢娜同他笑。石匠在墻上的洞裏掛了幾個鈎子，艾木德放了一個有斜頂的食盆。于是，在艾木德和漢娜一道吃飯時，很自然地馬在黑暗的廐裏從墻洞裏伸頭吃糧秣，好像這是適當的樣子。

從此牠又同他們在一起。牠柔聲地嘶着，快樂地友誼地感激他們。牠每天在這個熟悉的房裏做他們的同伴，參與他們的生活。牠能够見到牆邊窗下的桌椅和寬床。牠能够看見農婦的行動，聽到說話時牠便聳起耳朵。

新種播後，開始下霜——最初是白霜，然後，有一晚，下了點雪。霜下的硬田好像上了年紀而作灰色。遠處教堂的鐘聲在田上響得很遠，夜

青黑的。在黑夜有一次下了雪，白天隨着紅太陽來到的光耀的白色世界上，在地面上有一點紅色和藍色的暗示。看不見地平線，房屋和茅舍都蓋着雪。濃厚的黑煙升立在煙囪上。

在這樣的夜裏星沙沙作響，天空開着花，寂靜響着回聲。日與夜——牠們走入永久的中心。

在室內艾木德燃着一大爐泥炭。婦人躺在床上。棕包的編成的搖籃睡着小孩。這是向天祈求的；這是天上送來的如天降露水——從天上降下神聖的夜，響着寂靜的聲音。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小孩。馬在廄裏。牠從黑暗中伸出大首，滿足好奇心。牠豎起耳朵聽着一種新的清晰的聲音；他的黑色大眼眼反射着爐火的光，牠看着這個屋子裏的新寶貝。牠的眼睛看着艾木德把小孩包在襁褓中，從搖籃裏抱到他的寬胸口，放到母親的小心的手裏。她用她一切的溫暖她整個的心，平服下小孩的飢餓；她只看見胸前的飢渴的嬰兒。屋子的牆合得更攏。一切的光都集中在她的神色的純潔上，她的神色照耀在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上。地球不復能够把持。

海外異聞

蔭

威尼斯之聖馬克湖，忽噴起水柱，計直徑達三十尺，高約六百五十尺，水柱降落後，天忽雨小魚，成千成萬，遍地皆是，一般漁夫，莫不笑逐顏開。

△ △ △ ▽ △

紐吉賽之Newark地方有一女子，近忽向法院提起控訴，請求判令與其夫離異。其所持理由，頗爲新奇，據謂伊夫爲一地毯商人，性喜宿於樹林間，結婚後，曾單獨至歐洲作蜜月旅行，而留伊一人在家，回家後，即設一帳蓬於屋頂上，終日起居其中，致伊有事與伊夫接洽，亦必須爬上屋頂，方得晤面。最後更變本加厲，遷至樹林中生活，致伊無幸福可享，故不得不請求離婚。

△ △ △ △ △

美國加里福利亞之Long Beach地方有一老人，年已古稀，尚騎馬週游全美，已行二千英里路程。馬名Old Red，隨老人有年。據老人稱，俟抵紐約後，尚擬赴Tuscaloosa及Alabama等地游覽。如老人者，亦可謂老當益壯矣。